旅行雜誌

花市春棚

廣州的暮春

莫干山在復興中

台灣一月

探訪寒山寺

廣州中山紀念堂



民國三十五年

五月號

第二十卷・第五期

CHINA TRAVELER

Vol. 20, No. 5 • May 1946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及儲蓄信託業務

宗旨：服務社會，

輔助工商實業，

發展國外貿易。

總行：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本埠分行：

上海愚園路　上海南京西路　上海八仙橋　上海林森中路

上海北四川路　上海東大名路

外埠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宜賓　樂山　五通橋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鷄　長沙　南昌　屯溪　漢口　漢口漢正路

南京　鎮江　無錫　蘇州　香港　廣州　北平　天津

青島　濟南

註冊商標 謹防假冒

喬家柵湯糰

端陽佳節 應時食品 著名出品

樣樣好吃

粽子

名點名菜

鴛鴦小閣

古色古香佈置 別有情趣雅座

地址上海襄陽路（拉都路）三三六號 電話七四一七四號

名煙

大都會



旅途良友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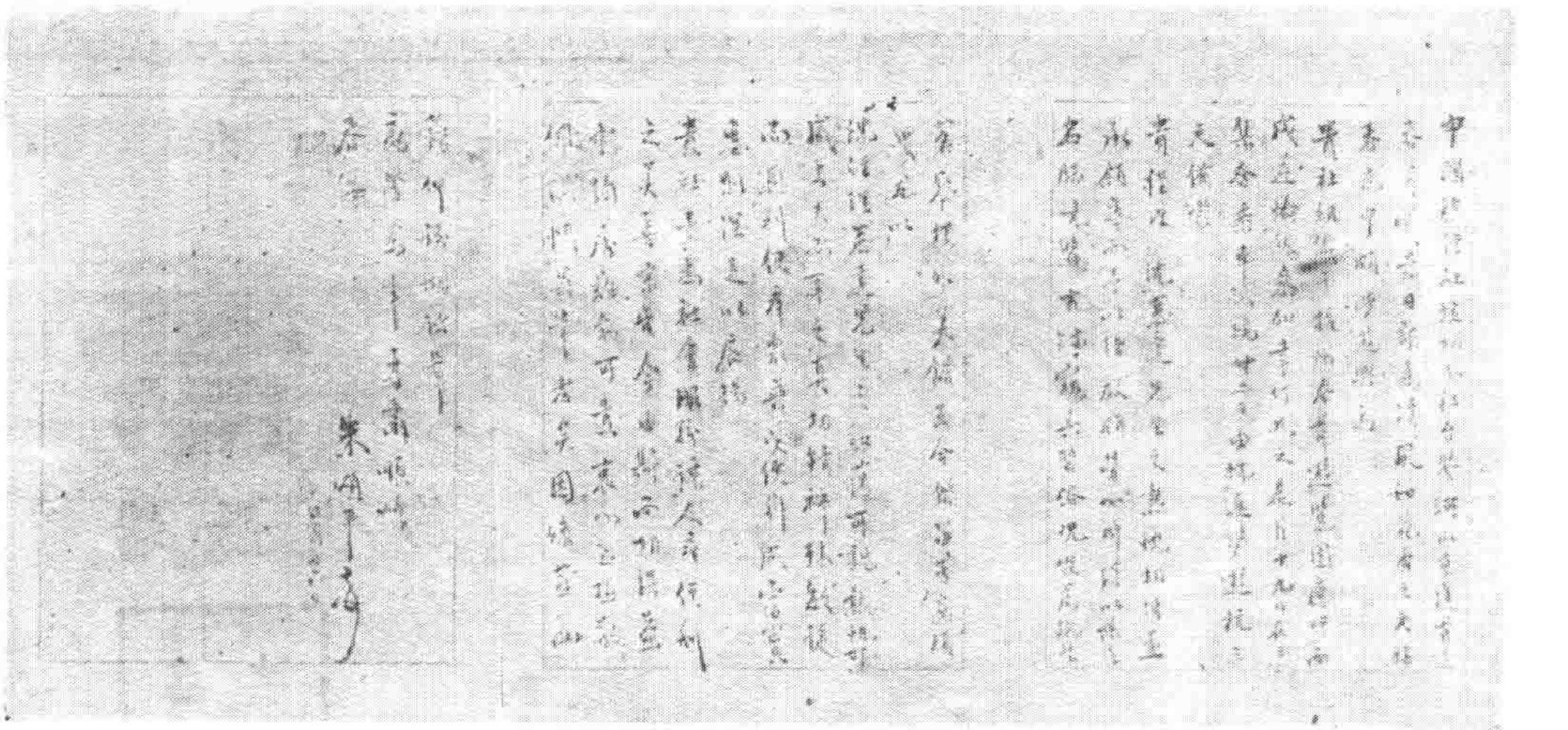
大新煙公司發行所

牛莊路七七〇弄五號

電話 九七七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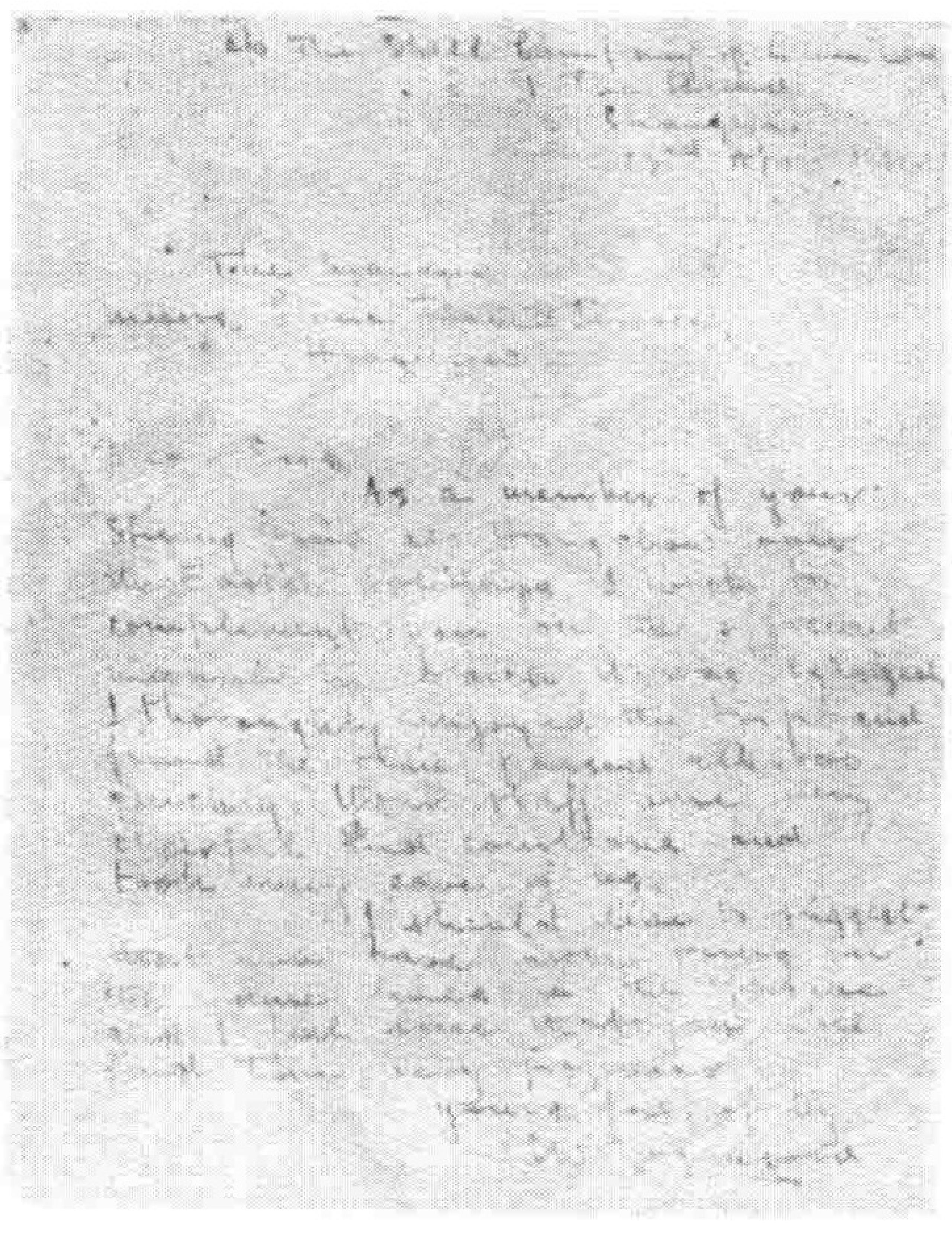
服務之頁

本社舉辦杭州春節游覽團各方面謝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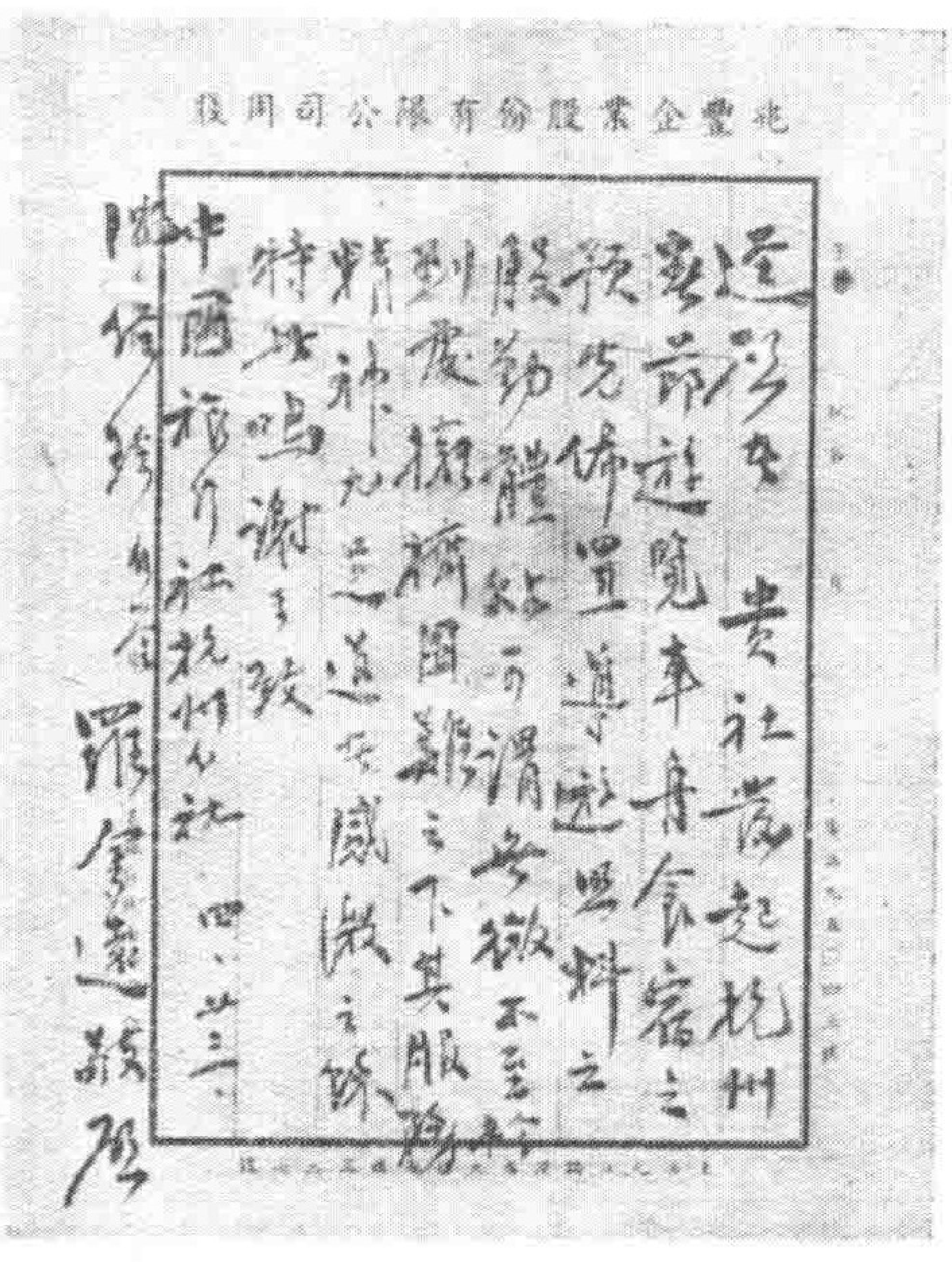
仝中國旅行社杭州分社台鑒：河山重復，首逢春節，當茲日朗氣清，風和花香之大好春光中，頗涉遊興。適貴社組織之杭州春節遊覽團應時而成，遂愉然參加，幸何如之！是月十九日在滬集合，乘車抵杭，廿二日由杭返滬。遊杭三日，備蒙貴經理沈慕遠先生之熱忱相待，並承領導，而予以指教，頗勞心神，得以暢遊名勝，飽覽古跡，窺其習俗，況啜虎跑佳茗，餐樓外美餚，至今猶留芳齒頰也。尤以沈經理慕遠先生之和藹可親，熱忱可感，與夫辦事之眞切精神，殊敏捷而週到，使羣衆曾受便利，咸霑實惠，則深足以展揚貴社素爲社會服務謀入羣便利之美善宗旨，今由斯而相得益彰，洵屬難能可貴，衷心至極敬佩，擴懷異常者矣，因修蕪函，藉伸謝悃，諸希亮詧爲幸！專肅順頌春綏

朱頌平頓首　四月廿六日



中國旅行社經理先生大鑒：鄙人曾參加貴社舉辦之杭州春節遊覽團，對貴社之一切組織，盡善盡美，彌深欽遲！此行令人飽享旅行之樂趣，惜流光之易逝也。而貴社職員均和顏悅色，彬彬有禮，且竭誠照料，無微不至。敢望將來貴社時常舉行此種遊覽，以求普遍，則不勝企禱之至，耑此敬請大安

L. S. Drakeford 啓



逕啓者：貴社發起杭州春節遊覽，舟車食宿之預先佈置，導遊照料之殷勤體貼，可謂無微不至。於到處擁擠困難之下，其服務精神，尤足道者。感激之餘，特此鳴謝，專致中國旅行社杭州分社沈經理台鑒

羅金遠敬啓　四，廿三。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卷　五月號　目次

天彭春游述……邵潭秋……一
花市春棚……郭祝崧……四
人傑地靈話二泉……孤鴻……八
廣州的暮春……麥桂芳……一九
莫干山在復興中……吳錫珊……二三
我怎樣回到上海……柴騭陸……二六
武漢初見……潘泰封……三一
西北邊地拾異（三）……陳澄之……三七
淠淮水鄉……胡嘉……四四
理得心安吟……陳樹人……四八
成都花會（美術圖景）……四九
美國環繞式新屋（美術圖景）……五〇
台灣一月……德羣……五一
嶗海紀游程……齊兆武……五三
探訪寒山寺……趙德厚……五六
勝利後閒話朝鮮（譯）……蔣學植……五九
海屋劍客羣（長篇小說）……葉勁風……六五
京滬綫客車修正行車時刻表……七五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伍千元

二、本社收欵後擧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卽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概以掛號寄遞

四、來欵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概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爲限

七、來函及匯欵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本期實售國幣1500圓

民生實業公司

現有輪船九十艘分別行駛下列航線：

渝申線　渝嘉線　渝瀘線

渝津線　渝滬線　敘屏線

渝宜線　渝萬線　渝碚線

渝敘線　渝長線　渝合線

乘本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總公司　重慶朝天門　電話　四一三〇六　電報掛號　〇六七四

上海分公司　上海外灘九號　電話　一三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二五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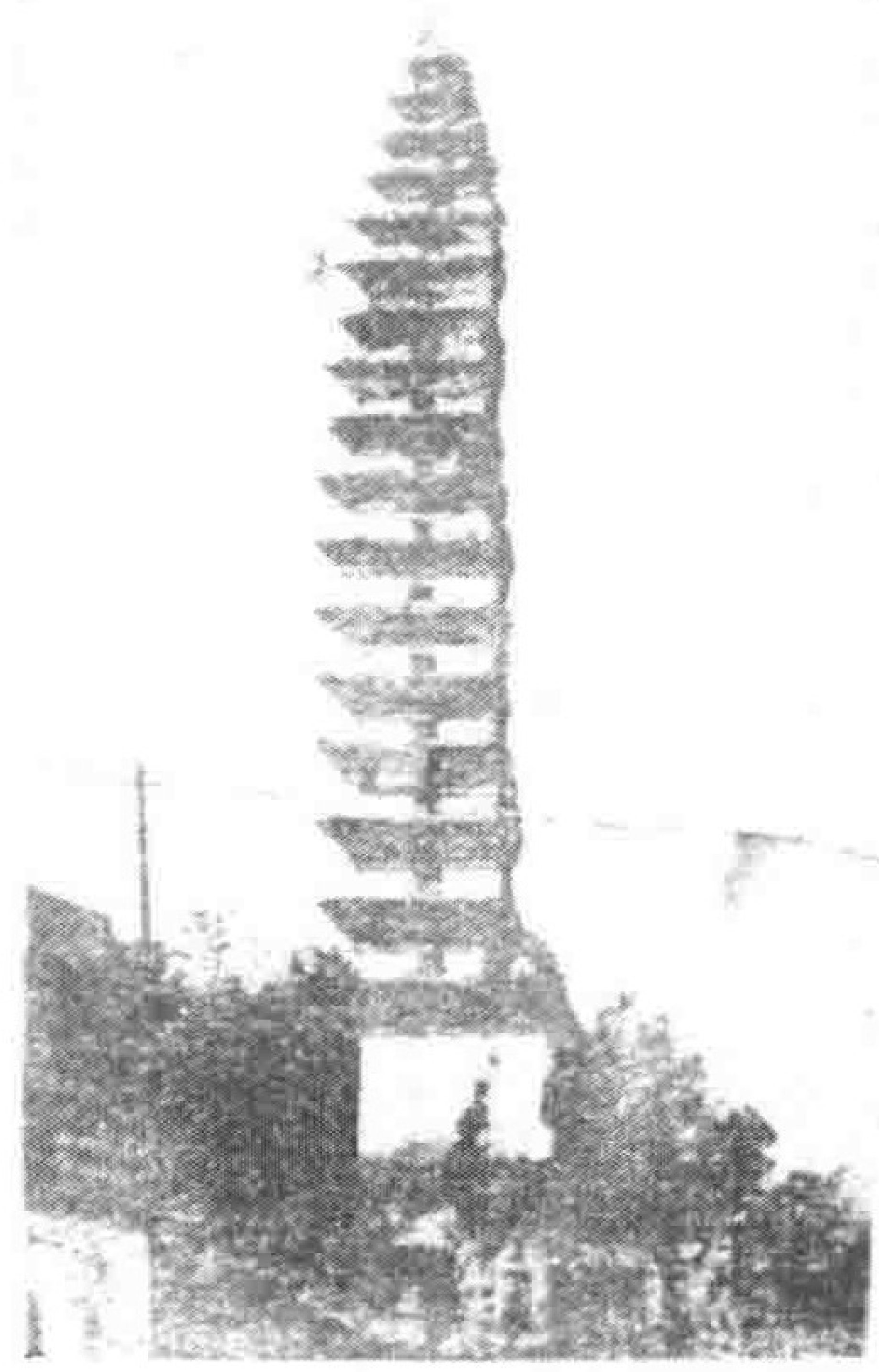
各地分公司　南京　漢口　宜昌　萬縣　陪陵　長壽

瀘洲　敘府　樂山　北碚　合川



天彭春遊述

邵潭秋



天彭一山名也，在今四川彭縣堋口鄉，雙闕對峙，形如短柱。東高而西下，自東南視之，則如三瞀鼎峙，湔水經其下，而南注。漢文翁守成都郡時，築為湔堰，以灌繁田。繁地當今彭縣新繁縣，所謂繁者，本義本詮馬纓，亦言水道之繁有如馬纓也。彭縣古為天彭郡，周初為彭國，尙書牧誓，庸蜀羌繫微廬彭濮人，八國皆蠻夷。庸，上庸，蜀，今成都，羌，今武都，繫，郎施牛蠻，今小金川，微古音如眉，今眉州，廬瀘水戎，今馬湖，諸葛亮所渡，彭郎大彭，今彭縣，濮今邛峽，八國之地皆可一一考知也。東周時，彭為蜀王柏灌魚鳧杜宇所居，孟蜀時彭建為王國，今為彭縣，屬成都府，此天彭地理歷史沿革之大概。

成都百里內無山，彭縣山水距成都約一百四十里，門人劉黎康，知予有謝客癖，特於三月二十九日青年節川大放假之隙，邀予出遊，同行者鄧知祿女士。先出北門至梁家巷茶館，僱定路車往彭縣，每輛四千元，於上午十時出發，十二時抵崇義橋，進午餐。下午三時抵新繁，略憩茶肆進茗，五時安抵彭縣南門大街安仁街十八號劉宅，蓋卽黎康之家也。黎康夫人出見，鄧女士為其嫁前之女同學，晚餐共坐談笑甚歡。彭縣燒鷄燒鴨皆得一嘗，味美勝成都，而鳩脯一枚，市價六百元，尤極珍異，陳繼儒眉公巖棲幽事中所盛道蜀人精治之春鳩是也。黎康宴客盡歡，不覺大醉，予有茶癖，則不能勝杯杓，晚十時就寢。

彭縣城有東南西北街四條，小北街一條，市上以瓷莊炭行為土貨商家。彭縣陶土略遜江西之嫩白，工作則日有進步。炭為嵐炭，出於湔江兩岸之山中，開采未竭，銅鑛則開掘失敗，因彭縣之銅，富有硫磺雜質，純為取銅而來，則人工多耗，得不償失也。城中無古蹟，惟有一龍興寺破塔，立自梁武帝時。塔本四方形，高十七級，今已坍去其西南北三方，僅留東方，而尚能矗立巍然，一譎觀也，此塔有舍利，能海法師拜之，發願重建全塔。今年正月初九日，忽有一瘋人宣告衆人，將登塔頂，全城哄動往觀，此瘋人果手攀脚躡，竟登其巔，且遺豌豆一把留為紀念。予向照相館購得瘋人登塔影片，附見於篇首。

黎康晨起，約定今日(三月三十日)遊白鹿頂，乃同出西門，僱車先至海窩子。海窩子為彭鄉一鄉場，已通馬路，彭縣縣立簡易師範學校在焉。黎康之兄載賓，教學斯校，今以春假，獲同游踪，載賓先生見邀午餐，大會其校同仁。席間有胥性荃朱慶雲諸人，皆博雅能文者。胥君河南人，曾任河南省府秘書長，以避難入川，樂彭縣之山水，因屈教簡易師範學校

，年已七十餘矣。飯罷，二劉一朱與予同步行往尋白鹿古寺。

白鹿山者，彭縣北郊東幹中山之名山也，山形如短柱，東高而西下，自東南視之，則成三巒，彭縣之山，多作是形。山距縣北五十三里，自山南出短支曰龍神岡，盡思文場背。左曰牛坪山，向東北盡白鹿場。南北與溜沙東支對峙，其間爲官溝。古支在北曰燈杆坡，有西禪寺。向西南爲蜂桶岩。南曰萬家山。西南爲徐家岡。分脉爲土地嶺，小土地嶺，嶺北爲減漕溝，溝東注曰白鹿河，此白鹿山大槪之形勢，今白鹿寺舊名靈隱寺，乃晋佛圖澄開山得道之所。圖澄俗姓帛氏，天竺人，得道於白鹿山靈隱寺，腹旁有孔，夜靜霞光照室如晝，齋後將腸從孔中出，拔向他內洗之，故白鹿寺有洗腸池存焉。予等自海窩子行十里而至思文場，遇楊白鹿先生。先生辛亥前爲同盟老同志，光復四川，贊襄擘畫，川人皆知，晚年口不言功，身隱里閈，自號白鹿山人。夙知予名，一見甚歡，因陪遊白鹿寺，寺址甚宏，布置雅潔，方丈崇德出迓，晚間圍爐聚談。十時入睡，作詩一首紀之：

同攜眞隱上丹梯，度谷風清換鳥啼。澗堰濤聲晴入戶，天彭山色晚沈溪。洗腸穴腹塵渣盡，馴鹿籠鵝市井迷。夜靜鐘鳴成避世，朝來僧與辨苦泥。

三月三十一日，晨起進素食，朱慶雲君以兄喪赴河壩辭去，余與二劉昆弟離寺登白鹿頂。登頂之道有三：一東寨，自青棡嶺上，路徑坦夷。二西寨，自徐家岡上，路亦平坦。南寨自正寨門上，路極險峻。叩鄉人以山路名寨之故，答云，昔年新繁有一鉅富，鑒於匪患之頻仍，鄉居之不安，乃覓得此白鹿頂作公孫瓚易京之計，先作東西南三寨。寨成將入居之，一日忽見有一小兒自山頂捕雀而下，因覺形勢尙不可恃，乃棄去而弗營堡室，此山中寨門殘留之史蹟也。余等本欲自西寨上，因有小雨，問路不眞，誤入南寨之路，懸壁峭磴，攀捫藤石而上，幾至顚踣，然正亦由路峻而景益奇。蛇行鳥道，鶴翻鵲巢，野花爛漫，照耀春衣，幽鳥嚶嚶，連翩絕谷，其趣實無窮也。行至山頂，乃見佳木蓊鬱，雲南柏慈竹之屬，森幽匝道。山頂有西人避暑之屋二十一所，闢網球場二，西人來此最早者爲一西班牙人，嗣以法國天主教牧師來住爲多。聞所訂租約九十九年已滿期，今由彭縣縣政府收回，去年西人卽未有至者。此頂眼界最寬，西眺雪山，南見成都，西人號爲世界第二眼界，氣候甚寒。入一禹王廟圍爐取暖，廟祝餉以咖啡茶，蓋住山西人之所波及也。有詩紀此行：

探幽客誤登南寨，緣葛攀藤上翠微。雲挾雨絲難滑磴，花明岩腹忽親衣。早徵碧眼能尋勝，久厭紅塵未息機。白雪西山紛在几，還轅何事苦催歸。

當日下山宿海窩子簡易師範學校王君寢室。晚晤錢君志誠，與談沙坪壩中大舊事甚樂。余二十九年三十年任教中央大

學，錢君尙爲校友也。晚九時入寢。

四月一日，劉君載賓治饌作早餐，爲登丹景山也。丹景山爲彭縣西幹南山，距縣西北四十里，東一峯相距二里，遊覽最勝處也。山有東嶽廟，爲故金華宮遺址，上有牡丹坪，十國春秋，咸康元年九月，蜀後主王衍奉太后太妃禱青城山，又歷丹景山遊金華宮，宮人皆衣雲霞之衣，太后太妃賦詩而還。宋韓絳記云，羣山之間，風氣流爽，一日之間，備四時焉。予等自丹景山背爬越而登丹臺第一峯，則見古樹葱蘢，岩石幽異，遠見雪山，近俯湔江，曲折超明，兼而有之。丹臺側有日月臺，所謂日月若出其裏，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者非耶？更下爲東嶽廟，廟貌壯偉。廟左爲牡丹臺，昔蜀主王衍携宮嬪賞花於此，當時武士數千，盡排青嶂之下，美女如雲，咸來牡丹之間，其樂爲小朝廷所獨擅，孰謂不及漢祖之未央宮乎？當日徐后來遊，率嬪娥咸作女道士裝，容容裔裔，雲霞燦麗，徐后賦有一詩，予亦和之，以資憑弔云爾。

徐后原作

碧煙紅霧撲人衣，宿露蒼苔石徑危。風巧解吹松上曲，蝶嬌頻采臉邊脂。同尋僻境思携手，暗指遙山欲畫眉。好叩身心清靜處，角冠霞帔事希夷。

和作

內家多著道家衣，霞帔雲裳漾徑危。携手崖邊尋石髓，聯肩樹下斸楓脂。花隨春伴繁簪鬢，翠奪嵐痕淡掃眉。一瞬朝廷休恨小，未央宮殿早傾夷。

牡丹本爲洛陽名花，碩人頎頎，北方之美也。豫陝川地相連，梁雍之間，此花宜盛，惟可異者，丹景山之牡丹，出自野生，不由人種，春開夏萎，滋於巖縫，人不得而采之。傳聞山中此花有紫，黃，綠，白，黑五色之繁。東嶽廟旣爲金華宮舊址，則牡丹臺當亦爲牡丹坪之別名，此臺砌以巨石，可望花而不可折花。惜花神不靈，花事不盛，石巖之中，僅有三叢，且全爲紅紫之色，不足爲大觀也。爰作一詩惜之，兼惜惜花人。

金碧樓臺入望賒，珍叢靜繞兩三花。浮雲富貴眞炊黍，江雨升沈秖見沙。玄玉豈聞餐抱朴，練裙空自覓羊家。蜀王此日虛高會，惟夢宮娥舞鬢斜。

丹景山原爲道觀，今爲僧寺。東嶽廟而下爲藥師樓，大乘寺，淨水池，白衣庵，而至山麓。有石牌兩方，一曰丹景第一，一曰古唐名山。白鹿山爲晉之名山，予此來適在晉唐間矣。四月二日，自影縣乘黃包車返蓉作記。



青羊宮銅羊



會場擁擠情形



會場大門之一

花市春棚

郭祝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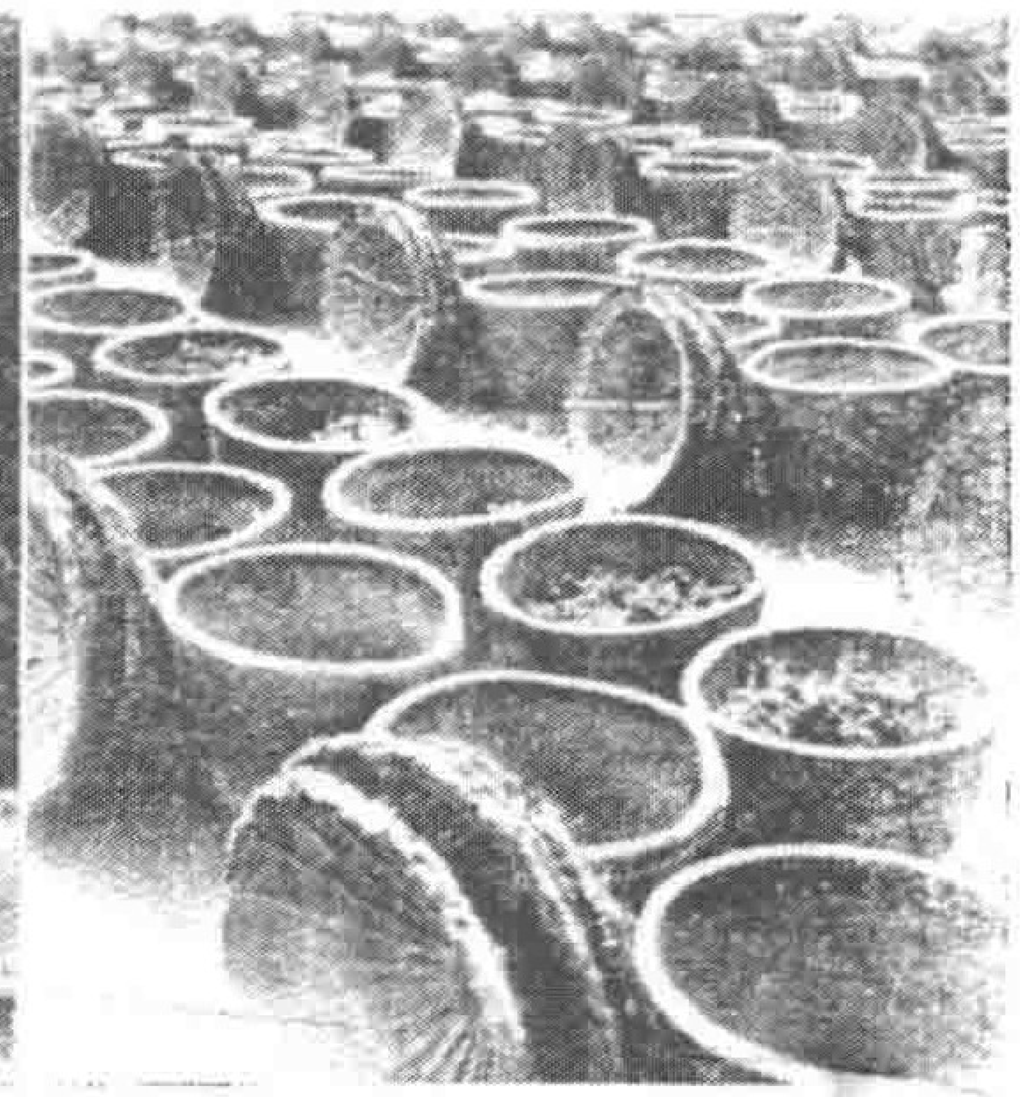
無恙青羊市，繁華自蜀都。嫣紅兼姹紫；殘碧看吹朱；簪珥樓頭拾；笙歌花下扶。道人眞有道，先賣辟兵符。

雨歇游絲定，沙平軟路新。晴波帷幙影；芳草綺羅人；不睹靈星雩，焉知旱魃塵。疲農故堪惱，縈損一番春。

林思進：花市。

上面那首詩是林山腴先生十年前（廿五年）寫就的詩篇，可是用在今朝，依然很妥恰，因爲寫這詩時的背景，却正與今日相同。廿五年的花會，係由政府舉辦，異常盛大，定名爲四川全省物產展覽會。佔地甚廣，從新西門十二橋直到送仙橋，包容青羊宮二仙菴全部殿宇同田地；由北向南長二里，由東向西闊三里半。在青羊宮之西，由各營造業建築公司捐建有七座大展覽館，爭奇鬥勝，設備輝煌。會期共歷百餘天。那一次恐怕是花會有史以來最盛的一次了：航空公司特別增加班期，運載重慶及省外的游客；滇黔康藏陝甘等省都有成羣結隊的商人趕來赴會；成都人也在死亡的威脅解除後，盡情的玩樂一下。那時四川經共軍的擾殺方過，成都未被災，但江油的圍城已給成都人一次大驚心，若江油不守，成都也就完事。城裏的人在遊樂，附城鄉裏的人也在遊樂，可是一出四十里外，農民們却在巴望着老天快一點下雨，田土裏已兩三個月未沾一點水氣了。今天的情形也差不多，花會是由政府提倡並主辦，爲二十五年以後最盛的一次，定名爲成都市勸業會。佔地也廣，南北依然二里，東西減成二里，從十二橋到青羊宮圍牆止，未再西到送仙橋。因幣值低落的結果，展覽館只是一座高大但却簡陋的茅棚了。此時正是八年抗戰勝利之後，人們在戰時生活下也夠苦了，雖說時局尚在緊張中，艱苦的時日尚未歷盡，少不得也該輕鬆玩樂一些時候。不幸也就在該快樂的時候，旱象又成，從去年十一月到如今一百三十天中，有一百天是大太陽，只有三四天各落過二三小時的雨。麥價米價菜油價，每天都在隨着太陽上升，升到正午，它就不跟着太陽再跌下來，只等着第二天再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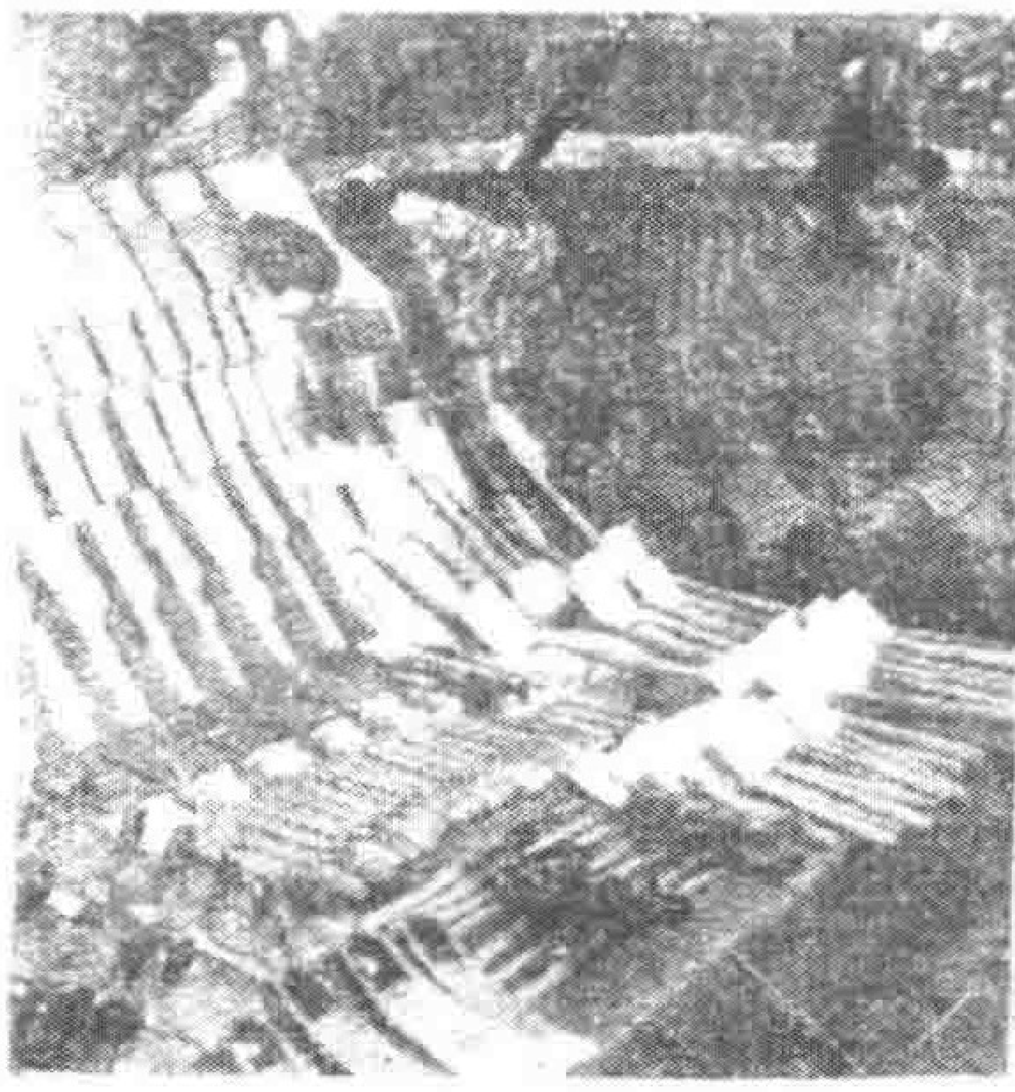
「花會」是一般人所稱的「俗」名，「花市」則是一般人所稱的「雅」名，實則它的本名，每年不一定相同，也從未叫過花會與花市，叫花市是遠在千百年前的事。花會每年春天舉行，日期相當長，正期卽花會揭幕日是農曆二月十五太上老君聖誕日，大約一月閉幕，也有延長半月的。實際上正期前半月，閉幕後半月，都是游人若織的；所以花會會期可長至七十天到一百天。晴天的遊人最多，陰天也不少，只有雨天就冷淡得很。今年勸業會揭幕那天，天氣很好，又是星期，據估計遊人數在三十萬人以上，成都全市約七十五萬人（警局調查，實數當不止此，因避兵役虛報。）故遊人佔市民總數的二分之一弱。再看會場的一切設備，店舖種類以及遊人形色，可以說是把半個成都搬了家，此搬開的半個成都，因爲面積縮小了原來的六分之五，人口集中，顯得來比鄉場趕集還要擁擠。吃館子的人比領施粥的人還顯得多，要想喝茶，必須花半小時以上的時間去候輪入坐；茶館之多却多得嚇人，今年共一百三十多家，加上會場外的十來家，至少也得一百四十處，



溫江醬油與醬缸



粗手工竹器



鐵器之一部份

每處容千人，也得十四萬人來塡滿。再者，會場之大，可以說大過小縣；人口之多，可以說多過中等城市，在抗戰以前的重慶市恐怕也不過三四十萬人。地方旣是那樣的小，而人又這樣的多，「摩肩接踵」，「舉袂成陰」都可以作爲此地的形容詞，並且不會覺得過當。

青羊宮或者建築於唐代，大槪是李家與李耳認本家以後的事，後店內還供有唐高祖李淵同竇太后的塑像。五代史記有王衍建上淸宮，不知是否青羊宮。宋朝人詠此地的詩很有些。當時之所以名青羊，並不是因爲寺觀內有兩隻青銅鑄的羊子；乃是用古來傳說的一故事，那故事中老子所說的一句話。原來老子棄周守藏史官職西去的時候，函谷關的令尹名叫喜的，他見紫氣西來，知道「道」已西來。一天，他在關內見到中國最早的一位哲學家騎着青牛冉冉而至，一時心動，便把這位老頭子接到官邸去，百般禮待，尊爲上賓。這老者便是李耳，他在令尹喜家住了不知多少時日，寫出了一部名聞世界的哲學名著，即是五千個字的道德經。（實則道經德經並不是恰恰五千字，關於老子一書的寫成年代，此處不便細談。）書一寫成，他老先生就要辭別喜而他往；喜苦留不住，問他何往能不能再見。他回答說：「子行道千日後，於成都郡青羊肆尋吾。」李耳與喜是否再見，是疑案不得知其結果；但是後來却在原青羊肆的舊址（？）建了一座青羊宮。

上引那個傳說：在史記裏只說老子爲函谷關令尹喜著書，而不說再會之約；蜀本記則添了一節尾巴。司馬遷大約未到四川，楊雄乃是成都人，故楊雄提到的地名，可能就是他當時所習聞的地名：所以我們知道成都之有以青羊名地的事，至遲是遠在西漢末年的。

二仙菴就不同，它的建築，只是近年的事，明朝曹學佺作蜀中名勝記就未提出過。據傳說：淸朝一個總督郊遊見了兩個神仙而築，此項傳聞我在從前寫的成都勝蹟導遊中曾約略述及。（原文刊於旅誌十七卷春遊特輯中。）據我推測，或者是淸時青羊宮道士發生內鬨，分析而出的。菴不及宮大，內面主要是祀奉呂洞賓韓湘子二仙。兩人皆實有其人，同屬唐代；呂爲進士，韓爲昌黎的姪兒。菴內還有一座來鶴亭，大槪是傳會宋朝何耕詩而成的，何詩詠青羊宮，有句：「要騎白鶴背。往訪青羊蹤。」青羊宮的青羊，一隻下有「藏梅閣玩」四字，乃是衣蕭，曾一度屬於張船山家，據他的詩說是他的祖父由北京攜回。在蜀中名勝記中也找不出說青羊宮有青羊的事。兩宮觀都有數殿，現在除重要的後殿外，都爲中央軍校徵用，不能參觀。

肆字的意志在此處乃是用作店舖，也可說是市集，青羊肆大槪可稱作青羊市，今日這裏叫青羊場。依據古舊書籍的傳說，曠古之世，蜀國的人民與羌戎在成都西邊的一個市場作物物交易，一邊用蠶絲換藥材，一邊用藥材換蠶絲。交易或許是眞，要說是三四千年前的事就無信足徵。我們可以保守一點說在西漢末年，成都已有一個交易的地方叫青羊肆。從史記漢書中，我們曉得漢初中國有五個繁榮的商業都市，成都就是一個。成都在戰國末年纔經張儀司馬錯收作秦國的版圖，經過不到三百年的時光，就躍居全中國有數商業城市之一，而與已有千年甚至超過千年歷史的臨緇長安邯鄲宛等城市相並，這一定非有很發達的商業不可；成都的貿易，毫無問題是中國對外貿易，因爲歷史上曾有筇竹杖流傳到大食國，枸醬爲番禺人食用的記載。在古時成都的交易恐怕是以茶鹽蠶絲藥材木材布類爲大宗，青羊肆少不了也是這些物品的交易處．從交易物品類是相當繁雜，今日的花會也是繁雜物品的交易場，因此有人認爲這花會就是古時蠶市同藥材市的流風遺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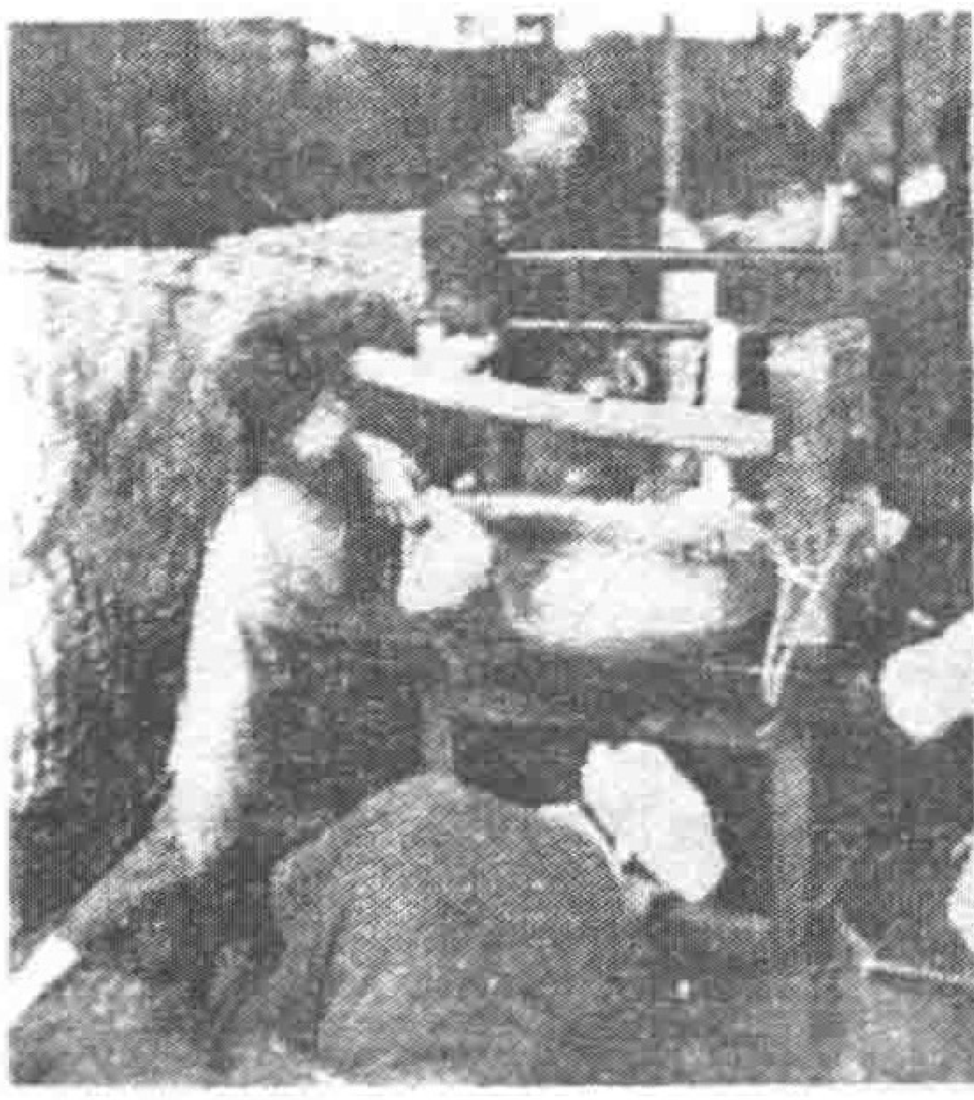
近人頗有以花會的歷史當遠溯至唐代，蓋唐詩成都在國內的地位是與長安揚州鼎足而三。天寶亂後，長安破殘，政府西遷，揚州與中樞失却聯繫，成都又爲二地交通之



細手工木器



洞子口涼粉舖



雙流縣莜（蕎）麵

樞紐，且未受多大戰爭影響，自然日趨繁華，說不定已居全國都市之首席，其繁華的狀況，杜工部的詩中卽已有很明顯的敍述。因爲地方一富庶，商業又發達，豪貴士女又集居，所以遊樂之風很盛，直到今日仍未稍殺。唐代成都風流薈萃之地是在城西南以迄東南，這完全是地理情況使然，因爲那時城南有兩江可泛舟，西北東北各方則是田土一片，無可流連的去處，（請參閱本誌第二十卷第二期拙著杜工部浣花草堂生活）自然游樂之地就在西南同東南一帶。同時西南一帶又是豪貴聚居之處，還有行宮在此，杜詩中說得明白；城郊又有名姝居止，薛濤卽在此處張艷幟；所以西南區遊樂最盛。又因爲人們喜在此浣花溪一帶玩樂，玩樂的時光當然是姣艷的春天，春花便是助興之物，於是花販子就聚集於此成爲「二月花市」。唐蕭遘詩：「月曉已聞花市合。」這浣花溪一帶的水土也必適宜於花木的生長，杜工部在此寫的每一首詩都像提到過一種，而且「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流連蜂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後來崔旰的姨太太任氏打敗了來犯成都的叛兵，人民爲了感謝她的功績，特地在她的生辰出游她生長之地，名爲浣花遨頭。此風到五代以迄宋時都非常盛行。歲華紀麗譜中記得很詳細。到北宋張詠守成都（張詠知益州共兩次，一在太宗淳化五年秋，一在眞宗咸平六年春。）時，今日花會的定期舉行已有先例，原來他定每年二月二日爲踏青節，例遊浣花溪。到眞宗天禧二年趙稹守蜀時，花會的雛型形成，歲華紀麗譜有下列記載：「（趙稹太守）開西樓亭榭；使士庶遊觀。自是每歲寒食開園張樂買酒。花市茶房食肆過於蠶市，士女從觀，太守會賓僚幾浹旬，此最府廷遊宴之盛。近歲（指元代費著撰此書時）自二月卽開園，踰月而後罷。」

合觀以上兩節，我們實不必說花會起於漢以前或唐時，細察今日花會內容可知係兼具兩者而成，有漢以前之華「夷」實在是指康藏滇黔交易，又有唐宋時之花市遊樂。這「蠶市」（借指華夷貿易）與「花市」的混合體（花市蠶市的歷史詳載於林山腴先生纂華陽縣志中），係出於清光緒三十三年四川勸業道周孝懷氏的改良而成。周氏在當時借原有的花會，本古人所謂「爲政之要，貴損有餘補不足」之意，擴大花會，號召各縣勸工局徵集特產物品，送到會場，一則展覽勸摩，一則作價銷售，促進省內貿易。（按華陽縣志卷二十八，市集條有序：「蜀稱天府。自昔有然。唐宋之際。遭值承平。官府充饒。而民有餘羨。然貧富等差。其勢難齊。則猶有販鬻肴果碎細。且營募供。俯仰取給者矣。帥蜀者知其然。以謂爲政之要。貴損有餘補不足。因是益修令節。飾游觀。匪僅示同樂而已。是以上下蒸蒸。悅豫相從。所至輻輳。而市集生焉。……）周氏所辦勸業會就是相沿到現在的這種花會，不過每年舉辦時，未劃一名稱，今年所用，恰與周氏舉辦時吻合。

花會舉辦的本意，既在「損有餘補不足」，其來源也在於交易，自然在會中只有一種現象，就是錢幣與貨物之無限度的周轉而已。遊人們抱的是求樂心理，少不得也不計較錢財，任其流出；商人們出了很高的地價，花去不少的運費，把貨物搬到這裏，自然也想大撈一手；如是會中物價比平時市面要高得多，尤其是民生首要的食品，更高出倍餘。實在說來花會很可稱爲「吃喝會」，會裏主要的店舖是餐館麵館點心舖與茶舖，在從前約佔全會店舖的十分之八，今年則佔有百分之九十五。賣食物的除開大小餐館麵點舖同茶座外；還有水果攤花生攤涼粉担蕎麵担糖餅攤三大炮芝蔴糕花生酥之類，名目不下百種：小吃就成了會中最大特色，與坐茶館持風箏車兩事比美。小吃中以洞子口涼粉，（趙記纔是最好的一家，但冒牌甚多，非內行不能辨別。）雙流蕎麵、仁壽芝蔴糕等最具爲遊客所喜。三大炮更是每人必食一盤，堪稱毫無例外；三大炮不是則

物，乃是糖糍粑，其所以得此怪名，此處不明言，讀者們有暇來趕一趕會，就會知道。今年花會小吃場中異軍突起者，共有三樣，一是安樂寺兎肉絲挾鍋魁，二是西笑豆漿同韭菜盒子，三是舵子麵；三件妙品都開舖相隣，最是巧遇，也使那條路上遊人離湊，走動不得。

食品店之外，以土產舖爲多，這些土產大約是外省同外縣人來銷售的，盛時有陝甘來的皮貨，康藏來的紅毛藏香麝香，雲南的茶，廣東的海產。今年則連附近各縣都沒有運來的，原因是運費高昂，一般購買力又形低落，縱說每日花會商家收入在萬萬以上，其奈紙幣不値價何。土產中最受光顧的有溫江醬油、仁壽蟹黃、墊江桃竹杖、梁山篾器、夔府木梳、江安竹器、隆昌蔴布、同各式手工竹製品。說到竹子手工製品，那眞有些名貴的，如像眉州同自流井的竹絲扇，其佳者竹絲與蠶絲同細，一扇之薄，可以透日光，幾乎像透明玻璃。梁山篾簾，則依竹節作成各種花紋，或施以繪畫。江安的竹器，就又不同，該地接近雲南，產一種大竹，名爲楠竹（南竹），其竹片可展延長至五六尺而無節，寬可至三四尺，故用作文房用具，如像屏聯同各式箱匣。可惜這些手工品都價格高昂；另有一類大衆化的竹器，如像附省各縣鄉民所作細竹絲用品，篩簍筐箕筱籃之屬應有盡有，還有小孩玩具，漁簍烘籠等，雖極小，但極精緻完備。木器則有棍杖桶瓢，鐵器則有刀剪斧犂，各自匯集成市，佔地數十畝。

凡是由花會場同去的人，幾乎每個人都手持「風箏車」；這是一種紙做的玩具，迎風轉動不息。它的色澤鮮艷，它的形式出奇，有做成飛機，有的做成小船，更有的重重疊疊，找不出形容詞來。它不但美，而且價廉，只用少許的紙條，同一點兒竹子，熟練的製作者，五分鐘就可造成一架飛機來。在今年，只出廿元錢，便能買到一隻簡單的，最繁複的也不會超過四百元。這東西唯一的缺點，就是易於破壞，當心一點，或者能支持六七天；還有氣候的驟變，也可以影響紙條的伸縮，使它在夾縫中脫了出來。

二仙菴內向例各殿及菴內空壩爲玉器業金飾業古玩業古舊字畫業集中之區，以其關鎖較嚴，治安可保也。其中眞可稱爲琳瑯滿目，光輝四射；連城璧，孤本書畫都可在此求得。今天就只有幾家玉器店同幾家賣緞字畫的分在數地撐場面。花市鳥市，往昔也是遊人集中之區，尤以花市更是會中之主體，近年亦是不聞名鳥之聲，不見名花之色。據聞今年花鸞之來，還是政府用抽簽法强迫來的，故陳列待售的盡是價値較廉又便於出售的：如月季桃李之類，就連牡丹春蘭株砂梅垂絲海棠都難碰見，較差足一觀的只有希成博物館的幾色人工盤屈的紫荊。二十年前，筆者故去的伯父，在花會場選購牡丹數百本，用小船二三十隻，沿錦江運回望江樓對面別墅，兩岸觀者如堵，鼓掌稱快，十餘年來從不見此等盛事了。

除了飽口福之外，還有飽耳福的，高尙的爲竹琴（道情）洋琴，雅俗共賞的有相聲京川戲劇同電影，等而下之的有歌姬清唱打花鼓蓮花落，還有看的武飛團。十多年來獨霸會場的計有賈瞎子道情，曾炳昆相聲同德娃子（李德才）的洋琴。賈李唱得人寂然無聲，炳昆則說得人笑聲不絕；依我的臆測，他們還可稱雄五年。從前花會正期一過，接着來的有國術打擂台取金章，於是南北名手雲聚，打得落花流水；又有賽馬會，川康名駒齊集，跑起紅塵十丈；這樣就把花會的壽命，延長到四五月內。

花會的遊人，通常是抱有兩項目的去的，就是吃與看，吃在前面已說過，還有看則在此提上一提。看是有兩種看法，一是物事，一是看人。看物事就是看奇花異卉以及物產精品，但這看不爲主要；要稱得起看的乃是看人，尤其在近年無物事可看，就只有看人。看人包括鄉下人看城裏人，城裏人看鄉下人，鄉下人互看同城裏人互看；第一類看奇裝異服袒臂露胸，第二類看土頭土腦紅鞋髮辮，第三類是看某人的新陰丹布衣服新，足兒包得小。最後一類就又是看人的精華，男的看女的漂亮，女的看男的標緻，還有她們互相羨慕衣料美捲髮式樣好。於是乎「細譯摩登縉貝葉。願爲吉士門西裝。」（故姨父羅一士先生詩）男的是頭足可鑑影（髮光鞋亮），女的則是捲髮蓬鬆，款擺柳腰，至如服色的艷麗，談吐的鄙俗，都是份內的事。最最値得一提的，就是名媛麗姝在會中爭奇鬥勝，一心想博得今日會中第一美人的稱號，於是競爲新奇，犧牲色相，大有「朱三小姐出風頭」之槪。

涓勝利後的花會，遠不及抗戰前的繁華，不過比抗戰期中要好得多，是沒落了的已在復興；這延續兩千年的盛會，大約不會夭折的了，願它能永生下去吧。我們雖然天天在嚷趕花會，趕花會的人們切不要忘記了花會創建的起源，也不要忘記前賢改良花會的苦心；花會的起源是爲了商業貿易，前賢提倡花會的目的也不是單爲遊樂，他們爲的是給貧苦小商人一個賺錢的機會，又給人們一個認識新奇事物的機會。所以遊客們，你們切莫忘記往花會去小吃，你們切莫吝步，不到那些展覽會中去。我願今後的花會，必將一年比一年的熱鬧，要這樣才可以證實中國在和平的世界中，才可以證實人民已經恢復了戰前並且超過了戰區的富庶。我更願全國的同胞們，今後都一齊來增加花的會繁榮。

三十五年三月廿三日・成都

人傑地靈話二泉

獨攜天上小團月　來試人間第二泉（蘇軾詩句）

占盡人才山水美　而今無錫是天驕（易君左詩句）

孤鴻

勝利的凱風把我吹返人傑地靈的故鄉。

剛與覺兒步出火車站，西天雲際的九龍翠嶂巳直撲眼簾；同時，三萬六千頃的波光與七十二峯的巒影連帶地在腦海中晃曜。一霎間，什麼都聽不到，祇聞那湖山之神在我心弦上低低地這麼彈：「好哪！遊子回來了，重新投入我的懷抱了，我雖一度被魔鬼們蹂躪，却幸崇高偉大的 蔣主席巳把我恢復了自由，我依然無恙在這裏。」纔聆這數聲慰藉之話，兩隻脚巳不知不覺地踏上運河大橋。咦！原來挺拔地站在橋堍的兩大金剛——左邊一個名新世界，右邊一個名無錫飯店——巳受了砲火的洗禮，焦頭爛額的伏尸在瓦礫堆裏，不知何處來的小二子小三子衣衫襤褸的在做着替身；怪不得「八一三」後，在上海便聽到人家說：「無錫人也相當倒運，連撐場面的兩個守門金剛都跌倒了。」

覺兒聽着我唏噓之聲，嘻嘻地說：「爹，聽說老北門一帶，比打仗前好多，我們何不多走幾步路去看看，從那邊進城去？」我點點頭說：「好的。」於是向右轉了兩個灣，抬頭一看，好一座活像長城牌香煙殼上的嵯峨城門，門頂頭上，刻着赤紅的「勝利門」三字，下面陪襯着一排青底白字——「建設三民主義的新無錫。」覺兒拍手道：「矮小破舊的老北門竟會改造得這樣好，也可算替剛纔兩個金剛出口烏氣了。」進了城，原來狹窄得摩肩擊轂的北大街，現在居然拓寬得好行汽車了。幾爿綢緞店鐘表店更氣昂昂地大有上海派頭。我笑向覺兒道：「你瞧，這一帶眞的可稱「小上海」了；這還得謝謝魔鬼們的燒夷彈，所謂「先要澈底破壞，纔能澈底建設」「禍爲福所倚，福乃禍所伏」，於此都證實了。」再轉兩個灣，便到了六扇紅牆門的古老家園——是一個看門老太婆向三個鬼子磕頭哀求從握着炎炎火種的魔掌中挽救下來的一隻廳和六進樓。

家園噩夢

在一夕的大團聚歡語中，滲透了血和淚。忠厚的大哥逃難逃難不料恰恰逃在難裏，竟把一條老命硬生生地斷送在松陽的榛莽荒穢之中。活潑伶俐的詠倦姪女爲要學做木蘭，與暴敵血戰於古晉之野，八年以來，杳無音訊，怕早馬革裹尸的了。英俊奮發的岳姪啊！誰料你竟會腸穿七洞，犧牲在××一役，忍使繼哥嫂失掉你Only Son而悲傷得幾乎喪明。最慘絕人寰的噩耗要算順根娘一門七口之死了——她和她的兒子媳婦等因不願受鬼子的侮辱，竟把幾間屋當荷花缸，七個人各安眠在牀上等火來燒，便這樣慘痛地殉了難。够了，够了，不忍再聽了。

漫漫長夜充滿了可怕的惡夢，巷尾藥師庵裏的晨鐘把我從夢裏驚醒。在被窩裏揉着惺忪倦眼，嘿嘿自思道：「唉！昨晚的歡敘，那裏是歡敘，簡直是滲透了血和淚的悲潮！第一夜的故鄉甜夢，那裏是甜夢，簡直是心悸肉跳的惡夢！」一刹那，陽光已射進了窗，把夜的陰影勉强蓋

住；檐邊小鳥啾啾，好像說：「起來吧！起來吧！勝利之神已替說不完數不清的血和淚換來了光明與榮耀；別悲傷了！且投向大好湖山的懷抱去一舒胸襟吧。」我得了這啓示，便一脚踢醒了睡在脚跟頭的覺兒說：「快起來吧！我想趁這幾天空，同你到各處去跑跑，看看故鄉最有意味的地方。」

吃罷粥，我對覺兒道：「我想這一遭，大可不必跟人脚跟轉，須得另闢蹊徑，作一番較有意義的巡禮。」覺兒歡喜道：「爹，那麼今天到那裏去？」我想了一下，答道：「今天可先到梅村去。」覺兒把兩隻眼睛眨眨，問道：「梅村還未曾去過，不知在那一鄉？有甚好風光？」我答道：「梅村在東南鄉，離城二十多里，風景好不好且別管，那裏自有引人值得去的地方。」

荒涼頹敗的泰伯廟

放開脚步走了足足三個鐘頭，遠遠一角紅牆，隱隱約約從松林裏透出來；我這纔用輕快的語調對覺兒說：「你不見前面萬綠叢中一角紅嗎？那是無錫第一座古廟，供奉的既非三世佛，又非五路神，而是被孔子所歌頌的「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的泰伯。他與他的大弟仲雍爲要順遂老父周太王傳位與聖孫昌——小弟季歷的兒子——的意思，竟自動的犧牲了自身的尊榮，流寓到荆蠻之區的梅村。梅村一帶的蠻民，從此便受着他們兄弟倆由西北帶來的文化洗禮，日新又日新，漸漸成爲禮敎之邦，不久，竟一躍而爲全國文化的中心，飲水思源，報本頌德，安得不千秋俎豆於此，據說那廟就築在當年流寓的遺址上。」

話剛說完，已走到了廟門口。一眼看進去，是那麼荒凉頹敗。除了幾棵「腹穿人可過」的蒼柏挺立在兩旁外，人影兒都不見一個；什麼泰伯宅泰伯井，更不知向何處去找。踏過了一片瓦礫場，這纔見到一隻三脚鼎，上面刻着「讓王聖殿」四字。再抬頭看時，唔！一位泥塑木雕的讓王冠冕堂皇地高高端坐在殿上。大度雍容，十足表現出謙讓之美德。

我們於是脫下帽子，規行矩步地走上了殿，屏息靜氣地肅立在讓王之前，深深地鞠了三個躬。然後仰首看梁上一方方匾額——「三讓高踪」「至德無稱」「端委風高」……再拿長板凳墊了脚，仔細讀嵌在壁上的一塊塊石碑，知道此廟曾有不少歲月是由羽士費心保管，並且募化修葺，所以在殿後的三讓堂與尊德堂上，居然高懸着什麼「太乙至尊」「長生久視」等匾額，不知與泰伯何干？這並不能怪道士，却怪梅村和全無錫城的縉紳先生，爲什麼不負一些責任。哼！我知道了，他們士大夫們爭權位爭利祿爭錐刀之末爭簞豆之微還來不及，那有閑工夫來照顧情願讓國的泰伯之廟。我嘆了口氣，攜着覺兒的手悄然走出了廟門。

剛轉過身，劈面碰着一個老太婆提着一筐鷄蛋走過來，對我瞪了一眼，笑嘻嘻的問道：「先生，你們是從泰伯廟裏出來嗎？」我答：「是的。」她面上露出詫異的樣子，問道：「你們爲何昨天不來今天來？」「什麼？遊泰伯廟還得揀日子嗎？」我也詫異地問。老太婆笑道：「難道你做了無錫人還不曉得嗎？這裏規矩是年初九遊泰伯廟的，昨天來燒香發財的人多得推背行，眞好看啊！」說完了，哈哈大笑不住。我聽了不作聲，只是肚子裏也在「哈哈」。

肚子裏「哈哈」之後，接着便嘰哩咕嚕起來了。於是走進一爿麵館，與覺兒各吃了兩碗肉麵，然後再向鴻山進發。問了幾個訊，轉了幾個灣，平坦矮長的鴻山已兀峙在前面。山上光禿禿一株小樹都沒有，祇見黃黃石牆圍着高高的一個坟，坟前是一大片空地，空地前是三楹祭堂，祭堂前又是一大片空地，空地前又是三間屋，佔地闊大，氣象雄偉。門前石牌坊上鐫着「至德墓道」四字，雙門不但緊閉着，並且還加上一具鎖。我與覺兒東張西望了一會，不知打那兒進去。正在團團轉時，有個老樵夫挑了一擔柴走近來，看見我們在這裏探頭探腦，咳了一聲嗽，問道：「你們兩個人是來白相皇坟的嗎？」我答：「是的。」他笑道：「先生，你們可上當了，看坟老頭子天天一清早就出去的，要待太陽落了山纔回來，他是出名的祇看夜坟不看日坟的。」我忍不住呼一聲「哎喲！」對覺兒道：「這倒有些尷尬，怎麼辦好？」但見那老樵夫眉頭一皺

，笑着說：「先生別慌，你們姑且走到那邊山坡下和尚堂裏去想想法子，就擱一夜。」「多謝你的指點。」我一邊說一邊沒精打采地挽着覺兒走向和尚堂去。到了廟門口，只見門頂上寫着「鴻山禪寺」四字。山門洞開在那裏，也沒有看門人。

梁鴻孟光棲隱處

走進了門，不見坦着大肚子的彌勒佛，却望見泥塑木雕的一男一女並坐在上面。這簡直把我嚇住了脚，不敢走進去，我肚裏轉念：「和尚堂尼姑庵我也曾跑過不少了，却從來沒有看見過供着一男一女的，為什麼此地鴻山禪寺會有這種怪現象？」正在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的一刹那，驀地看見「鴻隱堂」三字題在高高的一隻橫匾上，我這纔恍然大悟，問覺兒道：「你可懂得上面為什麼供着一男一女？」覺兒思索了一會，吞吞吐吐道：「難道佛菩薩也有夫妻嗎？」我笑道：「虧你想得出，你看見匾上題着「鴻隱堂」三字嗎？這裏是漢朝高士梁鴻與他的賢內助孟光隱居的地方，所以堂名鴻隱，山也以鴻名，上面供的便是他倆賢伉儷的塑像。」我於是從袋裏掏出一簿本題着「鄉先賢詩文鈔」的小冊子翻着梁鴻做的一首適吳詩吟給覺兒聽道：「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惙怛兮傷瘁，志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唲唲，固靡慚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逍遙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覯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英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囂囂兮予訕，嗟恇恇兮誰留。」吟罷，再走進去，是大雄寶殿。跨上殿，只見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小和尚在念佛。我便自管自在釋迦大雄之前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頭剛磕完，小和尚已放下念珠來招呼我。我合掌問道：「請問小法師，當家和尚在嗎？」「居士，老和尚同兩位師兄到后橋去做齋事的，今天不回來了。」他一邊回答，一邊去倒茶。我趕快說：「不要麻煩。」上前去接了茶。小和尚請我們靠壁坐下。我一邊喝茶，一邊訴說我們的尷尬。念佛老太婆聽得仔細，回過頭來對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放下念珠，緩緩地說道：「我剛纔看先生拜佛很誠心，既同是佛門中人，有何不可商量，道根，你儘管招呼他們客堂裏坐，待我去燒夜飯。」小和尚也說：「燒飯老媽子說的是，居士別慌，這裏儘可就擱，只是待慢些。」我大喜道：「多謝盛意，只是打擾了。」「老媽子，你去買些綫粉白菜和雪裏蕻來做道羅漢菜，再切盆鹹蘿蔔乾出來。」小和尚一邊吩咐老太婆，一邊領我們到客堂裏坐下歇着。不到半個鐘點，老太婆把夜飯開到客堂裏，小和尚陪我們吃了，卽便點了一盞燈，引我們到對面客師房裏安頓。覺兒走乏了，一上牀便鼾聲大作。我兩腿也有些兒酸，不一刻，好像又在泰伯墓門口徘徊瞻顧，東也走不進，西也走不進，正慌得急，大雄寶殿上的晨鐘把我驚醒。「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小和尚已在做早課了。

氣象闊大的泰伯墓

我一骨落爬下牀，推醒了覺兒，一同跑到灶間裏去洗了臉，在晨光熹微之中，挽了覺兒的手，重復跑到「至德墓道」之前。一看，門上的鎖是不見了，知道裏頭是有人了。我便老實不客氣的敲起門來，敲了幾下之後，只聽得裏面咳嗽聲與咕嚕聲打成一片，似乎在埋怨說：「清空老早，那個寶貨在打門？他媽的，倒要讓我出去看是那裏來的昏蛋。」三分鐘之後，脚步聲、咳嗽聲、咕嚕聲逼近了，使我頓時興奮起來。呀呀一聲，雙門開了，我忙拱拱手說：「老伯伯，對不起了。」接着便把昨天的情形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他老頭兒馬上反轉笑臉，說道：「我恰巧昨天有事到鎮上去，倒難為了你先生。」於是幾聲請請請，把我們引上了墓道。我們一步步走上去，約走了一百步左右，便走到了泰伯墓碑之前。深深地鞠了三個躬，再繞墓三匝，然後退下來到祭堂裏去看看，空洞洞一無所有，連一副對一隻匾都看不到。老頭兒見我東張西望，笑道：「這裏原來只是一座光禿禿的坟山，沒有什麼好看。」我點點頭，再說了一聲「對不起，」便同覺兒走出墓門，回到鴻山禪寺。吃了稀

飯，給了小和尚香火錢，說了一聲「叨擾」，放開脚步回城。走了幾步，我對覺兒道：「時候還早着哩，我們索性繞個灣兒，打長大廈東亭回去，你可知道長大廈是元末高士倪雲林先生的故里，東亭是朱太祖最最顧忌的地方，我們此去，可找幾位老者談談，一定會聽到不少有趣的故事。」覺兒歡喜道：「最好沒有了，倪雲林先生的畫是我最最佩服的，東亭又是我們老祖宗華太史的故里。」

在倪雲林故里

行行重行行，足足走了兩個鐘頭，纔到了長大廈。這時腿也酸嘴也渴，便同覺兒走進一爿小茶館坐下泡了一壺雨前喝。旁邊桌上坐着三位老伯伯，一個在抽旱煙，一個在磕瓜子，一個在玩骨牌。我腦筋一動，便立起來向一個在抽旱煙的老者作了個揖，問道：「請教老伯伯貴姓。」他吐了口煙回答道：「我姓倪，請教先生貴姓。」我答道：「敝姓是中華民國的華。」我再向磕瓜子的老者拱拱手問道：「請教貴姓。」他吐了兩瓣瓜子殼答道：「我也姓倪。」他接着指指在玩骨牌的說：「他也姓倪，這裏長大廈十個人中倒有九個人姓倪，我們都是雲林老祖宗的子孫。」我額手歡喜道：「巧極了！我同着小兒剛從鴻山趕來，目的是想瞻仰瞻仰貴祖宗雲林先生的遺迹，打聽打聽他的遺聞軼事，恰巧會到三位倪老伯，敢請不吝賜教。」他們見我這樣一本正經，便一個放下旱煙筒，一個停了磕瓜子，一個掠開骨牌，也都一本正經的抹抹嘴，我一句，你一句，他一句的滔滔不絕，宛如無底銀瓶倒瀉開來。故事委實太多了，我恨自己記性不好，到現在握筆時，只記得說：「我們那位老祖宗是愛潔成癖的，有一次，某某貴客在他清閟閣裏一個不小心吐了一口痰在地上，害得他老人家忙叫傭人冲洗了一整天，把那位貴客嚇了一跳，從此不敢再登清閟閣。」「清閟閣確乎清絕人寰，閟不迎俗，眞說得上窗明几淨，纖塵不染，連庭前梧桐樹上的葉子都不許落一瓣在地上，所以秋風一起，我們那位老祖宗忙叫傭人用綫把梧桐樹上的葉子都串在一起，免得萎謝時隨風飄零，破壞了清閟閣的清淨莊嚴。」「我們那位老祖宗是耿介孤高，落落寡合，生平只有楊鐵涯張伯雨堪稱莫逆，庸俗之流，休想升堂入室。」「張士誠想厚禮羅致他，被他拒絕於千里之外；士誠的弟弟士信想請他畫些畫，同樣被拒絕於千里之外，士信氣不過來，親自出馬，想用硬手段來索取他的畫，誰知他老人家早已鴻飛冥冥，逃之夭夭；士信四處八方找尋，那裏有半個影兒；有一天，士信正在河邊踽踽獨行，驀地嗅到一股香氣，是那麼幽微冲淡，便斷定是倪雲林身上發出來的，於是循着香氣一路尋去，走不多路，果然看見我們那位老祖宗悄然危坐在蘆葦叢中的一隻小船上；士信大喜，兩步併作一步，一溜煙似的衝上了船，先用軟言蜜語來騙，我們那位老祖宗回他一個百不理，士信火直冒上來，便蠻手蠻脚的硬拖硬拉，幸兒他老人家平時最好騎馬，也有相當力氣，兀然不動，依然回他一個百不理；士信見他威武不能屈，便垂頭喪氣的捨了他，死心塌地的走上岸。」「在一班人正在及時行樂的當兒，我們那位老祖宗却獨具只眼，逆料天下不久便要大亂，把家中所有的珍寶雜物一古腦兒分送個光，獨自帶了幾點得意之作，如范大夫的駕一葉扁舟，有孔子的乘浮桴海之意。旁人看了，都莫明其妙；不久，羣雄紛起，盜賊如麻，天下果然大亂了，這纔使一班莫明其妙的人大大欽佩他老人家的先見之明。」當我問着有什麼遺迹時，三位倪老伯個個搖搖頭，嘿嘿無一語。停了一會，一個磕瓜子的嘆口氣道：「清閟閣雲林堂朱陽館等早已毀得無影無踪的了，只有半畝洗馬池一口洗碗井總算還靜靜的躺在那祇陀寺前，還有一坏黃土也安然無恙的隆起在芙蓉山上，不過山上的雲林讀書處也早湮沒於荒煙蔓草之中，捉不到半個影兒；我們子孫太不爭氣，連那惠山街上皇帝勅建的倪雲林先生祠也頹敗得一塌糊塗，沒有人肯去過問，他老人家在天有靈，眞要把他氣壞，現在後輩會畫幾筆的，只有小迂一人而已。」我聽了，心裏怪難受的，不知說什麼話好。連喝了兩杯茶別了三位倪老伯，與覺兒走出店門，放開脚步，直奔東亭。

明太祖最最顧忌的人與地

到了東亭，肚子餓得慌，便上飯館叫了兩客客飯，再買了此地唯一

的名產豆腐乾一紮十塊搭着老黃酒。吃完了，問僮官這裏有什麼好去處？他乾脆的答道：「此地沒有什麼好去處，只有赫赫有名的鐵牆門——是三笑因緣中的主角華太史的老家。」我笑對僮官道：「我也姓華，那位太史老祖宗的故事被小說家彈詞家宣傳得幾乎無人不知，其中頗多渲染不符事實之處，現在也不暇在此細說；僮官，你可曉得還有一位華半錫的故事嗎？」旁邊一個小姑娘搶着答道：「千年造龍亭，一夜改東亭。」我點點頭道：「是哪，這是一樁確確鑿鑿，富有歷史意義的故事。」覺兒嚷道：「爹，講出來聽聽吧。」我正因喝了幾兩酒，高興說話，便講道：「元朝末年，這裏有位老祖宗叫棲碧公，綽號「半無錫」，手裏的田多得佔遍了半個無錫縣，有財有勢，又有學問，做得一手好詩文，劉伯溫慕其名，特親自來訪問，蓄意是想擁戴他出來繼天立極收拾天下的，正當賓主歡敍縱論國家大事的時候，忽而烏雲四合，雨絲霏霏，棲碧公一邊應答劉伯溫，一邊頻頻昂首看天，隔了一會，忍不住對侍者說：「雨下大了，快出去看看場上的麥收了沒有？」劉伯溫是何等機警的人，聽了這話，心裏明白，便勒住話鋒，不再多講，說聲再會，辭別而去。隨後便看中了朱元璋，幫着戡亂定國，一統天下。那時這裏還叫龍亭。朱元璋既登龍座，打聽着上面一段事實，便感覺到龍亭之龍，顯然有犯上作亂的色彩，對棲碧公的有財有學有聲望，更放心不下。一日，登了龍座忽大發龍威道：「朕據密報，江南無錫縣治龍亭鎮上有歹人想造反，膽敢擅稱住的地方叫龍亭，着刑部快遣幹練之人，星夜前去燒毀龍亭全鎮，把那歹人捉來京師治罪。」這道皇命幸而不機密，很快的洩漏到我們那位老祖宗的耳朵裏，他畢竟是個傑出非常之人，聽了那個消息，不驚不怖不畏，獨自去開了庫房之門，把藏在裏頭的錢統統拿出來，喚所有的傭人齊來聽命，於是這般這般的吩咐了一番，傭人們便各各領了若干串錢，匆匆跑出門去，分頭沿門挨戶的送錢進去，這般這般的吩咐了一番。明天，天纔亮，十個欽差已威風凜凜的騎着高頭白馬衝到了鎮上，東捉一個老頭兒，西抓一個小伙子，神氣活現的問道：「這裏就是龍亭嗎？」「大人，這裏不是龍亭，這裏叫東亭。」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被問到的便異口同詞的這般回答。十個欽差面面相覷道：「這分明有歹人在朝廷裏謊報，欺瞞皇上，我們快回京復命去。」驚險的風浪固然過去了，我們那位老祖宗的性命也總算保牢了，可是龍亭一名却再也保不牢了，這就叫「千年造龍亭，一夜改東亭。」覺兒、僮官、小姑娘都聽呆了，太陽也很快地向西斜去，我便付了酒飯錢，與覺兒慢慢地踱回城去。到老家時，已夕陽在山，暮煙四起了。

專諸的忠骨在那裏？

翌晨，覺兒鬧着脚酸，便決定祇在城裏逛逛。再一想，城圈子雖不大，然要把人傑地靈之處統統跑完，亦得走不少路。正躊躇間，覺兒已向房西張老伯借到一輛包車。于是坐上絲絨墊子，把覺兒夾在兩膝之間，叮呤噹啷，叫阿二先拉到大婁巷，停在小小的矮矮的一間紅屋旁。「覺兒，你看見門頂上寫着鱄設諸塔四個字嗎？這裏是春秋時爲吳公子光刺殺王僚的專設諸之埋骨處。」我一邊說，一邊又摸出袋裏藏的那本鄉先賢詩文鈔翻着嚴繩孫做的謁專設諸塔詩吟道：「何年壯士此棲止，片石居然照等夷，尺劍已還公子國，一龕翻並讓王祠，不妨屠狗長隣近，豈有巫陽走歲時，堀室功高猶慘淡，更將何地葬要離。」詩還未吟完，驀地一陣臭氣直撲鼻子，回頭一看，原來一個糞夫在倒攏在灰堆旁的一排馬桶，這使我們不得不趕快上車逃走。阿二飛也似的向西奔了幾十步，我忙喊道：「到了，到了，就在那邊秦家野園裏停一停。」阿二笑道：「野園裏佈滿着糞缸，少爺爲什麼專走骯髒地方？」我用莊嚴的聲調回答道：「乾淨地方未必沒有骯髒，骯髒地方未必沒有乾淨。」說時，十幾隻糞缸已露在面前，我忙喊阿二覺兒忍耐些。

智公移山

下了車，掩了鼻子，指着錯立在糞缸旁的幾十塊太湖石道：「這些假山石還是明朝永樂年間知縣盧克敏飭匠堆砌的，他是一位有心人，痛惜好一座金匱山不幸被人剗削得只剩一卷，不忍再眼看那一卷都磨滅，

便飭匠把太湖石圍成假山來保障一卷的眞山。」覺兒笑道：「這樣看來，愚公移山的事是眞可能的了。」我說道：「當然可能，但移此地金匱山的人們却都是聰明不過的人，俗語說得好，「人怕出名豬怕壯，」金匱山的石頭黑白玲瓏，可製硯台，還有人說，山中藏有黃金，所以叫金匱，因此惹得一班無賴，你鑿一塊我刨半爿的去賣好價錢，還想徼倖掘得黃金，這樣年復一年，竟把一座山鑿得塊若覆釜，到如今，覆釜般的一塊都不知去向，甚至保障它的太湖石也七零八落的偃臥在糞缸旁邊。」覺兒氣憤憤道：「無賴誠然可惡，那縉紳先生們也竟如此看得過，忍令名山蕩然，連一卷殘石都保護不了，眞太不成話說了。」我原想再講些關於金匱山的故事給覺兒阿二聽，不識相的小三子忽兒雙手捧來了一個金漆馬桶，擱在糞缸邊上直瀉下去，這纔使我忍無可忍拉着覺兒趕快坐上車，阿二張開了嘴，提起車槓，直跌直衝的拖出了園。

謁國學大師唐蔚老不遇

覺兒尖起了嘴巴道：「爹，不要再到臭氣薰天的齷齪場處去了，可有清淨莊嚴的去處換換空氣？」我笑道：「那有許多齷齪場處跑，阿二，拉到學前街去看看吧。」轉了四個灣，進了紅紅的「聖域」之門，在「文武官吏軍民人等至此下馬」的石柱旁下了車，同着覺兒倒退了兩步，走進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向看門老頭兒問道：「唐校長在校裏嗎？我是他南洋公學的舊門生，今天特來拜謁老師。」他咳了兩聲嗽，慢吞吞地答道：「唐校長還在上海沒有回來。」我們便轉身出來，向孔廟前蹀去。覺兒問道：「唐校長是那裏人？」我答道：「唐校長原籍太倉，久居無錫，算是無錫人了。他名叫文治，字蔚芝，別署茹經，是當今有名的國學大師，前清末年，曾一度做過尙書郎，光復以後，任上海南洋公學校長十餘年，五四運動的吼聲把他老人家嚇退到了無錫，便在這裏創辦國學專修學校，一意昌明聖學，誨人不倦，老而彌健，道德文章，炳曜四方，丹心浩氣，磅礴兩間，今年已八十有二歲了。雙目早就失明，可是記憶力之强，年輕人眞是望塵莫及，四書五經的經文與註解固爛熟於胸中，就是學生的課卷，也只消聽人讀過一遍，便可指摘改削了。有人請他做文章，他在肚皮裏打好了稿子，朗朗背出來，就是洋洋灑灑的一大塊。最近，應范縣長之請，做了一篇無錫勝利碑記，我記得其中重要的一段——「今茲戰勝光榮，胥賴　主席蔣公介石之豐功偉烈，爲前史所未有，使吾民出水火，登袵席，比戶騰歡。夫人生天地之間，氣節而已矣！吾邑自前明高忠憲顧端文兩公講學東林書院，激勵名節，一時士大夫飈舉雲從，謇謇諤諤，百折不撓，逆閹氣燄，爲之銷息，東林緐是名震天下，而明季士林氣節屹然邁越前代，震古鑠今。孟子論浩氣曰，至大至剛，配義與道，宋文信國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余昔年讀高忠憲遺書暨顧端文小心齋札記，嘗服膺其主靜之學，以爲可作救世清涼散，委瑣齷齪之人讀之，可一消其鄙吝之念，裨益世道，殆非淺鮮。回憶吾邑淪陷之時，或殺身成仁而不渝，或隱居潛伏而不出，可見高顧講學之功，漸漬于鄉人心理之中，雖磨而不磷，雖涅而不緇……」覺兒，唐老夫子授孟子時，讀得那麼鏗鏘，講得那麼淋漓，就是孟子再來，恐亦不過如此了。興高時，還能把杯痛飲，用峴腔引吭高唱大江東去，任何人見了他老人家的睟面盎背，不由得使你敬服之心，油然而生。」說到這裏，覺兒似乎有些厭聽了，一溜煙似的跑到河邊去數那石欄桿了，我只得站在狀元坊下等着他。他數完了，喘了一口氣報告道：「爹，一共有七十二個之多。」「不錯」我點着頭說：「這七十二個石欄桿，象徵着孔子的七十二個好學生，你瞧，他們是多麼整齊嚴肅地侍立於師門之前。」

狀元坊前懷古賢

我停了一停，眼睛看着狀元坊，笑對覺兒道：「你高興再來數數狀元坊上的名字嗎？」覺兒把頭一抬，馬上屈着小手指喊道：「狀元五個，榜眼三個，探花六個，傳臚三個，會元三個，解元十一個，爹，我看這些人都不過是科舉時代的古董，算不得什麼。」我沉下了臉說道：「不能這樣說，你仔細瞧，上面有好多人不但金榜掛名，而且靑史流芳，

如宋朝蔣芾的獨排衆議堅不主和，喻樗的道高德重犂直措枉，尤袤的端凝博雅鞠躬盡瘁，蔣重珍的德劭四方學富五車，明朝秦金的居官廉正孜孜爲國，孫繼皋的上疏極諫不戀俸祿，邵寶的事母至孝謀國至忠，顧憲成高攀龍的重興東林激濁揚淸，都是無錫不朽的人傑。」覺兒把頭一低，嚷道：「我頭頸有些兒酸了，爹，換個地方看看吧。」我回頭喊阿二拉我們到南門校場裏去。阿二詫異道：「少爺到校場裏去看什麼？今天又不殺人，除了菜園池塘之外，一片荒涼寂寞，鬼都捉得出來的。」我笑道：「靑天白日怕什麼鬼，我就是要看那池塘。」阿二只是笑，低着頭，使起勁兒把我們拉過學橋口我指着與糞坑爲隣的兩扇牆門說：「覺兒，那邊就是你三姑丈顧毓琇家，他自己和他大哥毓琦二哥毓琇大弟毓珍二弟毓瑞居然個個得着博士，人人蜚聲社會，也可算得難能可貴的了，據說，這裏風水之好，全無錫城第一，又加之與孔廟望衡對宇，所以能鍾英毓秀鰲頭獨占，眞所謂地靈則人傑了。」話還未說完，車子已灣進了學佛路，好個新穎希有的名詞！經過佛學會時，梵音激耳，幽香沁肺，把一顆煩惱之心頓時引向到另一個世界去。正憧憬縹緲之際，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好遼闊的一大片荒場被綠油油的菜圃碧澄澄的池水點綴着，一角城牆之外，透露着山色與塔影，在我眼睛裏，只見靜靜的幽美，不見森森的陰黯。

憑弔止水——高攀龍自沉處

下了車，指着靠那水曲巷的一口池對覺兒道：「那邊就是高攀龍先生的故宅，池塘原在他後園裏的，他老人家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講學東林，垂三十年，砥勵廉隅，激濁揚淸，正人君子無不共之如北辰，誰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魏璫輩姦臣竟在皇帝面前造出種種莫須有的罪名來誣害他，糊塗的天啓帝也竟會下詔毀滅天下書院再派人到無錫來捉他到京師去治罪；高攀龍不是畏罪，只是怕辱，於是端端整整穿好了朝服戴好了朝冠拜表自沉在那口池裏，等家裏人發覺，他老人家的忠魂早已上升三十三天，因爲正氣浩然之故，精神雖已升了天，肉體却不浮不沉地直立於水中。」我望了那口池噓了口氣繼續說道：「這池後來名爲高公止水，淸初時候，他子孫還在池畔蓋上一座祠堂，有蔣遵路謁高忠憲公止水新祠詩爲證。」我一邊說，一邊從袋裏摸出那本小冊子翻着那首詩吟道：「高公止水傍城隅，是處成仁返太虛，江相當年無別勝，賈生異代孰投書，冥冥祉宇移殘晝，黯黯荒煙接故居，肅拜新祠靈爽切，九歌終古薦椒醑。」覺兒四面望望，嘆口氣道：「不要說祠的影兒都不見，連池塘旁邊也找不到一碑半碣，無錫人眞太說不過去了。」我冷笑道：「傻孩子，無錫不是沒有人，但都是向着炙手可熱的地方鑽，這等冷落事那會在他們心上，他們只知錦上添花的東築一園，西闢一圃，荒野中的聖蹟賢址在他們的心目中只是贅疣。」我們正對着一泓碧水感喟太息時，嗚……嗚……嗚……的正午報聲在響了，我們便坐上車回家吃飯。

飯吃罷了，我對覺兒道：「高攀龍先生還有兩處遺蹟不能不去，一處是東林書院，一處是高子水居；高子水居在五里湖濱，且待明天去，東林書院離此只有半里路，此刻就可去。」阿二問道：「到了東林書院再要到別處去嗎？」我說：「麻煩了你半天，謝謝你，謝謝你的老爺，東林書院近得很，我們想慢慢兒踱去了，今天下午衹預備到那一處，別地方要留待明天再去了。」

瞻仰東林——楊時弘道處

於是我同覺兒緩步當車踱向東林。不一刻，已到了門口。入門，卽見巍巍石坊，矗立在稀稀的幾十棵松林裏，一面題着「東林舊迹」，一面題着「後學津梁」。靠河是道南祠，供着載道而南的龜山楊時先生。雙門雖設而常關，無從進去。我們只得回身打東林小學進去，第一進是麗澤堂，堂前題着「洛閩中樞」四字，第二進是依庸堂，懸着曾熙補寫的一副舊聯，聯曰：「主敬存誠，坦蕩蕩天空地闊；窮理盡性，活潑潑魚躍鳶飛。」兩壁掛着顧憲成高攀龍兩先生的畫像，道貌岸然，令人肅然起敬。第三進是南國杏壇，供着至聖先師孔子之位。這裏名爲杏壇，

其實是一枝杏也沒有的，庭前原有一棵高聳淩雲的古樸代替着杏，現在連樸樹的影子都不見了。悄悄的巡禮了一周，嘿嘿的踱回家。

吃完了晚餐，我對覺兒道：「明天决定同你去遊湖，你去問問隔壁朱老伯，他們的小燈船明天可能借用一用？」覺兒欣然領命而去，不滿十分鐘，笑眯眯地回來復命道：「爹，我們運氣眞好！朱老伯說：船今天也不空，後天也不空，明天恰恰有空，一准叫阿富打早把船移到我們碼頭邊。」

次晨，我與覺兒正在啜粥，阿富興冲冲地趕來說：「華先生，船已停在你們碼頭邊了。」於是我們把粥直向喉嚨裏倒，匆匆吃完了，跟着阿富踏上船。咿呀一聲，逕向五里湖進發。舟過梁溪，我試問覺兒道：「覺兒，你可知道此溪爲何稱梁？」覺兒想了一下，回答道：「難道又是紀念大前天在鴻山禪寺裏看見的一男一女嗎？」我笑道：「虧你這般說法，話是不錯的；但又有人說，因爲此溪開濬於梁大同年間，所以名梁，倒底孰是孰非，現在也無從判斷，但無錫別名梁溪，却是事實。」又與覺兒談了些關於梁溪的掌故，什麼范蠡載了西施泊在仙蠡墩，什麼梁鴻在此釣着一尾大鯽魚……不知不覺，已到了高子水居。

登水居樓——高攀龍息隱處

一眼望去，孤零零三間危樓兀兀的支撐在湖濱，說不出的荒寒寂寥。走進屋去，滿是塵垢，誰信高子竟在此「几席湖山衣被風月飲食圖史」有三十年之久。我又摸出那本小冊子翻着高子自詠的兩首水居詩吟給覺兒聽——「少敦詩書好，長嗜山水娛，一朝謝簪組，而來居孤廬，青山當我戶，流水繞我廬，口中達四野，喜無垣壁拘，桃柳植長堤，菱荷被廣渠，口口口漁父，比鄰惟田夫，虛堂白日靜，恍若游黃虞，兀兀日口坐，忻忻時讀書，會玆動靜理，常得情性舒，恬然以卒歲，去此將焉如。」「有客風塵歸去來，兀然孤坐水中臺，九龍山似翠屏立，五里湖如明鏡開，春雨鱖肥菰米飯，秋風鱸美菊花盃，蒹葭白露伊人在，恣向江天亦快哉。幽居無事不開顏，爲惜春光只閉關，兩眼情親惟綠野，一生心契有青山，桃花灼灼鳥啼寂，柳絮飛飛人意閑，緩步溪頭看落日，月明深竹抱琴還。」吟罷，依稀想見當年高子在此的一番光風霽月閑情逸致。憑窗眺望了一會，柔美的近水遠山一些兒挑不起興，只是低低地吟着：高子不知何處去，此地空餘水居樓。阿富在船頭上喊道：「華先生，龍頭渚要去嗎？」我答道：「不去了，那裏風景雖好，却沒有什麼流風遺韻，我們此番遊覽的主要目的，在憑弔人傑，欣賞地靈還在其次，搖到獨山去看了一看，我想還要到龍頭口去。」我知道阿富問的意思，便同覺兒縮進了頭，下了樓，上了船，不到半個鐘點，獨山已兀峙在船前。阿富問：「停在那裏？」我答道：「就停在萬頃堂前罷。」阿富又問：「要上去嗎？」我答道：「不上去了，就在船頭上望望算了。」於是拉着覺兒鑽出了艙，兩脚站得穩穩的指着萬頃堂說：「崇高偉大的蔣主席曾在那堂上寫過文章的，爲湖山平添了無上光榮。」覺兒問道：「寫的什麼文章？」我想了一下，答道：「好像是寫的關於　國父廣州蒙難的文章。」

吳稚老的近聞一束

又指着太湖西北角裏說道：「那邊水天合處是黨國元老吳稚暉的故鄉雪堰橋，稚老是你祖父的老朋友，我要稱他老世伯，你要稱他太老世伯，他老人家一向以率直敢言著稱，耿介拔俗，異乎尋常，議論上下古今，滔滔波譎雲詭，不羈不羣，無罣無礙，往往語妙千古，令人絕倒，有人以爲他玩世不恭，誰知他是寓諫於諷，幽默時，林語堂得拜他做老師，據最近由重慶飛回來的某君說：前幾天有記者問他對於政治協商會議的觀感，他笑道，談到政治，從開天闢地以來，就是亂七八糟，永遠說不清的，中國要你們一班無冕之王有辦法時纔有辦法，今天你們說了許多好話，沒有人肯聽，結果是說話的儘管在說話，打仗的依然在打仗，這樣再開一百次一千次協商會議還是不中用的。」又聽說他老人家在重慶的寓所裏自題一額曰「斗室」，不知者以爲他自謙居處之小，豈知某次有客問他題額的意思時，他鄭重其詞道：我是四萬萬五千萬劉阿斗

之一，故名居處爲「斗室」。又聽說前年八十歲時，有許多人要想替他慶壽，他又鄭重其詞的推却道：我是一個偷來人身，萬萬做不得壽的，我是我的曾祖母與祖父瞞了閻羅王買來的，因爲我的外祖母曾兩次夢見我的曾祖母與祖父談及此事，並講買定後兩臂作有記號，還用稱鈎鈎住了肚臍稱分量，所以我生出來之後，左臂上便有蠶豆大的一個紅斑，右臂上也有一個葫蘆形的瘢痕，肚臍眼裏也始終有宿穢封住稱洞，洗去了便立即腹痛如絞，屢試屢驗，因此我家裏的人，均深信不疑，相戒永遠不替我做生日，惟恐點了蠟燭敬天敬地時，將被空中鬼神知道了去報告閻羅王，難免有拘回陰間之虞，所以任何人不能使我違反祖父母的遺命，因爲一旦違反了遺命之後，結果是有百弊而無一利，假使眞有閻羅王的說話，我這偷來人身必然被他拘去，豈不性命交關，否則活到三百四百或像彭祖的活到八百，倒很有把握的。」他現在已是八十有二歲的老人了，最近還出席國民黨二中全會第三次執行委員會作獅子吼，高呼着「救救法幣」的口號，同時，還刻着「稚暉八十以後書」的圖章依然忙着替人寫字，無論篆文正楷比以前格外顯得蒼勁，像他這樣老而彌健，誰說不會活到彭祖之八百呢，不過據他說，近幾年來，胃强脾弱，不能吃葷腥，也不能吃小食，祇要一個不小心錯吃了一塊肉兩片魚或是嘴饞貪吃了些糖果乾點心之類，肚子馬上提出抗議，鬧個天翻地覆不算，還要瀉個淋漓盡致，因此，不得不屈膝於素食主義者之前，眞是說不出的苦惱。而素食主義者却反賀他說：這纔是八百壽徵，他聽了啼笑皆非。」覺兒和阿富給我說得捧腹大笑，覺兒道：「無錫竟會出着這樣一個大人物來替湖山增色。」我道：「雪堰橋是無錫武進宜興三縣的交界，三面環山，一面臨湖，靈秀所鍾，自然會有人傑誕生出來，這所謂地靈則人傑，而雪堰橋三個字，又因爲吳稚老之故，常常掛在一班人的嘴邊，最近且有人要在該鄉創辦稚暉中學來紀念他，這可說人傑則地靈。」

粉紗大王的念劬塔

說至此，湖面上吹來一乘寒風，打個噤兒回轉身，指着那東山頂上梅園念劬塔說：「你們望見那邊雲端裏的蹺角嗎？那就是已故的榮宗敬和活着的榮宗銓紀念他們父母的一座三級塔。」阿富搶着說：「就是麵粉大王嗎？」我應道：「可不是嗎？還有人在稱他們紗布大王哩。」覺兒道：「我不懂，爲什麼有人在大王之上，加着「是物質的非精神的」八個字？」我聽了一呆，詫異道：「你這話是從那裏聽來的？不要信口雌黃，得罪了人。」覺兒道：「誰敢亂說，爹不信，可到圖書館裏去翻閱紡織周報便知我不是在這裏揑造。」我沉下臉說道：「就算話出有因，我們以同鄉之誼，也該替他們辯護，他們在內憂外患驚風駭浪之中，含辛茹苦，維持着龐大無匹的企業，爲民族留元氣，爲國家挽漏巵，爲社會增福利，眞不容易啊！」覺兒道：「那麼也可算是無錫的人傑了？」我點點頭瞅着一眼對阿富道：「爲節省時間起見，我想同覺實跑到梅園坐人力車一直到惠山，你可把船搖到龍頭口候着，隨便在那兒買飯吃，我一總賞你。」於是我同覺兒跨上岸，一口氣奔到梅園門口，合坐了一輛車，很快的到了錫山下倪雲林先生的祠堂前停下。

謁骯髒的倪雲林祠

覺兒道：「巧極了！爹，我們何不進去鞠他三個躬，看看祠裏倒底怎麼模樣。」我喜道：「你話正中我意思，你年紀雖小，倒能這般用心。」於是我們與冲冲的走進祠堂，剛踏進天井時，直把我嚇了一跳，覺兒也忍不住的嚷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怎麼會糟塌到這種模樣！太不成話了！倪先生的高潔之靈如何會安住在這樣一個骯髒地方！」我笑問看祠堂的老太婆道：「老婆婆，謝謝你，可否麻煩你把那堂上的稻柴堆搬搬開，出空一條路出來，好讓我們走前去鞠三個躬？」老太婆把嘴巴一噘，咕嚕道：「鞠什麼躬，你們瞧，丘八大爺的馬撒了許多爛污在裏面，叫我一個人那裏弄得乾淨。」我望裏仔細一看，眞的一堆堆馬糞點綴如梅花形，我皺皺眉對覺兒道：「算了罷，算了罷！」拉着了他的手跑出了祠。我一邊走，一邊在袋裏摸索着。覺兒笑道：「爹，一定又要摸出那本寶册了。」我笑道：「算你聰明，給你一猜便着，我的預

定計畫是進去鞠了三個躬之後，想坐在那兒歇歇，吟幾首倪高士的好詩給你聽聽的。」覺兒道：「爹，好在路上沒有人，儘管一邊走一邊吟着好了。」我瞻前顧後了一下，眞的前不見過人後不見來者，便捧着那本小冊子吟道：「眼見藤梢已過牆，手拈書卷復堆牀，閑臨塘水親魚鳥，欲出柴門畏虎狼，冠製不嫌龜殼小，衣裾新翦鶴翎長，從來任拙惟疎嬾，一月秋陰不下堂。」覺兒拍手道：「好詩！好詩！詩題叫什麼？」我答道：「清閟閣。」覺兒道：「再有嗎？」我說：「多着哩，只怕吟不完，且揀兩首吟吟罷。」於是續吟道：「聽秋軒裏聽秋雨，定起山僧坐翠微，隱隱煙濤搖夜席，濛濛花雨着人意，驟如崖瀑衝雲落，宛似湘靈鼓瑟希，六月塵根今已淨，松篁陰下共香霏。」覺兒道：「這首詩一定叫聽秋軒了。」我點點頭繼續吟道：「池泉春漲深，徑苔夕陰滿，諷詠紫霞篇，馳情華陽館，晴嵐拂書幌，飛花浮茗盌，階下松粉黃，牕間雲氣暖，石梁蘿蔦垂，翳翳行跡斷，非與世相違，冥棲久忘返。」我笑對覺兒道：「這首詩題你可猜不着了，待我來告訴你罷。這首名春日雲林齋居，我再吟首與張貞居雲林館燕集分得春字給你聽。」——「青苔網庭除，曠然無俗塵，依微樵路接，曲密農圃鄰，鳴禽已變夏，疎花尙駐春，坐對盈尊酒，欣然心所親。」吟罷，已不知不覺踏進了「五里香塍九龍翠嶂」之門。覺兒道：「再有嗎？」我答道：「再有兩首，一首詠的惠山，一首詠的溪山勝概樓。」覺兒道：「這兩首都是詠的眼前風光，爹，一總吟出來聽聽吧。」我先吟詠惠山詩道：「重過湛公宅，因嘗陸子泉，佛香松葉裏，僧飯石巖前，市駿誰憐馬，荒池憶種蓮，清心有妙契，塵事已長捐。」再吟詠溪山勝概樓道：「樓下清溪夏亦寒，溪頭個個白鷗閒，風迴綠卷平堤水，林缺青分隔岸山，若士振衣千仞表，何人泛宅五湖間，絕憐與子同清賞，定向雲霄共往還。」

李綱的一生

吟罷，已踏上了日月池上的小石橋，李忠定公祠居然景物依舊，完好在池邊。我便站住了脚，問覺兒道：「你可知道李忠定公是誰？」覺兒道：「那個不知是赫赫有名的宋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李綱。」我笑道：「虧你記得這樣熟，可能講些生平大事給我聽？」覺兒道：「我只知他是北宋末年的大忠臣，詳細事蹟要請爹講了。」我笑道：「我記性還沒有你的好，幸虧我在那本鄉先賢詩文鈔的末了附着宋史李綱傳，不然，今天要被你問倒了。」於是翻着那篇傳讀道：「李綱字伯紀……金人渝盟，朝議避敵，綱上禦戎五策。欽宗卽位，上言當攘除外患，誅鋤內奸，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當以尺寸與人。……康王遺書曰，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綱草表奏曰，陛下以二聖遠狩，正宜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明而中國强，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上條六事，陳弊十有五事，經畫措置，皆中興之要務。……綱生平負天下重望，以一身用舍係社稷生民安危，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安否，其爲遠人畏服如此。……」念罷，同覺兒走進祠去鞠了三個躬，出來，我對覺兒道：「你瞧，這裏祠堂林立，可見吾邑人傑之多，今天限於時間，勢難一一遍遊，可是我們老祖宗孝子祠却不能不去瞻仰的。」

瞻拜華孝子祠

轉了個灣，第一家便是華孝子祠。我們把帽子脫在手裏，規行矩步的一直走上堂，肅立在童顏鶴髮，光禿禿不戴帽子的孝子塑像之前，深深地鞠了三個躬。我對覺兒道：「別位人傑的事蹟記不清楚，還不要緊，我們這位老祖宗的怎麼樣，却絕對不容模糊，待我來把孝子之所以稱孝講給你聽，你務必牢牢記着。」我於是以恭敬嚴肅的音調告訴覺兒道：「孝子是晉朝人，名寶，他的家就在這裏，八歲時，他爸爸奉了朝廷之命，到長安去殺賊守城，臨行時，囑咐孝子道：你在家裏好好兒用功讀書，待我打仗打好了回來替你戴帽子，不料他老人家從此一去不返。後來纔打聽得長安淪陷，他老人家已殉了難。於是孝子擗踊號啕，痛哭流涕，活到七十歲，還是禿着頭，不擅自戴帽子，亦不擅自娶妻，到死，做了一輩子的獨身漢。有人問他爲什麼要這樣拘泥，他只是痛哭流涕

，不忍回答。南齊建元三年，勅表門閭，旌稱孝子。」覺兒懷疑道：「孝子既然一生一世沒有娶妻，那麼我們這班子孫從那裏來的？」我笑道；「你問得有理，但你不知道孝子還有個弟弟，我們都是孝子的嗣孫哪。」

二泉之妙

走出祠來，踱到二泉亭上泡了一壺茶，細細體味「質重似滲稀藕粉，味香如嗅淡蘭花」之特味。我對覺兒道：「這泉水是無錫地靈之首，甘冽清芬，不同凡品，無怪唐朝茶博士陸羽要品爲天下第二，留連烹茗，不忍離去，惹得唐朝宰相李德裕特設水遞大運泉水到長安去泡茶喝，皮日休看不過，吟詩諷道：「丞相常思煮茗時，郡侯催發只嫌遲，吳關去國三千里，莫笑楊妃愛荔支。」後來宋朝蘇東坡又極賞此泉，要想「獨攜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還做了一首長詩寄給無錫知縣討泉水吃，不信，待我翻那本小冊子吟給你聽——「茲山定中空，乳水滿其腹，遇隙則發見，臭味實一族，淺深各有値，方圓隨所蓄，或爲雲洶湧，或作綫斷續，或鳴空洞中，雜珮間琴筑，或流蒼石縫，宛轉龍鸞蹙，瓶罌走千里，眞僞半相瀆，貴人高宴罷，醉眼亂紅綠，赤泥開方印，紫餅截圓玉，傾甌共歎賞，竊語笑童僕，豈知泉上僧，盥灑自挹掬，故人憐我病，篛籠寄新馥，欠伸北窗中，晝睡美方熟，精品厭凡泉，願子致一斛。」晚餐既可當肉，渴飲自可當甘露了，何況走得滿頭是汗的我們來喝那靈水，其甘冽清芬沁人肺腑，恐怕要超過醍醐之上了。一杯又一杯，一壺復一壺，茶葉的味兒已成過去，泉水的純味却來了；於是素性喝着白開水，又是一杯復一杯，一壺復一壺，我摸摸自己的肚子，隆然如大腹賈，笑對覺兒道：「我們都要變成水葫蘆了。」覺兒脹紅了臉說：「爹，我要緊撒尿了！」我給他一說，也着了慌，像熱鍋上的螞蟻。這時候，恰巧來了一個賣花生米的小二子，我趕快央他領我們到小便處去洩個暢。待我們回來時，兩隻好位子已被兩位傴僂曲背的老太太自說自話的佔了去。我對覺兒道：「我們走吧。」「到那兒去？」「走到二泉邊去。」「去什麼？」「去鑑賞澈底澄清的水。」「有什麼好看？」「可以照照面孔清清心。」問答之間，四條腿兒已移到了泉畔。俯首一看，一個長方面孔一個瓜子臉兒清清楚楚印在水面，連我左眼皮上的一個小小疙瘩都被覺兒看出來，引得他哈哈大笑。他把手掩住了嘴問道：「爹，你說可以照面孔的一句話，我現在已確信不疑；可是清心的話兒，我還不懂。」我笑道：「你想難倒老子嗎？清心之話當然比較抽象，並且我的心覺得清了，你的心或許還不覺得清，那又怎麼辦？不過，此泉之可以清心，並非我一人之言，古來說的人多了，你瞧那壁上不是刻着蔡襄二泉煮茶詩嗎？詩中不是有「嘗能變俗骨，豈獨煎塵慮」之句嗎？」接着，我又指那劉遠詠的惠山泉說道：「你瞧，那首詩中不是有「鑒影鬚眉分，快飲可洗胸」之句嗎？」我又轉過身子指着獨孤及的惠泉記說道：「你瞧，那篇文中，不是有「飲甘泉，使貪者讓，躁者靜，靜者勤道，道者堅固」之句嗎？」覺兒笑道：「够了！够了！爹，我相信清心之說了。」他接着低低地說道：「眞的，心裏清悠悠的像要裝東西。」我笑了一笑，拉着他的手，跑到龍頭口一爿麵店裏各吃了兩碗泉水燒的惠麓松菌素麵。走出店，遠遠望見阿富坐在龍頭口上石欄桿上吃東西，走近一看，原來是在吃的金剛肚臍臘燒屁，看見我們來了，忙立起來問道；「可白相完了？」我答道：「今天沒有完也算完了。」於是三個人上船解纜，回頭目送那「人傑地靈」之坊，唱着「鍾英毓秀」之歌，到家已是夕陽近黃昏了。

出讓舊誌

茲有讀者委託本社願將舊旅行雜誌第一二三全卷共廿一冊（計第一二兩卷各四冊三卷十二冊另春遊專號一冊）出讓實售國幣六萬五千元如蒙惠購請　駕臨本社出版料接洽

廣州的暮春

本誌特約記者麥桂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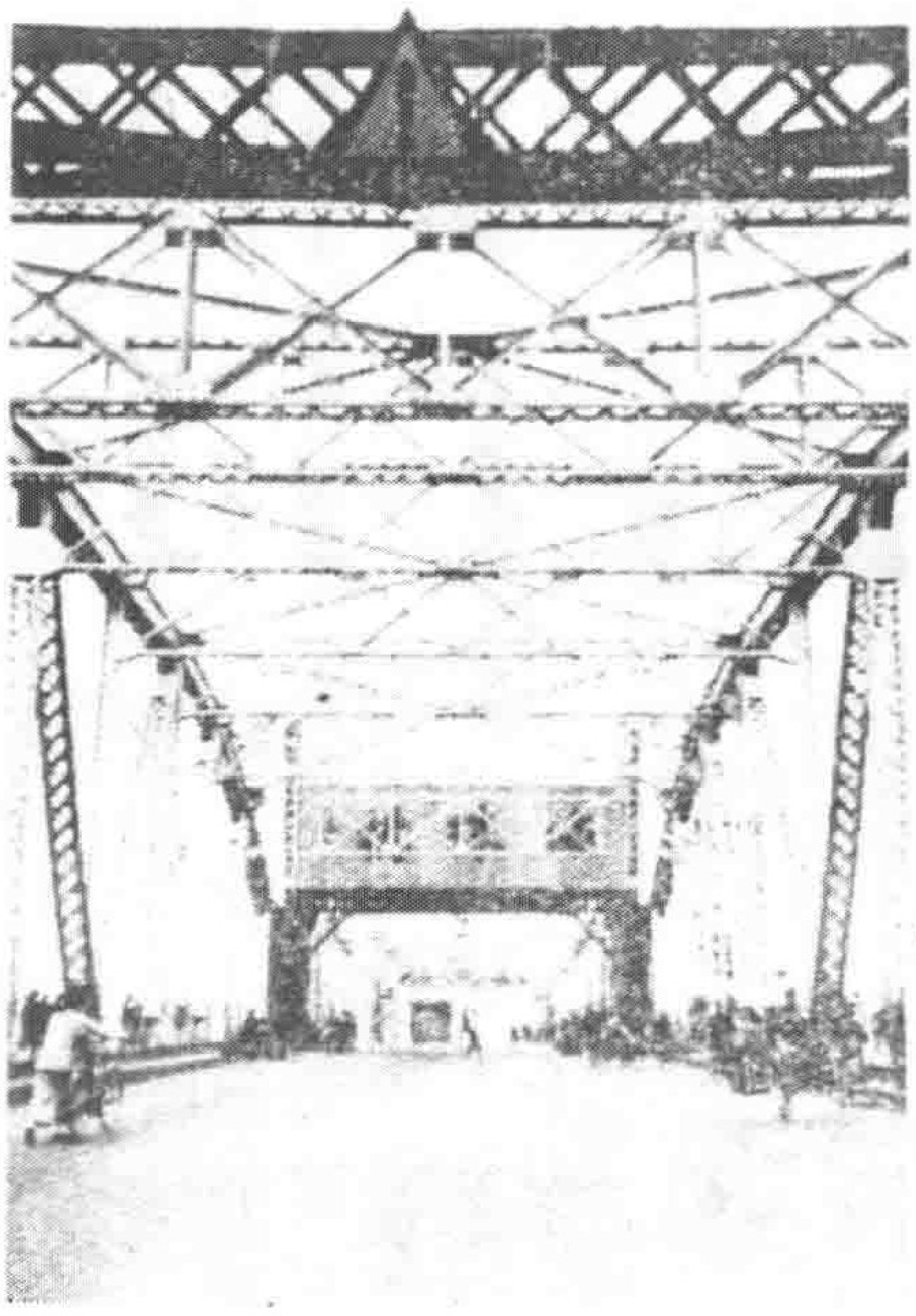
廣州，華南第一大都市，在過去是具有最光榮的歷史，稱爲『革命策源地』；尤其值得驕傲的：在國人自營之市政中，廣州是首屈一指。這裏，氣候的溫和，物產的豐富，風景的美麗，建築的雄偉，交通的便利，工藝的精良，民智的開通，社會組織的嚴整，秩序的井然，與乎一切的一切，儘够使未蒞臨的人們憧憬仰慕；已蒞臨的人們戀戀不捨；尤其住過相當時候或經過的人們，有着深長的記憶和懷念！

市政建設

比上海尙不多讓。

廣州踞三江之會，背負崇山，面臨大海，形勢實够雄壯。人口近百萬，市區廣闊，有海珠大鐵橋，將珠江南北兩岸連貫爲一氣。全市馬路，寬大平坦，兩旁有甬道，如遇雨大，行人儘可在甬道行走，不至淋雨。這裏也多十幾層的崇樓大廈；市區形勢和市政設備，許多地方類似上海，整個的長堤，簡直是上海的外灘；永漢路大商店鱗次櫛比，熱鬧擁擠，又簡直是上海的南京路；河南區的整齊簡潔，比上海浦東區有過之；廣州東山一帶，道路的整淨，樹木的繁茂，形成最清靜幽雅的住宅區，比之上海西區靜安寺路愚園路一帶，又何多讓？雖然廣州刼後破壞情形較上海爲甚，但是上海過去舊租界市政無論如何完備，不是中國人自辦的，是國人最可慚愧的一件事！

廣州在過去雖然有租界，但這租界係英法兩國的，都在沙面，地方小得可憐，廣寬不過四百餘畝；雖各國領事館和洋行都在這裏，但並不繁盛；好像住宅區；過去外人勢力不易澎漲，這是廣東民族性的成績。



海珠橋

熱情豪爽

最富有組織能力。

初到廣州的人，首先感覺到的特徵，是廣州市民性情豪爽，富有胆略和冒險精神。尤以組織能力堅强，遇事能團結一致，最值得嘉許。廣州市民過去對於革命的貢獻，公益慈善事業的捐助，與夫救災恤貧，較之其他地方，不至有遜色。廣州市內各種大規模公共事業，辦得井井有條，無論大小事件，可以一言爲定，絕無反覆欺詐；不但上流社會是如此；卽馬路上的人力車伕，碼頭上的脚伕，决不會向陌生人敲竹槓和嚕囌。旅館酒樓的侍役，不會額外需索小帳。抗戰以來，廣州發生過不少次的饑荒，餓死了不少人，但伸手求乞的叫花子仍是很少，也可說仍是沒有叫花子。

廣州最近也像上海般彷彿流行性感冒：怠工、罷工、和罷課；請願的風潮，風靡一時；最聳動聽聞的當爲公務員的大請願。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一個地方全體公務員有組織的團結起來，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廣州却來破天荒的創舉。廣州公務員爲了受物價高漲，待遇菲薄，生活壓迫，組織起公務員福利協進會，提出許多改善生活的請求，

全體向當局大請願。他們並以自身的力量，組設員工眷屬合作社，聯誼會，圖書館，子弟學校；至全市各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一致的「請假待命」，步驟整齊，也爲他處所未見。這裏便可看到廣州市民——廣東人的民族性，組織能力的表現。

食在廣州

現在是飢不擇食！

「食在廣州」，這在過去誰都承認的。廣州市內可說是十步一酒樓，五步一茶室；過去有名的四大酒家，裏面佈置得非常華麗，一切用具極精良雅潔；每家均同時可容二三千人，規模之大，實爲他處所未見，但同時有最平民化的小吃館，小茶樓，以最低廉的代價，供給一般小市民勞動大衆享受。且每日由清早，中午至深夜，均有各家茶樓分門別類，各做各的生意。廣州既處在珠江三角洲富裕地帶，有江有海，水陸食物本來非常豐富，且過去以交通的便利，粵省各地名產，均以廣州爲集散地；加以外國的食物，如世界有名的西貢米，暹羅芒果，和其他的一切，源源而來，因之，食品各色各樣，應有盡有。且名目繁多，幷特別雅緻，外來的人士有時竟至莫明其妙。廣州以氣候溫和，衣的方面，儘可簡單樸素，不成什麼問題；大家都注意到食的方面，各層階級都各有辦法，一隻雞或是一條魚，均分幾部份出賣，適應各人的需要。廣州市民對食的講究，全國中可算第一！最近以物價飛漲，生活不易，尤以米價之高，爲全國第一，日日有餓莩，少數發到國難財勝利財者，尚在恣意揮霍，中下人家欲求一飽，尚不是易事；大多數的市民實在是飢不擇食了！

紅棉燦爛

何曾衣被到蒼生？

廣州現時米糧雖甚恐慌，但水果仍非常豐富。一年四季均有新鮮水果可食。現在春夏之交，新會橙、四會橘雖已過時，而荔枝又上市，洋萄、龍眼將接踵而至；鳳梨、番石榴又纍纍滿樹；香蕉是最普通的水果，同甘蔗一般是最平民化，直至現在，廣州水果的價廉物美，仍甲全國各地。

廣州因地近熱帶，產生許多爲國內所少見的嘉樹，其中以紅棉最爲特出。廣州以紅棉爲市花，市民對紅棉的欣賞、流戀，發生無限興趣，大概相當於日本人對於櫻花一般。紅棉樹大可合抱，高數丈以至十數丈，雄偉高昂，具有超特品性，無論與何種樹並植在一處，木棉漸次生長，必高出他樹，表示卓絕不羣的雄概。並且根基深固，任何狂風暴雨都未能撼動摧毀，因之，粵省人士稱之爲「英雄樹」。花大如碗，紅如山茶花，自含苞以至萎落，色彩始終不褪。這種色彩像火和血般熱烈，象徵着熱情、生動、發展、繁榮、强有力、獨立不羣的尊榮和高貴。每當紅棉盛開時節，廣州市民如醉如癡，流連欣賞。尤其雅人逸士每喜在樹下飲酒賦詩，竟日樂此不疲。現在雖然是刼後，地方破碎，瘡痍滿目，一般人士對紅棉興趣仍如往昔。棉絮纖維至短，不適紡織，祇可供作枕墊之用，未能衣被蒼生，實爲美中不足！

越秀連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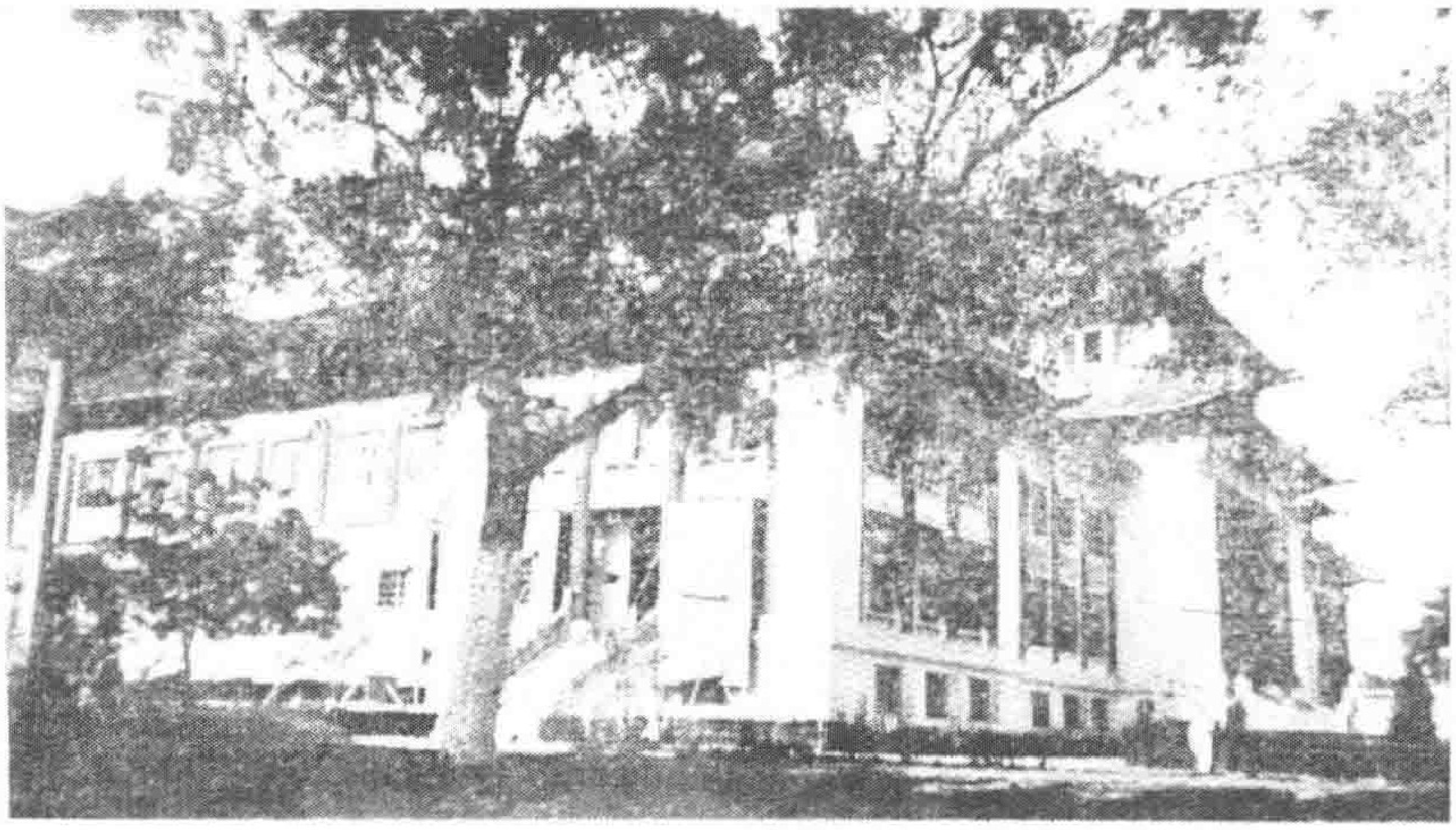
中山堂依然雄峙！

廣州自抗戰以後，叠遭轟炸，白雲山勝蹟多已破壞無存。越秀（俗名觀音）山並無何損失，中山紀念堂在越秀山前面，依然雄峙無恙。這是　國父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時的總統府舊址，曾在此蒙難，堂係中西合璧式的建築，上下一共三層，紅柱畫樑，於堂皇中帶嚴肅，進大門後，裏面是一個大會場，共有四千六百個座位，這是廣州三大建築物之一。山腰左邊爲：「孫先生讀書治事處」；山頂全市最高的所在，有高達七八丈的紀念碑，在碑旁縱目四望，全市景物悉入眼底！

碧血黃花

浩氣長存天地間！

初到廣州的人士，誰都要首先瞻仰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黃花崗在廣州東門外的河東路，爲辛亥革命七十二烈士埋骨的地方；自民國成立以來，許多革命先烈和對國家有功勛的人，也多在這一帶地方安葬，可稱爲革命先烈墓區。當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失敗，革命健兒被淸吏殘殺，付與各善堂埋葬臭崗，有黨人潘達微者出來奔走呼號，共收得七十二具，始得葬於黃花崗。民國成立，胡漢民先生任廣東都督，提議修墓，七年方璧洞又出資重修，以後由前故國府主席林森主持整修并加建紀功坊和碑亭，以後粵省當局時加修葺，故墓貌至爲莊嚴偉大。二十七年冬廣州陷落後以至現在，敵僞均未加破壞。



廣州市政府

廣州市區的勝蹟及風景如六榕寺、荔枝灣、光孝寺，琵琶洲都値得一遊。珠江中原有一小洲名海珠，前時闢爲海珠公園，地方雖小，但風景却甚佳；惜以後被填爲新堤大馬路，并建有許多房屋，使海珠名稱成爲歷史陳迹，殊可惜！

附近風光

黃埔從化佛山鎭。

廣州市郊風景甚佳；附近城市，尤多勝蹟，値得一遊。茲以廣州爲中心，就當日可以返往幾個重要地點分述如下：

黃埔　在廣州下游三十里；前曾建築粵漢鐵路黃埔支線，由廣州南站直達；由珠江乘小汽艇，不到半小時便可到達。街長七里，市肆櫛比，爲前海軍根據地，自民國十三年　國父創設黃埔軍官學校以　蔣主席爲校長，遂成爲國民革命主動力的發祥地。港內水深，可泊巨艦，大海輪未能直達廣州者，以此爲起卸貨物。抗戰前曾着手建設爲商港。

從化　距廣州市約五十餘里，有公路通汽車，當日可往返。這裏有溫泉區，溫泉多處，卽沙溪中也有溫泉熱水流出與淸流混合。又有：香粉、飛虹、百丈飛泉等瀑布。天然風景至優美，爲夏日遊泳避暑勝地。

佛山鎭　距廣州約三十餘里，有粵漢路廣三支線可通，鎭爲前時全國四大鎭之一。民國以來，將南海縣治由廣州市內遷設於此。水陸交通便利，舟車絡繹，商業甚繁盛，工業尤發達，爲珠江三角洲上工商並盛之地。古蹟甚多，以全國聞名之大佛廟爲最。

此外，如江門，大良，中山等地，均當天可到達，如時間可能，亦値得一行。

關於紅棉

南海張蔭桓號樵野，淸末光緒間官戶部侍郎。未遇時家故淸貧，而放蕩不羈，行爲頗有爲世所詬病者。以後顯貴，則多有表現。戊戌政變，以參與康（有爲）梁（啓超）計議，謫戍新疆，庚子爲剛毅矯詔死於戍所，時論寃之。嘗自號「紅棉老人」，其戚某作紅棉詩以調之，中有：『一條光棍起憑空』之句，張因此憾某以至終身。詩爲：

『從來槐棘譽三公，誰識紅棉位少農？
半世英雄誇獨異；一條光棍起憑空；
繁華畢竟歸搖落；衣被何嘗及困窮？
莫謂欲彈彈不得，二槌方議撼長弓。』

二槌云者，粵語槌與徐音相近，時都下盛傳徐致祥、徐郙有劾張之說云。

莫干山在復興中

吳錫珊

莫干山在浙江武康縣城西北二十五里，介於武康吳興安吉三縣交界處，山脈起自天目，羣巒環抱，綿亙起伏，其主峯爲塔山，拔海凡二千五百尺；東西達三十里，南北凡二十五里，周約一百里。遍山翠竹茂林，清泉競流，各式洋化住宅，羅列其間，紅綠相雜，風景奇麗。每居炎夏，氣候涼爽，空氣新鮮，最高熱度，不過華氏寒暑表八十餘度而已。避暑山上，既無炎夏炙熱之苦，更無蚊蠅擾攘之煩；同時蟬聲解寂，竹蔭納涼，誠避暑之勝地也。

是山匪特避暑獨宜，即三四月之間，亦別饒風趣，其時紅花遍放，殊堪賞玩，嫩筍初生，尤美佐餐，秋則氣候益爲晴朗，泉水更覺甘洌；竹影搖曳，嵐光撲人，乃山居最佳時節。至嚴多，室內生火燃爐，溫暖如春；若逢雪降，登頂欣賞雪景，則四望銀海，氣象萬千，蔚爲奇觀。身弱者，居山數月，輒覺體胖力強；患肺病者，留山療養，極易告痊。所有道路設備，戰前已至爲完善，凡電信、電燈、郵局、銀行、書局、百貨商店、菜飯館、旅社、居士林等等，一應俱全。汽車可循京杭國道至三橋埠，轉由三莫支路直達莫干山脚庾村，再僱軟轎登山，交通極爲便捷。

莫干山初不著稱，當民前十七年時；有美國浸會敎士佛禮甲首先登山避暑，氏贊爲佳境勝地，名之曰克來阿山，於是西人敎士相率而至，國人亦隨之蒞臨，紛紛購地築屋，以爲避暑，莫干山遂爲避暑勝地而名聞寰宇。至民國十三年間，浙江當局爲挽回山上權益並維持秩序保護旅居人士計，特設立莫干山管理局主其事。因而住戶日增，繁榮更盛；直至二十六年抗戰起後，江浙淪陷，頓趨衰落，並經敵僞土匪之搶刼蹂躪，益形淒涼。

去年八月，聖戰獲勝，河山重光，武康縣政府爲保護山上財產並圖復興起見，即恢復莫干山臨時管理處。十一月十五日，張縣長命余主持；赴山之日，天朗氣清，由武康縱目遙望，莫干山雄峙西北，高聳雲霄，山上屋宇重重，儼如岩穴，玻窗閃光四射，奇景先入眼簾。接事後，余得隨時登山玩景，遍歷各處，茲願爲讀者遊客，作簡單之介紹：

庾村　在莫干山東麓，即三莫支路終點登山之起點也。其地設有汽車站，即莫干山站，設備俱周，商肆林立，戰前頗爲熱鬧，黃膺白氏創辦之私立莫干小學，亦設於斯。遊者即可由此沿莫干山路（即新路）登山，或僱遊山轎子，由武康路（即老路）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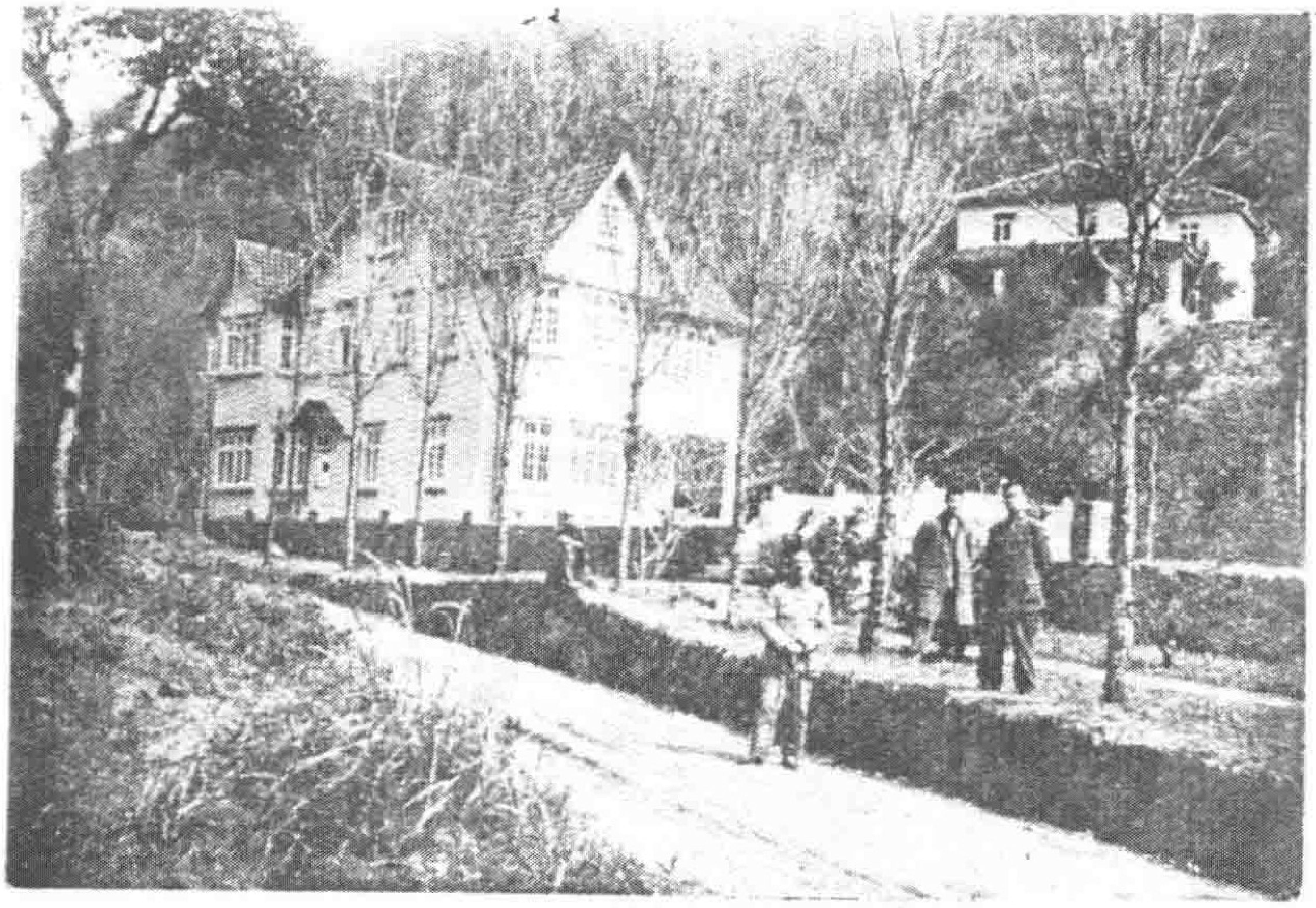
莫干山路　爲滬杭甬路局所承築，自庾村沿山隝經天池寺直至山上市集最熱鬧處之蔭山街，計長七里許。路面闊約丈餘，旁臨絕壑，一路翠竹修林，泉水潺潺：緩步盤旋而上，遊者每樂其路之多變，景之奇麗，而忘其疲焉。

天池寺　由庾村循莫干山路上達四里許，至天池寺。寺前大門左右，各有大可數抱之銀杏樹一，聞爲元明時所植，拔地參天，蒼蒼抑鬱，頗爲雄偉。

天池亭　沿天池寺稍上，即抵天池亭，亭爲方形，可供憩息。亭後池水，流泉琮琮可聽，金蓮花遍植其上，境殊幽雅，亭中有碑，刊「古天池」三篆字，碑陰刊天池長歌，均爲周慶雲氏所題。天池長歌原詞爲：

天池之水清且漣，石巓湧出自流泉，
不盈不絕萬斯年，流遍三千與大千，
惜蔽榛莽竹連阡，勝蹟幾乎化雲煙。
曾題寂照在其先，或云洗劍名屢遷，
茲山與寺以池傳，涽水分明降自天，
緊予吊古頻流連，名山未了香火緣。
築亭度地在池前，動人觀念聽涓涓，
願乞靈根湧金蓮，魚龍不許遂腥羶，
我觀此水入定禪，水流不競道心堅，
勇猛精進一念旋。浮雲富貴記先賢，
夢幻泡影有洞然。一切塵網皆棄捐，
詩成先從頭石鐫。

陟圯亭　更上即爲陟圯亭，乃黃膺白氏爲紀念其亡母陸太夫人所建。其亭方形有樓，兀立山岡，似有獨佔勝境然。登樓四望，羣山繼



莫干山路上別墅之一

列，山上建築，山下村舍，悉收眼底。

金家山　過陟圯亭，即屬金家山，山與蔭山對峙，其高亦相伯仲。位於蘆花蕩之東，建有西式住宅頗多，風景至爲清幽。蓮社及桒根香旅館，俱在其間。

劍池　更前進至蓮社，或由上柏路下行，即可達劍池一觀瀑布奇景。順流而下，沿途泉水琤琮，竹影搖翠，風景美而幽，及溪流盡處，有磨劍石一，相傳爲周代吳王闔閭命干將莫邪夫婦磨劍處。（莫干山之名亦即由是而來）莫干山志有云：「凡吳地鍛者，磨以其山之石，淬以其池之水，則銛利倍常。」石上鐫「周吳干將莫邪磨劍處」諸篆字。繼轉側循流而下，巉岩間有水傾瀉如匹練者，即爲劍池瀑布之上段。水注於潭爲劍池，岩面鐫有「劍池」二字，乃周慶雲氏所題。更緣左旁水泥梯級下行，不覺泡沫飛濺，撲面洒來，疑爲雨霧。此即直傾於懸崖峭壁間，可五六丈之劍池大瀑布下段也。飛空傾瀉，聲勢雄偉驚人。石壁上鐫有「皐溪之遂」及「唾珠咳玉」等巨字。仰觀怪石崢嶸，俯察山谷幽邃，雲起空中，練懸壁間，而泉鳴澗底，實在奇極，誠莫干山之唯一勝景偉蹟也。

靈鵲橋　向劍池東行，有一水泥建築之橋，名靈鵲橋，上覆長方形亭，可憩遊客，向南俯視庾村，山林村舍，如入畫圖，橋上有聯云：「欲溯河源橋架鵲，斂刪塵俗竹連坡」。亭旁石壁鐫有「山龍泓」三字；右岩上端鐫「倪黃畫本」四巨字。

甲壽岩　由靈鵲橋而上，可抵甲壽岩，岩平直廣大，矗立於蘧廬游泳池之側，面積約十餘方丈，乃偉大之摩岩也。岩上鐫白曾然君甲壽岩記一文，長四百字，字大半尺，誠巨觀也。附近有六是新亭，依岩叠石而建，爲供遠矚佳地，有一聯云：「俯臨武邑彈丸地，遠矚錢江疋練潮。」

蘆花蕩　折由蔭山街向東北而上，即達蘆花蕩，西人曾名之曰克來阿山，俗稱鑼鼓堂，相傳有廟，曰金鐘寺，亦爲干將莫邪造劍之所。寺基已改建爲網球場，著名之「蘆花蕩泉」，就在北面。泉由特裝之鐵管內流出，不論久旱與否，終年暢流不絕。山上飲水，大部以此泉管接室內應用。水質清而醇，味冽而甘，尤爲貴者，爲經醫家化驗，稱無微生蟲寄生，可隨供冷飲，西人羨其泉之潔淨可貴，聞嘗有器皿盛泉水攜歸其國者。

中華山　由蘆花蕩而上，爲中華山，乃塔山以次之最高峯，居蔭山之北，左接金家山，右連上横山，山上竹木茂密，路徑縱横，景色稱麗，其間除建有大小各式洋化住宅外，有避暑會建築之大禮堂（即聚會堂）及網球場，公共游泳池等設備。

塔山　自中華山向西北，莫干山主峯塔山即在也，山上氣候更爲涼爽，山風大時，吹人欲墜，層巒叠嶂，盡出脚下。遊者徘徊四周，一目千里：東望滄海，北瞻太湖，南眺錢江，西指宣歙，連峯奔起，均歷歷在目。高遠擴大，已達極點。

據傳晉時，山巔曾建有高塔，塔山之名即由此而來，惟塔早圯。山頂本建有公園，名曰塔山公園，中有八角亭一，聞即舊塔址，石礎

石桌，遍設亭內外，遊客可恁憩息。倘於清晨，候觀日出，滾滾旭日，躍自東海，則金光萬道，雲霞璨爛，爲莫干山唯一奇觀。山腰環築平坦圓路，旁崖怪石，歷亂矗叠，有突兀離奇而橫生者，有急若累卵而將墜者。

怪石角　再西行至怪石角，巨石聳峙，高可四五丈，較塔山崖石，更爲奇突，石之欲墜，觀者不免心悸。另有一石，面平坦，可容坐十餘人，攀登其上，坐觀日沒，景色之奇，堪與塔山頂觀日出相媲美。

崗頭墩　返由中華山南行，可達崗頭墩，（一名崗頭）山脊有坦途，並有茂林修竹，密植其上，兩旁幽居，櫛比而建，爲莫干山全山建屋最多所在，風景遠眺近瞻咸宜，趣味橫生，胸襟怡然。莫干山每屆春夏之交，每苦於黃霉潮氣，惟崗頭獨否。

蔭山　崗頭東下，蔭山是也，其間武康路和莫干山路接處，名蔭山街，屋宇櫛比，極爲繁盛，此即莫干山市集薈萃之所。各大百貨商店、旅館、飲食館、成衣舖、理髮店、照相館、銀行等等，應有盡有，中國旅行社亦設分社於此。

營盤山　由蔭山街沿武康路南下爲營盤山，山舊屯營兵故名。後駐保衛隊，有市集，其熱鬧僅次於蔭山街。

上橫山　從營盤山左上爲上橫山，莫干山療養院，即設是處。從前市集頗盛，嗣因蔭山街日見發達，遂冷落，僅留有茶館酒肆及雜貨店數家而已。

砲台山　轉由營盤山東行，即至砲台山，爲旅客自老路上山必經之處，綠蔭旅館即在此山頂上。獨聳高崗，竹木環蔭，風景至美。

戰前以山上旅客及遊覽者衆多，旅館獨盛，計有鐵路飯店、綠蔭旅館、菜根香旅館、吉士飯店、一統飯店、中國旅館、莫干山旅館、中央飯店、安東旅館等十餘家。且均地位優越，風景美麗，設備俱周，如游泳池、網球場、閱報室、餐室、理髮所、會客室、檯球場、音樂間等設施，大部齊全，旅客遊人，寄宿其間，莫不感爲舒適。

石中樹　由砲台山折下百步嶺，經山鳩隝，可賞觀一奇樹，即石中樹是也。是樹一名神仙樹，傳爲數百年前神僧所植，樹高五六丈，苔痕遍樹，枝葉尙茂。石高五尺，縱丈餘，橫四尺許，樹根出自裂縫中，跨生石上，幹分爲三，似人策騎，確爲奇景。

仙人坑　更由山鳩隝過小崗至仙人坑，因一石上留有足印，傳爲仙人遺跡，故名。坑又名寶劍，聞吳王埋劍之處。現莫干鄉公所即設於斯。其地有上中下三村，住戶凡百餘家，宅皆臨溪而建。流泉琮琮，奇石磊磊，更有修竹密樹，參陳其間，景之幽麗清雅，不啻如入仙境。

出仙人坑爲庾頭鎭，由砲台山下武康路即庾村，全山風景，已飽覽無遺矣。惜勝地橫遭敵僞土匪等刼掠，損毀殊烈。目下野草依依，道路殘缺，屋舍傾圮，不免淒涼。刻武康縣政府正謀復興繁榮，經指令縣警察局移駐山上，整理一切；並請得保安獨立第二大隊一個中隊，常駐山上，以資保護而便房主之修理建築。今年夏大，當可恢復舊觀矣。

劍池瀑布



五五—四一二

我怎樣回到上海

柴騁陸

> 行旅方知道路艱，
> 八年萬里阻關山；
> 臨風却羡呢喃燕，
> 歲歲尋巢自在還。

在此復員聲中，工具缺乏，交通困難，留在後方亟欲回鄉的朋友，都囑咐我報告旅途消息；說來話長，抄寫更加麻煩，不得已，就日記所載，演爲此篇，借旅行雜誌篇幅刋出，藉當報告。

貴陽至貴定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晴。因爲行李已於先一日送上了大卡車，本日大早，僅帶舖蓋一捲，手提箱一隻上車，因同人行李太多，車上堆積已超過了木欄，只得在車下置縱木二根，伸出車後，橫擱木板，縛上舖蓋捲八九個，男女老幼共計二十餘人，都坐在行李上；如此的大卡車計有四輛，外有小轎車，大小客車，吉普車等，共計十餘輛，結隊而行，以此行動遲緩，因爲偶有一部車出毛病，則大家要停下來等候；本日十時開行，晚至貴定，住新廣州飯店，設備太差，更欠淸潔；我動身前受寒不適，又因同人等餞行，多飲了一點酒，以致寒火不淸，頭暈腦脹，咽喉疼痛，大不自在。是日得詩二首：

山城才看上元燈，旋把梅花別故人；此去故鄉風景異，故鄉孰與故人親。　別友

行旅方知道路艱，八年萬里阻關山；臨風却羡呢喃燕，歲歲尋巢自在還。　行旅

貴定至黃平

二月二十二日晴。天未明，即被喚醒，捲舖蓋上車；是日天氣晴和，車行甚速，沿途桃杏均已盛開；吾友爨迷擬趁旅行之暇，就余學作七絕詩，因亦決計口占七絕，以紀途中景物，並即作一首示之：

一樣山光照鬢華，客途風物有參差；前村數點紅初綻，知是桃花是杏花。

近晚抵黃平，招待所已客滿，因與爨迷同住一銀耳店樓下後房，老闆公出，老闆娘，江西人，年靑貌美，背負一孩，手攜一孩，同時並須招呼旅客及店前小攤上生意，銀耳店想是另一人開設者；余因着衣多，患熱傷風，咽喉仍痛，吃麵條早睡，夜間月高風大，睡醒，覺有搖窗吹開，原來窗子左扇的鉸鏈已壞，經大風一吹，只有斜對的西角未脫離，好像是搖臏一般，幸而經這一夜的大風，居然將病吹好了許多。

黃平至三穗

二月二十三日，晴。大早開行，午後到鎭遠，因病略減，改吃客飯，價廉味美；天黑趕到三穗，住白宮飯店，名稱雖好聽，可惜設備及招待等，還是一無可取；陪爨迷到飯館中去吃怱飯，他即在其店堂中，大洗其脚，此公隨便得可愛，我因而也就借筆寫信，預備明日帶到晃縣付郵。

三穗至晃縣

二月二十四日，晴。天明卽起，因昨晚停車地點已遠出市梢，故提早起身，送舖蓋上車，與爨迷坐路旁石上，吃點談詩；至玉屏，休息吃飯爭買玉屛竹簫或竹手杖；玉屛產竹著名，有黑白二種，黑色者較貴，肆人善投機，多於竹杖上刻「還鄉紀念」或「勝利紀念」等字；憶余二十七年經行此地，曾買洞簫及手杖兩用者一枝，後爲友人索去，今乃選購笛與手杖兩用品，以爲紀念；午後抵晃縣，住怡新旅社，尙寬展，赴浴堂洗澡；晚間約同人吃飯，兼請司機及機匠等於樂露春，余所乘卡車機件甚好，司機技術亦佳，一路從未拋錨，堪稱幸事。

住晃縣

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晴，偶有微雨

。因須調整行李及人數，並裝回車用油，在晃縣就擱二日有半；晃縣有新晃縣，舊晃縣之分，余等所住爲公路經行之市鎮，係舊晃縣，新縣治則在㵲水對岸，須由龍溪口過浮橋前往，連日均赴該處游覽；二十四五兩日服中藥，疎風降火，身體漸覺舒適；二十六日微雨，遷住對河㵲陽飯店，因卡車已過河，調整行李，俾便就近上車也。憶余昔來時，係用渡船過渡，現在早已築有長橋一座，現並在加高橋墩，聞山洪暴發時，常漫溢橋面，故有加高之舉云。

晃縣至安江

二月廿七日，雨。大早冒雨開行，午至芷江午飯，芷江沿公路一帶，較之八年前，繁盛了一點；車至榆樹灣，折而向南，自此離西南公路，入湖南省公路；近晚至安江，須渡過沅水，才到安江鎮，因待渡車輛擁擠，吾等先行下車過渡；此時橋市已成尾聲，江邊一帶仍有不少賣橘子和柚子的小販；余坐茶館中待車，久久未來，乃先住入旅館，寬大清潔，爲筑境所罕見；聞卡車候到深夜，買通渡夫，方得過江；晚與纍迷圍爐談詩，並至間壁酒館吃飯；是日途中口占一絕，示纍迷，詩云：

未成諧笑與歌呼，促膝論詩足啓予；宛似烏篷艙底坐，聽風聽水過桐廬。

安江至洞口

二月二十八日，小雨。早有微雨，車行頗速；午至枳木槽，係高山間一小村，休息吃飯，坐山間野店中，但覺烟雨迷濛，別有一番情致；午後過雪峯山，此山甚高峻，行至半山，因天雨泥濘，坡度又陡，乘客均下車步行，以防滑車危險，約行半里，又上車，始蜿蜒轉上山頂，原來高處路面較平，山上土石均作殷紅色，滿山松柏青葱，惜雲霧瀰漫，不能遠眺，同人衣冠濕潤，鬚髮均綴露珠，得詩一首：

上山路比下山遙，勝歷危梯入九霄；松柏青蒼雜桃李，微風細雨雪全銷。

晚抵洞口鎮，住一小旅店中，屋頂係樹皮所蓋，夜有大雨，屋漏被濕，雨且滴到頭上，不得已，蒙帽而睡；聞日軍曾至雪峯山，洞口居民逃避一空，店屋多係新建云。

住洞口

三月一日，小雨。早攜行李上車，欲行未果，聞係因同行車輛待修之故，下車後，遷住復華旅館，比較舒適；午後因受寒小睡。

洞口至邵陽

三月二日，陰。是日天氣陰沉，大早開行，久聞桃花坪係匪區，數日前曾洗刼客車，因各存戒心，幸一路平安；午至桃花坪，休息吃飯，此地市面蕭條，幼童作乞丐者，羣集店前；飯罷登車，近晚至邵陽，入城遊覽，雖經兵燹，街市尚熱鬧，是日得詩一首：

片片飛雲洞口來，桃花坪上桃花開；仙人已去花空發，過客猶醺酒一杯。　洞口至桃花坪

桃坪應亦似桃源，歲歲花開爛漫春；刼後來過花正好，深山疑有避秦人。　桃花坪

邵陽至湘潭

三月三日，陰。大早開車，匪區既過，且已距長沙不遠，心情頓覺輕快；未午即至湘鄉，兜售烘糕者頗多，聞此糕爲湘鄉名產，實則並不見佳，入飯館吃麵條，價昂味差，尚不及小担上之混飩麵，客飯價亦較經過各地昂貴；食後同行，下午二時至湘江西岸，因跳板斷，並有一大卡車半浸水中，因之積車甚多，均不得渡，祇得在湘潭住旅館一宵；湘江待渡，得詩一首：

湘山平夷湘水清，烟波浩淼夕陽明；須臾日落山水隱，但聞人聲雜榜聲。

湘潭至長沙

三月四日，晴。早起，因積車多，一時不得渡，凡後來之吉普車以其體積小，輒竄擠至前列，我等大卡車，上午殊少過渡希望，遂與纍迷入小酒店，吃飯談詩，並沿路向北，入城游覽，見賣檳榔之攤店甚多，湘潭人何以特嗜檳榔，頗爲可異，問何以不見售冰糖蓮子者，答以物價貴，生意少，故已無售者；憶余二十七年夏，兩度來遊，均大啖冰蓮，回首昔遊，恍如隔世；近午渡江，到長沙，住九澧旅社，夜大雨。

住長沙

三月五日至七日，陰，時有小雨。連日陪鑾迷吃冰蓮，遊八角亭，買碑帖，至黎頭街一覽古玩舖不得，僅伯陵路有二家，城南路有小舊貨店甚多，不知是昔日古玩舖否？擬吊天心閣遺址，爲警察所阻，不得上，遠望僅瓦礫一堆，不勝感喟；七日上午，送行李上拖船後，又登岸逛街甚久，晚住柁艙中。

　八年不踏長沙路，再到徒嗟刼後塵；城郭人民都變易，花枝零亂不成春。　到長沙

　殘燈欲滅飢鼯鬥，硬飯撐腸睡不成；枕邊一夜瀟瀟雨，天明滿街木屐聲。　長沙旅中

　曾到天心閣上遊，遊人幾度逞風流；而今閣與人俱杳，城上惟餘瓦礫丘。　訪天心閣故址

長沙開行

三月八日，雨。上午十一時開行，拖船二艘，相竝繫小輪後，余所住柁艙中，計有男女十餘人，小孩近十數，余臥一吊舖上，因舖前舖下均有人住，上下頗不方便，早起不得，遲睡不得，因恐踐踏別人被褥也。行未甚遠，小輪忽觸及沙灘，只得暫停，俟夜間潮漲時移動。是日得小詩二首，錄如次：

　一夜風聲雜雨聲，水波不斷激船鳴；山川都有離騷意，似向歸人訴不平。

　釀詩要陰行要晴，此時此意不分明；黃昏七字吟才穩，已滯歸舟一日程。

晚泊蘆林潭

三月九日，雨。大早開行，有雨頗寒，大風吹人欲倒，只得坐鑾迷艙中，圍爐談詩；連日在船，午晚吃客飯，或蛋炒飯，客飯六百元，非三人以上不開，蛋炒飯五百元，是晚泊蘆林潭，爲洞庭湖入口處。

到城陵磯

三月十日，陰。早行，近午經岳陽樓下，遠望城闕巍峨，一樓微聳，岸上柳絲花片，烟雨溟濛，風景至佳，晚泊城陵磯，爲洞庭湖出口處，聞此地昔甚繁華，因偕鑾迷於昏黑中登岸，春雪初溶，滿街泥濘難行，但見燈火星星，市面十分蕭條，良久始覓得食店，飽餐返船，幸睡在余舖前之某司機與某太太，在前艙打牌未回，上舖未感困難。是日口占四絕記次：

　才別點露洗缽池，又來此地仰仙姿；滿湖浩蕩春無限，不抵樓頭酒一巵。　過岳陽樓

　春淺灘多水未生，界波惟見草青青；乘潮解纜蘆林口，冒雨衝風過洞庭。　過洞庭湖

　城陵磯下水拍堤，城陵磯上柳初齊；燈火星星開夜市，滿街殘雪作春泥。　城陵磯

　城陵磯下春水生，城陵磯上客愁新；繁華歷刼都消歇，無復高唐夢裏人。　城陵磯

城陵磯至燕子窩

三月十一日，陰。大早開行，風漸小，舟人已作到岸準備；余仍與鑾迷談詩，竝讀邗入高學楨先生詞稿遺興；晚泊燕子窩，江邊小村落也。

　燕子緣何住岸邊，行人欲問意悽然；行人空羨雙棲穩，月黑風高自泊船。

　燕子窩前花亂飛，春寒不見燕飛回；此間應比雕梁好，多少雕梁已化灰。

燕子窩至漢口

三月十二日，晴。久雨忽晴，精神頓爽，午後將到漢口，望黃鶴樓，竝遠眺三鎮形勢，詩興忽發，而舟人喧嚷，同行諸君亦起騷動；未幾抵岸，泊襄河口，諸人紛紛登岸，余獨留船照顧行李，晚有月色，又頗寧靜，甚以爲樂。是日計成七絕七首：

　苦雨淒風不似春，天公有意浣征塵；新晴山色疑含笑，鷗鳥翩翩欲近人。　久雨初晴舟中作

　舟行十日九風雨，欲到漢陽天忽晴；似爲遊人報消息，芳洲烟樹遠相迎。　將至漢陽

　雨雨風風間嫩晴，兼旬始到漢陽城；未來天氣應難料，寄語家人莫計程。　過漢陽

　江上烟波猶似昔，漢陽芳樹自成春；斯樓何事增人感，崔顥詩篇萬古新。　黃鶴樓

　枉說「空餘黃鶴樓」，樓興樓廢幾經秋，我來更在滄桑後，弔古傷今不自由。　黃鶴樓

　一樓何幸巍然在，三鎮繁華已歇消；無復仙人吹玉笛，江頭空聽去來潮。　黃鶴樓

五五—四一四

漢水滔滔此入江，勢居形勝景蒼茫；行人到岸休回首，萬里烟波恐斷腸。　漢口

住漢口

三月十三日至十五日，陰，時有小雨。十三日上午搬行李上新雇另一拖船，較前船爲小，於前後艙中，用木板搭成上下舖，中留走道，天晴尚可至船頭眺望，如遇風雨，則擠軋不易回旋；連日入市遊覽，並訪友，晚住舟中；惟十四日晚，因洗浴太遲，住旅館一宵，屋大價昂，設備不佳，雙舖房定價五千五百元，七折計算，室內粘有字條，書「奉諭折扣」云云，或者因須折扣，反將定價提高歟。十五日，原擬開船，未果，因就延一日，轉得閑暇；午後至新市場觀漢劇，頗有意致，完後，又觀楚劇，興盡回船。

漢口至三江口

三月十六日，陰。早，結關後開行，兩拖船分繫小輪左右，輪後另拖一船；晚泊三江口。是日得詩二首：

漢水悠悠江水長，輕舟曉發烟蒼茫；輕舟也有離羣意，白鳥雙雙上下翔。　發漢口

隨行桃杏已多花，船上無由見點霞；烟水微茫離岸遠，遙知春色在漁家。　船上

三江口至田家鎮

三月十七日，雨。是日小雨中，舟行頗速，經過黃州而至田家鎮，泊；余未登岸，聞岸上僅頹垣敗壁，有小街一條，頗爲荒涼：爨迷登岸，少時，買麻餅一包而返；夜大風雨，船篷漏水，被濕，全艙喧鬧，移時始定；枕上吟詩，醒後足成三絕，錄如次：

風帆點點襯沙鷗，地僻江荒景物幽；蘇陸名篇在人口，篙師也解說黃州。　過黃州

湘江風雨送行舟，送上晴光一日收；行入大江晴更少，雨絲風片釀春愁。　春愁

兵家重鎮田家鎮，風雨漫天夜泊船；敗壁頹垣兵燹後，小桃絲柳社燈前。　泊田家鎮

田家鎮至湖口

三月十八日，雨。大早開行，近午抵九江，冒雨登岸午餐，路上車馬行人均稀，同人紛至各瓷器店選購瓷器；風雨愈大，因恐開船，急急走返，晚至湖口，寄椗江中，風雨徹夜不休。

緬懷司馬青衫句，舟泊潯陽始此回；風雨淒清車馬少，時看遊客選瓷來。　九江

久客山城懷舊句：「譬如原是九江人」，樂天達者冑堪味，自慰慰人溫似春。　久客

湖口阻風

三月十九日，陰。昨夜三時餘即開行，風浪甚大，拖船振盪特甚，同人均於睡夢中驚醒，大喊大叫，小輪乃停開，仍寄椗江中一日，近午，余出立船頭，左顧石鐘山，右眺湖口，怡然自得；下午與爨迷談詩，口占二絕：

石鐘山上鐘初動，客睡未醒已發船；風急浪高行又住，鄱陽湖口水連天。　湖口阻風

廬山眞面原難識，烟雨溟濛更可人；孤負平生山水樂，名區八載困胡塵。　舟中望廬山

湖口至安慶

三月二十日，陰。大早開行，經小姑山，遠望風鬟霧鬢，迥不猶人；連朝風雨，今日雖天氣陰沉，亦覺可人，暇仍爲爨迷說詩；晚泊安慶，至大觀亭一看，省垣人士，正議修復，當地報紙亦正努力鼓吹。下亭，入城遊覽，並購物，街市並不繁盛，天黑返船。

新晴雲薄日微黃，破曉輪帆指馬當；劫後小姑殊未老，風鬟霧鬢不尋常。　過小姑山

女墻一帶繞山頭，想像城中景物幽；一自淵明高蹈後，野花江草總千秋。　過彭澤縣

由來只羨馬當風，棄擲人生幸運中；劫後歸舟經要塞，心傾賢哲意豪雄。　過馬當

大觀亭上正春風，大觀亭前山萬重；最羨大觀亭下水，奔流先我到吳淞。　登大觀亭

安慶至大星洲

三月二十一日，陰。是日舟行甚速，晚抵大星洲，乃江中一蘆灘，屬無爲縣，陪爨迷登岸閑行，至鄉農胡姓家，買雞，爨迷親自烹調，余爲之助，並囑胡姓老嫗做飯，嫗並出蔬菜數種佐餐，因得飽啖；聞老嫗之夫及長子，三年

前某日，共搖一米船，行附近江中，爲敵兵船撞沉，父子掙扎洪流中，復爲敵兵槍殺，甚覺悽慘；今其兩孫已近十齡，即伴余等進食者，二孩均秀雅；談次，天已昏黑，由其鄉鄰戚君提燈送回船，甚可感也。

大星洲至采石磯

三月二十二日，陰。大早開行，連陰多時，似有晴意，舟人誇張，謂：「窮一日之力，可至南京」，同人有檢點行李，預備登岸者；余料其必不可能，因仍與蠡迷論詩，近晚僅至采石磯，風大不得泊，登磯無從，仍寄碇長江中；采石磯蓋南岸一小山，聳入江中，竹木叢生，風景不惡，聞上有望月亭，爲李謫仙遺跡云。

采石磯上石嶙峋，望月亭前月色昏；我亦夜郎流竄久，更堪來此弔吟魂。　過采石磯

采石磯至南京

三月二十三日，陰。開船較遲，午至南京，蠡迷別去，遂檢點行李上岸，因沿途多雨，艙又漏水，書籍多濕；上岸搬行李，每件索三百元，後改運送至車站附近東南旅社，每件五百元，上岸受檢查後；至旅社，安置行李；余十六年春曾遊南京，首都建設，從未觀光，無論劫後矣。坐三輪車，入城訪友，沿路房屋雖間有殘毀，大部已煥然一新；天黑返旅社宿。

南京至上海

三月二十四日，晴。六時餘起身，送行李上車站，幸得友人幫助，代辦購票及行李過磅等事，余行李五件，除免費四十公斤外，計繳運費二千七百餘元；特別快車九時開行，乘客頗擁擠，若非早去，車中必無座位；下午四時半抵上海北站，因取行李候至六時餘，始得入室內覓取，又久之，五件方得齊全，及搬上人力車，已天黑多時矣。



武漢初見



武昌黃鶴樓

潘泰封

過了幾頻毀滅的衡陽，新生不久的長沙，便踏上九省都會的武漢。

大概是內地住得太久了，初見武漢的時候，無論街屋馬路碼頭商店，樣樣只覺其大。當從武昌夜渡至三郎廟上岸，坐在人力車上，左顧右盼的張着那些崇樓大廈，竟至目不暇接，仰着頭，好久沒有垂下來，連車夫在訴着淪陷時期的故事，也只是有意無意的勉强敷衍他幾聲。我簡直像劉姥姥了，像過去住過的西南都市，拿武漢來比，算得怎麼呢？

武漢三鎭之名，早年自小學校裏念書時代起，就已深印腦中。那是長江中游的大都會，由輪船上溯可至巴蜀，下航可達京滬，再循陸路，則北上平津，南下粵港，都有鐵路可通。她是全國的心臟，貨物的集散，既可遠達七八省，而漢冶萍公司經營的煤鐵礦產，更是華中一帶工業的支柱。所以她有廣大的運銷和消費區域，作爲她的尾閭，也有豐厚的出產物，歸她担任吞吐。跟着這客觀條件而來的，是銀錢業堆棧業運輸業：：以至整個商業的繁榮。據說當年極盛時代，沿長江襄河一帶，帆檣林立，出入頻繁，漢陽工業區中的煙突整天冒着黑烟，漢口的馬路，肩磨轂擊，車如流水馬如龍，眞是猗歟盛哉！

而今，武漢依然是武漢，大江之水，還是洶湧而東，高樓大廈，雖然也有一小部份被炮火轟去了屋頂，但大體上總還是保留着舊日的軒昂，總括起來，武漢的軀殼，仍舊不失爲頭等都市。然而她的裝束呢？她的精神呢？六七年來的淪陷，早已把這個比擬京滬的大都市，消磨得瘦骨峻嶒，死一般的毫無生氣了。我是初涖此土的生客，幸而還沒有憶舊之感，不過從書本上得來的概念，拿來對照現實的武漢，已是儘够低徊嘆息了。

且看今日武漢的輪廓：

·武昌不「武」

作爲湖北全省政治中心的武昌城，除了車站附近的房屋，受過戰神的洗禮外，其餘市區部份，大體上尚算完整。從車站通到漢陽門江邊的柏油馬路，足足有二三里長，挺整而平坦，兩旁洋樓毘立，綠蔭掩映，似乎是武昌最漂亮的大幹線了。然而即此一條新式馬路，也並不見得十分熱閙，行人寥落，滿露着冷清清的樣子，偶有一輛汽車從遠處飛馳而來，似乎劃破了市街的沉寂，然而這是一霎時的，不過稍稍爲她省會的身份作些點綴而已。舖子裏的陳設，雖頗整齊，但是營業蕭條，顧客寥寥；惟一例外是旅館業，當十五日晚間我們從火車上走下來，跑遍了所有旅館，竟是家家客滿，雖說那晚是因軍隊過境的關係，但在復員時期，旅棧業的發達，原是意料得到的事。至於躲在這條半歐化馬路背後的，是許多古老的中國式民房，夾着一條條狹隘崎嶇的石板路，從洋式馬路上走過來，彷彿從二十世紀退回到十九世紀，彼此對照，顯然有些不甚調和。

在留漢十五天中，我只化過半天時間在武漢蹓躂，所見自然不多。但即此半天的印像，已深深領略她的可愛，武昌是恬靜的，她有都市的外表，而沒有都市的氣息，譬如嘈閙，爭

吵，注意生意經種種現象。她有村鎮的長處，而沒有郵鎮的孤寂，閉塞和落後。

然而武昌也在這戰爭中受到創傷了。著名的武漢大學，因爲地點較遠沒有能前往觀光外，教會辦的文華大學却曾去巡禮一番，學校早已停了，宮殿式的建築裏面，不是被軍隊佔住着，便是空着沒人，蛛網塵封，蒼涼滿目。附近總算還有幾所學校在上課，但其衰敗的外表，和文華毫無兩樣。

我也曾攀登那千古聞名的黃鶴樓，在孔明燈旁邊睨視武漢形勢。大江之水，是那麼的洶湧，對岸的龜山，又是那麼的雄峻，向遠處望去，遼闊的漢口市區，歷歷在目，它似乎拓展到了天際，高高低低的洋樓，佔盡了空間，氣派畢竟不凡。黃鶴樓又名奧略樓，只是賸了個軀壳，內部損毀到連梯子都沒有，我想李白爲了「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而興嘆，如把現在的情形論，他老先生在地下，怕又要不勝其感慨了。在黃鶴樓四週，還有甚麼湧月亭，張公祠，禹碑亭，呂祖閣等等，反正中國之所謂名勝，亭祠樓閣之屬，是起碼的必備條件，千篇一律，無庸多述。只是在呂祖閣外那尊黃克强先生的銅像，鑄造得英姿奕奕，栩栩如生，令人想起締造民國的艱苦歷史來。武昌，這歷史的名城，不是刱造民國的第一個聖地嗎？於今，時間又添上了三十五個年頭。這個首義之處的武昌城，究竟留下了些甚麼呢？據說蛇山公園西端的起義門，便是當年揭竿之處，然而我們跑去仔細巡察了好久，在那橫跨馬路的圓洞門上，竟找不出甚麼可資紀念的文字，讓人們瞻仰流連！我奇怪；爲甚麼中國人對於廟宇寺院之類，特別感到興趣，而獨獨對於和現實發生關連的史蹟，不知修建和闡揚呢？在這勝利年頭，軍民們爲着保衛祖國灑過鮮血的地方多着呢，有誰在發起保存些戰蹟，讓後人來憑弔?!

倒是在壹家頗爲簡陋而負有盛名的牛肉館子裏，在一副滿是塵垢而顏色已經發黃的中堂上面，讀到一些武昌首義的紀載。原來這家舖子的主人馮姓，父名謙伯，是辛亥革命時的小軍官，他功成不居，退而開這爿牛肉舖子，自己下廚，老婆掌櫃，兒子當堂倌，因爲手藝高超，雖是矮簷陋室，倒也門庭若市，就此終老一生。現在是由他兒子繼承，生意仍是不衰。馮謙記的牛肉，在武漢地方，祇要是住上一些時期的，大概總會嚐過。然而在一般吃客的心目中，除了味道鮮美以外，又有幾位去追念那老主人的豐功和恬淡高超的德操呢！

無論從歷史上從她的命名上，武昌這地方，總好像有一股刀兵之氣，然而躬踐斯土，目睹現實的武昌，又何曾是有「武」的氣氛呢？她是像並不太摩登而具有天然風韻的女郎，樸素，恬靜，悠閒，從各方面使人覺得可愛，如果作爲住家，那是再相宜不過的。所引爲缺憾者，大戰之後，元氣大傷，一切人工的美化，和史蹟的保留，似乎太忽略了。

•和漢口沒有聯繫的漢陽•

住慣上海的人，初次渡浦，見到浦東那些舊式街道，恐怕都會發生一種落後之感吧！然而我以爲浦東雖然落後，還多少含有些洋氣，譬如說她也有汽車，也有冒着烟的工廠，也有寫着外國字的店招，也有……。而漢陽則不然了。漢口足以比擬上海，漢陽呢，非但比不到浦東，連龍華北新涇多不像。原來她是個道道地地的中國式縣城，馬路談不到，縱橫於城內外的，只是些狹窄的石板路，不要說汽車通不過，連坐在黃包車上都覺得顚跳不已。房屋也儘是舊之又舊的老式瓦房。在街頭攤出的工商業，也只是些雜貨舖以及手工藝的小型作場。即是一般人民的服裝，也是怪樸素的，西裝革履者流，如果在街心出現，人們會望上他幾眼，終不會認作本城的住民。

漢陽和漢口，只隔着一條襄河。襄河上是沒有橋的，這好像這兩個一新一老的地區，永遠被那條來自數百里外的河流間隔着，無論在文化的物質的生活上，也永遠得不到聯繫似的。

本來漢陽兵工廠的規模，在全國工廠中是首屈一指的，如今廠屋蕩然，只有幾個高達幾百尺的烟突，仍沒精打采的屹立着。人們走過她那幾百步長的圍牆，偶而從空隙裏投擲一個含有憑弔意味的目光，是一片瓦礫，舊日的雄姿，只有從照片上求之了。抗戰以前，漢陽足以驕傲

的，只有這個作爲國防之母的大工廠，自從她隨抗戰以去，代替她的是沒有了。人們從民生路碼頭渡過襄河到漢陽來，還有甚麼可供巡禮呢？怕只有歸源寺了。

歸源寺爲鄂中古刹之一，從漢口渡河，要穿過整個的漢陽城，等到市廛既盡，再走半里路的公路便至寺門口。寺係明代白光禪師募建。黎元洪題的寺額，進門卽可看到。寺宇很大，尤以羅漢殿上的五百尊羅漢，形形色色，相貌各殊，我想如果拿現在的幣値彫塑，眞不知要耗費多少國幣哩！寺僧有二百多，內部的組織，似乎很嚴密，我們去的時候，一部份僧人正撩起僧袍，從外邊担柴進來；像是一個運輸大隊。另外有一個院子，畜着許多雞鴨豬羊，據說是不殺的，稱爲放生處，雞足的皮有五瓣，和平常的雞不同。放生處的隔壁是磨坊，有僧人在內磨穀，據說此寺自己有寺產，二百多人的生活，大致可以自給自足。我嘗仔細觀察他們的外貌，大多數是面色紅潤，和毘隣藏經殿裏的榮譽軍人比較，顯然健康得多。那些榮譽軍人眞可憐，身體被殘不算，而且面有菜色，坐着沒有事做，也不多說話，只是呆呆的若在沉思。論理，僧侶是屬於頹廢者流，軍士應當是精神煥發的英雄，然而在這裏却適得其反，這眞是令人嘆息！可愛的兵士，能爲國家流血，爲甚麼不能爲自己生產？是否負管理責任者的智慧，還及不到那寺中方丈？或者軍士們是天生的應該遭受惡運？我想坐在他們隔室的旁隣觀音大士，要是用慧眼一觀，看到他們的一副苦相，不知是否會動起慈悲來，一勸他們皈依吾佛。

・漢口外景・

號稱中國支加哥的武漢，其實只有漢口才當得上這把交椅。其餘武昌和漢陽，都不過處於附庸地位，因漢口而附驥尾而已。而武漢之盛，原因在於握江漢之交，鐵路上通平津，下達湘粵，因爲運輸上的便利，於是內地各省的貨物，都在此吞吐，而一切和物資交流有關的商業，都蓬蓬勃勃的發展起來了。所以漢口之所以爲漢口，她的立足純粹在於動脈管的暢通。而這筆最重要的資本，自從抗戰發動以後，立刻被敵人的鐵騎術得粉粹，它有六七個年頭和外面斷絕了陸上交通，雖說長江水運，可以勉强通到沿海，但是往來其間的，只是些魑魅鬼影，對於漢口，只有摧殘，自談不上甚麼幫助！至於因軍事上的原因，頻頻遭炸，更是直接影響漢口繁榮的致命之傷。

時距日本投降，已有數月之久，在理漢口應當逐漸走上蘇甦的路了。但是不像，漢口的外表，至少在我們寄足的時期，還是死氣沉沉的。馬路上的行人，當然比不上後方各大都市的多，就是和南京比擬，恐怕也會遜色。白天只有在幾條主要的馬路，零零落落的有些走路人在點綴這寥落的市容，至於靠近舊日租界的一帶，則索性是雅雀無聲，幾乎有鄉村一般的寂靜。晚上因爲沒有電燈，無論大街小巷：除了在少數娛樂場所的門首，簇湧着一堆尋求歡樂的人流以外，總是陰森森的形同鬼域，直到我們臨走前三天，才爲了治安的理由，把路燈恢復起來。那一晚，我們特地到街上去巡禮一番，居然有很多人和我們抱着同樣的心情來賞鑒這放光後的夜市。可見追求光明，人同此心，何況是追求失去很久的光明！

漢口的先天原是很好的，除掉江漢路和江邊一帶崇樓大廈是道地的上海氣派以外，其餘的馬路，大都平坦整齊，房屋的建築式樣，也是洋氣十足。然而她的創傷也受够了。斷垣殘壁，雖不像長沙那樣普遍，却也隨處可見。有很多高樓，外壳依然，但從屋頂到平地，已是開了一個大天窗了。最可恨的，這種房屋炸毀以後，日本人別的不要，只要牆上所嵌的鋼鐵門窗，他們把它拆下以後，然後用破磚把窗洞塞了起來。至於柏油路上一個個窟窿，更是家常便飯，隨處可見，實在不像樣的地方，才用黃沙去塡補，天一下雨，一陣陣的泥漿，隨着汽車的後輪，飛濺到行人的身上來，令人怨恨交集。馬路兩旁的陰溝，原先是用鐵板掩蓋的，自從日本人拆去做軍火以後，就一直沒有用代替品來掩覆，人們偶不小心，就會一脚踏進水溝。只是一件事較爲方便，那卽可以隨便吐痰罷了。

誰使漢口衰落得奄奄一息？這筆債自然要寫在日本人的帳上。湖北人和湖南人一樣，對

於日本人一律呼之爲「老東」，「老東」的可惡，漢口人自然會常常掛在嘴邊 淪陷以來的一頁悲慘歷史，在漢口十五天中著實聽到不少。現在這般作了六七年魔王的「老東」都馴順得像一條綿羊，街上時常可以見到他們手推着垃圾車，垂頭喪氣的蹣跚過市，或者手持鐵鏟畚箕，沒精打采地在修補馬路或淸除垃圾。昔日不可一世的威風，只有在他們的回憶裏憧憬了。

而在「老東」們投降數月以後，漢口之所以不能復甦，大半的原因，還是在於交通不能迅速恢復。在我們到漢的時候，粵漢和平漢二路，一天都只有二班輕便快車開出去，充其量只有幾百人出進。從重慶和長沙下來的輪隻木船，雖是很多，但東去的大洋輪，幾天才有一班，而且十九是應差，因此在客運方面，形成了上通下塞的畸形現象。而在貨運方面，在日人投降之初，因爲滬漢物價懸殊，所以一度發達，一位商人對我說：他是勝利後坐第一條船從上海帶貨物到漢口的，來時一大包僞鈔的貨，返時帶了同樣大小的一包法幣，可見當時獲利之薄。但好景不常，這些時的情形已大不相同，上海的物價是像飛馳般的上漲，漢口的存貨却因爲轉運不靈，形成了胃脹病，商人因爲無利可圖，漸漸斂跡，據說江漢關的收入，一天還不滿百萬，眞是蕭條之極，像這樣下去，商業安會起色？

然漢口的蕭條，還不祇在經濟和市容上。精神上的食糧，又何莫不然。

在戰前，號稱文化之街的交通路，在我們看來，竟絲毫找不出文化的氣息。有舖面的書店只有一二家，而且還是剛開幕的。據聞抗戰勝利以後，後方出版界到漢口來籌備開設分店的很多，但一致的困難，是找不到房子。是否眞的鬧房荒嗎？不，空着的市房多着哩！只是文化人的手裏，既無封條，又沒金條，望屋興嘆，又何怪其然！還有像商務印書館的原址，自從復員以後，就給一家報館搬了進去，於是設館之舉，也只好擱淺。在我們留漢期間，報上天天載着書業公會開會和奔走的消息，但頗難產生下文。至於僅有的幾家書店裏面，也普遍的患着貧血症，陳列在櫥窗裏的，很少有本地出版的，半數以上是上海出版的過期雜誌畫報及小說之類，雖然白報紙的光彩，比後方的土紙書漂亮得多，然而那裏會像渝昆等地書舖裏站滿着讀書的人呢。

就是拿報紙來講：份量不算少，老牌的武漢日報華中日報新湖北日報，以及新近遷回的大剛報和平日報等，共有五家之多。但航空運到的上海報紙，售價雖貴，仍爲一般人歡迎，究爲甚麼？平心而論，漢口各報的副刊，編得都還精采，但新聞和印刷方面，就和渝滬各報相去甚遠，概括的說，總還免不了地方報紙的色彩，蓋爲環境使然。

由出版業和報業的盛衰，反映出今日漢口的文化水準。至於另一的方面表現，是舊戲院很發達，賣茶帶清唱的也特別多，並且還有不公開的舞廳，燈紅酒綠，異常鬧熱。這和門外馬路上冷清清的景像，似乎太不調和了。當然，像這樣的娛樂，是談不到甚麼文化意味的。

我以爲：要在漢口找消遣，還是到中山公園去。

這是十二月十九日的事；我們由江漢路北行，跨過鐵路，拐一個灣，轉入一條寬約五六十尺的中正路。原先馬路兩旁，店舖很多，如今却一片空曠，原有的建築，十九被砲火毀去了。直到中山公園的附近，才有一帶圍牆，裏面紅樓綠樹，滿現淸幽姿態。看門外招牌，才知這是由協和醫院改成的第六戰區日本兵第三醫院。中山公園在醫院的西隣，佔地甚廣。中部是花園的心臟，有花木樓台，假山曲徑，雖在草木凋殘的冬季，還是翠綠凝眸，風光幽美。特別使我愛戀的是西邊的池塘，臨池水榭，設有茶座，我們曾在此小憩，泡了一杯菊花茶，面對一泓流水，吻着冬天的陽光，斜臥出神，那三三兩兩的鴨子，戲水池中，態度是那樣的悠閒，悠閒得把我的心靈，也漸漸幽遠，漸漸地怡然忘機了。於是索性瞑目養神，則隔岸松濤，又呼呼地送入耳鼓，一分鐘，二分鐘，……催眠曲似地，終於把我引入黑甜之鄉。

在園中足足消磨了四小時，認爲是留漢半月中最愉快的一次。但那天遊園的人並不多，和戲院裏的熱鬧情形相較，自然萬萬比不上的。

五五—四二〇

·登大輪如上天堂·

十五日到漢之後，就立即進行船票。第一步的手續，自是向船舶調配委員會遞聲請書，希望由官坊大道弄到一張船票。然後隨時打聽船期，以便相機設法。

第一條開溜的船，是三北的長興。起初滿懷希望，每天到江干去，望着那雄峻的船身，腦際浮現出種種幻想，幾年來沒有上過大輪，想到置身船上，那潔白的牀舖，舒適的客廳，再不會像擠在復員汽車和軌行汽車裏的困頓了。而一上輪船，三四天便達久別了的故鄉，見了家人應當怎樣，會着親友便該如何……。

但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到廿一日的晚上，確訊有了，是應差。朋友們怕我焦急，再三對我說：輪船還多，廿四日有江安，不久還有江順，總會有辦法想的。這時在漢口候船的人很多，誰不想早些歸去？由於種種機會，認識了不少朋友，大家天天見面，談話的資料，無非打聽船隻，打聽門路。

江安到漢，沒有應差。朋友們聽到這消息，都特別興奮，紛紛準備去設法船位，結果仍舊是失望，照船公司的宣佈，這次是搭重慶下來執有聯票的客人。我們這般採取「紆迴戰略」的人，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全部撲了個空。早知如此，爲甚不在重慶採取「中央突破」，看看三峽雄貌，不是增加一重見識嗎？

江安既失，知道登大輪難上天堂。乃想如有好的地獄，也何妨一試 從公路上來的人，本來就不以蹺伏擠軋爲苦。於是再到處打聽開蕪湖或者南京的小輪，有的時候，甚至木船也願坐了。

據說小輪赴南京，最遲五六天可到。從報上，從街頭貼的廣告，從朋友們的介紹，得到許多關於小輪的消息，我們天天跑公司，上江邊看船，用理智去推測，憑機巧去察看，目的已不在乎快，而在於上船，在船行的安全，如是者一星期。有的船說得很好的，到埠時却是一條爛船，有的輪船的確很好，但他只准你坐拖船，而且從上面下來的旅客口中，知道那些船在上江如何的漏水，如何的掙扎。爲小輪船作宣傳資料的，是夏斗寅也坐小輪來漢，但後來知道夏氏的一名隨從，因爲船上的過失而溺斃了。我的旅伴老余說：我千辛萬苦的到內地，備嘗險阻的出來，實不願再冒這最後的危險了。這話深深地打動了我，於是在買到小輪票後的第二天，毅然的把它退掉了。

從十二月十五日到漢口，一直等到廿九日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跨上江輪。五天後，回到別離了六七年的故鄉。

到杭州請住
西湖飯店
清潔舒適　唯一無二
西湖勝景　歷歷在目
地址：湖濱路八十九號

西北邊地拾異（三）

陳澄之

伊循和伊脩

漢書馮奉世傳：「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伊脩城就是我們前面所提到的伊循城。

自漢以來，歷代書籍中作「伊循」的有西域傳和水經注。作「伊脩（脩）」的有馮奉世傳，沙州都督府圖經和唐書地理志。

徐松的漢書西域傳補注中云：「按淮南俶眞訓，處士脩其道。御覽引，脩作循。後漢書獻帝紀吳脩，袁紹傳作吳循。循脩雙聲字。……」可是「脩」字在古時候常作「脩」，就是為了「脩」的字形跟「循」字很相似。

王念孫的讀書雜志中，為了循脩二字的相似，曾列舉了很多的例子：「繫辭傳：捐德之脩也。釋文曰：脩，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以德為循。釋文：循本亦作脩。史記歷書：朕唯未能循明也。漢志：循作脩。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脩古。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脩行都昌台邱暹。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古吏都昌台邱暹而十九人，皆作脩行。……豈循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謬耶？隸續曰：循脩二字，隸法祇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借用。」

由此可證，伊脩和伊循必是同一個地方，同一個城池了。但「循」與「脩」這兩個字，究竟孰是孰非，直到今日尚難有確據可考，所以「伊循」和「伊脩」的正誤，也就不敢斷言了。

這是一個値得加以研究的問題。

大小鄯善

伊循扜泥兩城在當年必當國際通道，這是絕無疑異的。但這兩座古城究竟何在？據水經注內引釋氏西域記載：「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會流東逝，通為注濱河，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國北扜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

西域記裏的且末，也就是現在的且末，又名車爾成 Charchan。而且末河就是現在的卡牆河。西域記裏的「澤」是鹽澤，就是蒲昌海，也就是羅布淖爾 Lobnor。可見當時的伊循在扜泥以西。徐松曾也根據水經注而主張「伊循在樓蘭國西界。」

英國斯坦因却推定伊循城是現在的婼羌沃地 Charkhlik Oasis。那麼扜泥城當即在其東的米蘭 Miran 附近的廢墟嘍。斯坦因在敦煌千佛洞發現，而被推斷是沙州都督府圖經的斷片抄本上有這麼一段：

「石城鎮，東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去上都六千一百里，本漢樓蘭國，漢書西域傳云：地沙鹵，少田，出玉。傅介子既殺其王，漢立其弟（弟），更名鄯善國，隋置鄯善鎮。隋亂，其城遂廢。貞觀中，康國大首領康豔典，東來居此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是沙磧（上元二年改為石城鎮，隸沙州）。……屯城，西去石城鎮一百八十里。鄯善質子尉屠耆歸。單弱請天子，國中有伊循城，地肥美，願遣一將，屯田積穀，得衣（依）其威重。漢遣司馬及吏士，屯田伊循以鎮之，卽此城是也。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為小鄯善，今屯城也。……鄯善城周迴一千六百卌步，西去石城鎮卌步，漢鄯善城，見今摧壞。……」（引文原蹟今存倫敦大英博物館）

新的推斷，舊的文獻

關於伊循和扜泥的所在，英國斯坦因的推斷和中國唐代文獻所傳的

適得其反。根據斯坦因在千佛洞所掘獲圖經的斷片來說，然則漢時伊循乃唐時屯城，而扜泥即其石城鎮嘍。如屯城果在石城鎮之東一百八十里，那麼伊循應在扜泥之東一百八十里了。

這兩城的位置和方向的新的推斷，與水經注所載的又完全相反。但，圖經斷片抄本的跋文中有這麼一段：

「光啓元（西元八八五）年十二月廿五日，張大慶因靈州安慰使嗣大夫等來至州，於嗣使邊（處）寫得此文書記。」這固是抄本書錄的年月，却不是纂輯的年月。又有推斷與此書爲同樣斷片的是伯希和 Pelliot 在敦煌發現的另一抄本。這兩種抄本（伯希和所獲抄本原蹟戰前存巴黎，如今是否安然，不勝繫念）所記年代，都未及開元九（西元七二一）年以後事；並且由於唐時，諱虎作武；民作人；隆作隆；基作其……這些情形來推測，那麼這準是開元年間，至遲也不過是天寶年間所製的了，當然絕不是肅宗代宗兩代以後的東西。

斯坦因等外國考古家所發掘斷片上的書文，在中國書籍中似乎也有引據過的，如新唐書地理志，貞元宰相賈耽所傳的西域通路：

「又一路自沙州壽昌縣西十里，至陽關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漢伊脩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鎮，漢樓蘭國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豔典爲鎮使，以通西域者。」

這跟斯坦因所發現的斷片中的紀載，大體相同。

鄯善的考據匪易

賈耽所傳西域通路裏的「七屯城」，又值得我輩後學推敲一番了。「七屯城」的「七」字，也許誠如伯希和所說，是古人誤看了「屯」字，也許刻印不淸，便胡裏胡塗地在「屯」字上妄加了一個「七」字。此說法是否可靠，不敢斷，但至今並無新的發現和新的說法。再，「西八十里」一句，一看就知道是脫漏了一個「百」字。又緊接前文有下一段：「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謂之弩支城，豔典所築。又西經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化（幡仙）鎮，故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更名。」關於這一節的紀載，在斯坦因所發現的文書中是這樣的：

「新城：東去石城鎮二百四十里，康豔典之居鄯善，先築此城，因名新城，漢爲弩之城。幡仙鎮：故且末國也。漢書西域傳云：去上都六千八百二十里，隋置且末郡，上元三年築幡仙鎮。」

照這樣說來，水經注所載，與斯坦因所發現圖經抄本所述，以及新唐書地理志內賈耽所記，關於扜泥和伊循兩城的位置，却巧東西相反。如以水經注爲正，那麼斯坦因的以伊循爲婼羌，扜泥爲木蘭，倒是有相當的理由的。苟以斯坦因所發現抄本及賈耽所說爲正，那麼赫爾們 Herrmann 根據格倫那爾 Grenard的見解，視扜泥爲婼羌，亦復可靠。但有人以爲水經注之成，遠在沙州都督府圖經和新唐書之前，不當引用來解決這類疑竇，然則這一些相反的論證，該當如何解釋呢？

唐初，此一帶地方以石城鎮爲中心，在其東一百八十里有（七）屯城，根據沙州都督府圖經和唐書所載，這是對的。當時石城鎮叫做大鄯善，（七）屯城是小鄯善，圖經上也是如此說。且近石城鎮有稱鄯善城的廢址，據傳乃漢鄯善城，當非無稽之說，果如是，則以石城鎮爲漢鄯善城，也就是扜泥城。這不能說沒有相當的理由吧。

一再誤謬的笑話

以石城鎮爲扜泥城的話，那麼以其東一百八十里的（七）屯城爲伊循城，也就沒有什麼不妥了。問題不在此，而在石城鎮旁那座廢城，究竟是漢鄯善，或僅是古鄯善呢？

北魏時，鄯善在扜泥城外還有一座東城，北魏書西域傳載：「鄯善國都扜泥城，古樓蘭國也。……王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罽賓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尅，退保東城，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又北魏書沮渠蒙遜傳，亦有「東城」的紀載。可想當時鄯善王都在此城以西，易言之，鄯善在東城的西方；當時的鄯善與東城，自是唐代的石城鎮和（七）屯城無疑了。這推斷在方

位上也很符合。

沙州都督府圖經以石城鎭爲漢代鄯善，所謂漢代鄯善，莫不就是北魏的鄯善？自然也就是扜泥城了。不過我們還不可過份肯定地相信，因爲北魏酈道元著水經注註鄯善國，『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然則北魏時，這國的國都不是扜泥城，而是伊循城。易言之，沮渠安周攻之時，比龍的都城不是扜泥，而是伊循，亦即當時的鄯善城。

道元又說，『扜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這就是『退保東城』的東城，又因爲牠是漢代該國故都，所以叫故城，其實就是扜泥。茍以北魏書記載爲準，那麼卽如賈耽的淵博，也竟陷入中國歷代史家抄襲前史，不究其本，不顧時間空間之變而引起的謬誤之中。那麼近代鬧出誤認闢展爲鄯善，而又竟將錯就錯的笑話，在今日中國邊地上像這一類的事實，殊不勝枚舉。

關於鄯善的研究，筆者尙存有不少資料，容後再與賢達共討焉。

鄯善一少女

鄯善的一位在塔斯干大學讀過書，在莫斯科住過一兩年的少女，尼牙娃子小姐，我是在伊寧富商法拉提家的晚宴上接識的。她是維吾爾族人，因爲曾受過現代化的教育，已不再像一般維族姑娘梳着滿頭的小辮子了。她的身體很健康，善騁馳。筆者在伊寧時，我們曾數度騎馬作伊犂河濱之遊。我的騎術愧不如她多矣，其實漢族人善騎的很少，而新疆中華兒女則視此爲家常便飯。

她能說三種語言：維吾爾話，俄國話和國語，不過她的國語說得很生硬，但她會很坦白地對我表示過：將來願意嫁給沿海省份裏的人。可是她雖出過國門，到過歐洲，却還沒有入過嘉峪關。在她的憧憬中：嘉峪關內的國土乃是天堂一般的華美富麗。在她的腦海中，上海是人間的樂園；南京的偉大，遠在蘇京之上；蘭州也一定比塔斯干還要熱鬧。如果她發現蘭州的滿街都是灰土，連電車都沒有的話，將不知如何想法。關於內地的一切，我始終未敢對之明言。

哈密沙親王的後代子孫如今都住在鄯善，據尼牙娃子有一次告訴我說，在從前，鄯善是額敏和卓王的治地，他和沙親王是一家人。第八世傳到有瘋狂病的葉明和卓，他的福晉就是沙親王的愛女。閨閣中常傳說不少的穢聞，致引起族人對她的不敬。

『我以爲不可一味埋怨她，』尼牙娃子橫豎起兩眉對我表示道：『我們應該爲她設身處境一想：如果你的伴侶是個瘋子？你怎麼樣？』不過在邊陲上，一般人把貞操看得很重。



鄯善一少女　尼牙娃子小姐

我曾送給尼牙娃子一頂美國出的闊邊的帽子。她高興得脫口說出維

族話。

「勒赫馬特，勒赫馬特（謝謝！）」她接着問，「納趣吐羅多（這是什麼價錢）？」

「吐過斯（九元）？」我說。

她又問這帽子是不是重慶造的？我祇得對之緘默無言矣。

艾木干

新疆的棉花是中亞聞名的，最大的產區在南疆，產量之多，纖維之長，陝西棉固不足與抗衡，其實美棉亦不過與之等耳，然奈交通不便何？鄯善的棉花也不錯，這裏出的褡褳布相當精美，就是因爲此地產一種朵子既白且大，而纖維又長又細的棉花。維族人名之曰『艾木干』。艾木干就是『洋種棉花』的意思。這艾木干比美棉或加拿大棉還要好。

五年前我曾用艾木干做了一牀被褥，用至今日，依然是那麼柔鬆輕軟。可惜新疆的紡織業至今猶未自人工進步到機械。我人豈止辜負了這大好的棉花，被我們辜負了的物資，單是新疆出產與蘊藏的就太多而不勝枚舉了。

新疆位於戈壁高原。鄯善的海拔是三二五〇尺。天山南北兩面的地質時代及結構情形，大致相同，礦產亦相類。鄯善城外已受了變動，地質的構造已成了傾斜形的：在那有結核不完整的灰色沙土層下，是深色含石膏層和紅沙層，傾斜度比較大。這兩層都是第三紀的下部地層。

鄯善的氣候最合乎江浙人的理想，祇是沒有雨水。此地人種田：既不仰用雨水，熟地經雨生鹼呈白硝，不宜穀類；亦不倚仗雪水，雪水流來多夾沙石，浸漫熟田，立成沙地。而灌溉全恃泉水，河水，渠水，坎井水。

書至此，我每歎漢唐經營西域，到處都有四五百里長的大渠，今日到處皆見其遺蹟殘墟；延綿十餘里的屯衛，規模宏大，氣派蓬勃，何古今人不逮之甚也。

閒話突厥

由鄯善西行至槤站子，在公路旁有一座圓頂，狀若瓷瓶的塔，高四五丈，很美，那樣式的搭在口裏還不多見，是一座古代突厥式的建築物，因是魯克沁回王蘇剛所建，所以就叫做蘇剛塔。每逢回曆節日，回教徒多不遠千里趕來膜拜。教徒們至今都不敢攀登塔頂，據傳，攀登過的人回家之後，兩腿奇痛上七天七夜便死了。筆者和若干友人攀登過兩三次之多，但至今猶未死。其實因爲登塔的梯級做得太大，每上下一級都很費力，並不致於腿痛。

這建築關係到中國突厥族的藝術。東方藝術史上的謎，就是在沿西域通路的中亞細亞的東南部。曾經住在這裏的突厥族的發祥地究竟何在，無法得知，大概總在內外蒙新疆一帶棲息過。

漢代的丁零，就是魏時的高車，原乃古代突厥族之一；乃後來回紇的祖先。再如漢代的堅昆，便是唐時的黠戛斯。同時漢代的烏孫，康居，大月氏等也是突厥族。在大月氏之後勃興起來的嚈噠也是突厥族。

突厥的譯音是止確的。現今土耳其的這個名字是由突厥轉訛而來的。本來他們原住在葉尼塞河水源的附近地帶，自六朝以來才發現於史册中。後來他們轉往中國北方的塞外，分成了東突厥和西突厥。西突厥住在現今的西土耳其斯坦，在唐高宗時，他們却是中國人。其餘的在中亞創建過不少的王朝：花剌子模，鶻悉那(伽色尼Ghazni)，塞爾柱Seldjuk，都是史書上有名的，突厥族再西遷的便是鄂斯曼 Osman。

再如帖木兒這個人，倒確是突厥族的血統，他的後代還在印度建過莫臥兒帝國。

一百零八塊金磚

我們敢肯定地說，所謂突厥族藝術，就如這鄯善附近的蘇剛塔在藝術上所表現的，是很受了希臘羅馬系藝術文化的薰染。從地理上來看，他們受波斯的感化，亦復很深。易言之，他們曾從波斯的安息國吸收過希臘的藝術，也曾自薩山朝承受過歐洲藝術的影響，儘管薩山朝在西元六五一（高宗永徽二）年，曾爲回教徒所滅，當然也不無爲回教藝術的潮流所支配，但根基很深的薩山朝的藝術是十二分不易被猝然磨滅掉的

，至今精萃依然存在。例如俄國波布林斯基先生所藏古物中，便有和今世相彷彿的地方。至於蘇剛塔就更不用說了。

所以我覺得研究中古歐亞文化和藝術的地方，最合乎理想的當在新疆，遍地隨時都可以有俯拾卽是的古蹟和實物，以供研考。各國專家過去一再來新的目的無不爲此，且無不滿載而歸。但國人有志且有恒於此者有幾。

新疆境內一再被發掘的古物，今傳於世的不知凡幾，然多爲外人所獲，珍之藏之於異邦，保存於中國境內者幾希！

且不談別的，現在我要舉一兩件近世的事情，有詢於關係方面。並希望負其責者予我人一圓滿的答復。

清末慈禧太后八十大慶，四方貢賀：土耳其國會以上好足赤而且雕刻得極其名貴的小金磚一百零八塊爲之壽。此物當年送至新疆，新疆當局決未轉送北京，但這金磚今已不在新疆，誰拿去了？又和闐人民特製雙龍搶珠鵝黃大地毯貢獻太后，此物亦未內運，現在又不知那裏去了？這就無怪乎外國人在新疆境內隨時偷掘古物，長揚而去，如果人家不宜布的話，我輩竟不自知，得、因之而興歎耶？

唐僧的火焰山

出鄯善西行，至馬廠，溪水清碧，農舍密佈，誰也想不到沙漠中有此良境；前站連木沁，鄉村毗連，桑楊夾道，市井繁榮，街舍堂皇，此乃戈壁中魚米之鄉也。綠橋蔭影，河水無冰，境無積雪，溪頭苔蘚，岸上蒔花，誰敢相信此乃斯境中的隆冬景色？

越連木沁，便入了紅土色的沙河地帶，景況大異：四季無草無木，無河流，無池沼，惟一片紅沙黃土，四望無際；如認爲這大地上尙有點綴的話，那僅有倒斃在沙漠上的駱駝或馬屍，等待着自然把牠逐漸地風化成白骨，腐蝕成灰土；旅人至此苟不幸而逝，其遭遇諒來亦不能例外。苟必欲强說此一帶未必沒有樹木的話，那祇有一根根的電桿，聊供解嘲耳。

至勝金，旅人無不興奮，說是到了唐僧玄奘當年取經曾經到過的火焰山了。我在此未見有火焰，倒是一片赤紅的山岡土地，好似曾被大火狂燒過一場。

在那紅色的土山邱上，有一根鐵樁插立着，傳說此乃唐僧繫馬用的。我們越是不相信，那班附會其說的人越是紅漲着臉說得那麼認眞。往昔旅人至此，誰敢不焚香祈禱。在勝金的山麓與水畔，有着不少與西北各地土窰類似的洞穴，這是本地人夏天裏避暑的勝地；這地方夏日亢熱，可以把人活活地熱死，這倒是事實，火焰山之名，諒係因此而名。

這裏最耐人欣賞的是那棲息在山壁峯嶺之間，難以數計的鴿羣。回敎的世界裏是鴿子的理想之家，自由之國，因爲回敎徒視鴿子爲神，誰也不敢吃牠！——此一信條之威力，較諸今代人類的世界大憲章如何？一笑。

到了吐魯番

鄯善至吐魯番才八十九公里。吐魯番是亞洲大沙漠中氣候最熱的地域。夏日亢熱難當，多季氣候亦不過如江浙的秋天，由鄯善至此如入另一世界。

所有的機關都設在漢城裏，這裏除了一爿山東人開的小麵舖外，別無商店，買賣商家都在半里外的回城裏。

到了吐魯番，國語便行不通了。在新疆，直到現在，能說幾句國語，會寫幾個漢字，也許寫出來的竟是別字，說出國語來很費解的人，已經就算是「學者」了，就很可以在衙門裏當個一官半職的。

在這環境下，地方政府出的佈告，字跡歪歪扭扭，語句似通非通，上首漢文，下首維文，過去還加俄文。出佈告用的紙張豈但不講究，簡直太不成話，並不是爲了省紙，而是隨手拿起一張紙就寫，在那賬單似的佈告上，蓋上一顆關防，煞是難看，可是效力發生了，在我的心目中，新疆民衆是全國最守法的。

我曾在吐魯番縣城的東門口上，看到過如下的一張縣政府公告：

「維（爲）上頭（峯）命令：急急要用成批馬。本府該交（繳）口口匹。決定下來：每四家出一匹，三天該送齊，不齊就不要，就罰，此令。」



吐魯番鄉村景色

縣長乃親民之官，我覺得現在最能親民的縣長在新疆。某家走失了一頭羊是小事，但得找縣長。縣長派科長見他，不行！非見縣長不可。見不着就一直等在縣衙門裏。等餓了回去吃飽了再來；等到夜，回去睡一覺明天一早再來。儘管後來縣長並沒有替他把羊找着，甚或就始終未派人去爲他找；可是那失羊的人非見到縣長把話交代清楚了不走！這是荒漠中孤僻的人民的成性。

邊陲上最通俗的語文

今日新疆通行的語文有四：國語，維吾爾語，哈薩克語，俄語。其中以維吾爾語文最爲普遍，人人都通曉維文。維文很容易學，文法極簡單，哈文跟維文大體相似。祇要會得維文，走遍中亞細亞就不至於發生語文不通的困難，在新疆，漢文版的報紙發行量遠不及維文版多，尤其在南疆一帶。

維文是用卅二個字母，並藉用了幾個阿剌伯文的字母輔助着拚綴成文的。這文字有兩大特點：第一，牠固然也是橫寫的，不似拉丁系語文由左至右，而是由右至左。第二，每一個字母有四種不同的寫法：單個字母寫法；字母在一字之首寫法；在一字之尾寫法；以及在一字之間寫法。但沒有大小寫之別。

人在新疆同時會得漢、維、哈、俄四種語文的不算希奇；猶之乎內地人會說各地方言，更好比歐洲人能說好幾國語文。

最堪注意者凡由中亞或亞洲北方去新疆的外國貴賓，莫不是精通維哈語文。其可怕尤不止於此，他們用自己的文字編寫了一部極其完備而又通俗的學習維文的書。祇要念完此書，維文便可暢通，哈文也就不成問題了。

這跟某國人用英文編寫的漢、回、蒙、藏、滿文綜合字典及學習法小有不同。前者是公開發售的，迪化市上便可以買到；每本新幣八元。後者卻是某國的軍事秘密，儘管已成了公開的秘密，也不肯讓中國人輕易見到。

且不論外人之用心如何，我人殊有反躬自省一番的必要：直到目前爲止，有用國語編印的全國各宗族語文的字典及學習用的課本麼？今後苟仍不加緊這一方面的努力，誠爲可慮！

葡萄乾的世界

吐魯番的回城確實比漢城熱鬧得多，兩城之間雖沒有電車或公共汽車，却有那來往不絕的「阿拉（馬）巴（車）」，甚爲稱便，任何人均可搭乘，極爲公道。

這一座世界聞名的「火城」，予人印象最深者就是遍地都是賣葡萄乾的。這裏是葡萄乾的世界。如果交通方便，而在這裏設一所葡萄乾廠的：一則可以外銷，再則國人如果嘗過這裏的葡萄乾或瓜乾杏乾的滋味，便不會再要吃外國的了。

新疆賦載：「石蜜包匭——出綠葡萄，截條植地而生，回人謂之奇石蜜食。乾隆年間（西元一七三六——一九四），移植禁苑。……魏文帝（西元二二〇——二二六年間）詔羣比西國葡萄石蜜，石蜜之首，頗近回語，豈當時亦曾見此耶？」由此可見，一千多年前，交通那麼不便，沿海的人都曾嘗過石蜜的滋味；在這二十世紀裏，請問京滬一帶的人們吃過國產葡萄乾者有幾？

葡萄紫色的不及綠色的，綠色的則不及白色的。新疆賦內所說的綠葡萄乃是指布哈爾所產的，推斷起來，吐魯番的葡萄亦必自布哈爾及中亞細亞一帶移來的。

最好的葡萄乾是綠白二色的。越乾越好，入口如蠟，一嚼如蜜，不沾齒，無核，皮薄若脂，透明元潤，粒粒猶珠米，擲之有聲。像這樣好的葡萄乾才賣一元多錢一斤，已經是比從前大大地昂貴了。這些葡萄乾並不是經心製成的，而是牠在枝藤上自然地結熟了，墜在沙土上慢慢曝乾了，隨手撿拾起來的。苟再稍加精製，稍加裝璜，用以外銷，這又何嘗不是一件重要的出口物資呢？不知今日上海是否猶是美女牌葡萄乾充塞市場？

歡迎批評・介紹・訂閱



老牌「面友」含有貴重藥料「白裏仙」確能白嫩皮膚去除雀斑而對於去除烟容尤著特效
另有面友香粉
香濃粉淨
（各處均售）


黑人髮漿
黑人：霜
黑人香皂
黑人頭水
黑人頭油
黑人牙粉
黑人美髮霜
黑人牙膏廠出品
總經理百昌行

淠淮水鄉

胡嘉

淠水流域

『淠水，在六安州西，源出霍山，經州界西北。……又東北流經霍邱縣及壽州界，入於淮。水經注所謂泄（沘）水也。一名白　河，俗呼為二郎河』。

讀史方輿紀要卷三十六江南八

淠水上源

筆者因乘旅行立煌之便，有機會探尋到淠水西河的上源，那是非常難得的。這是一個萬水叢嶺，參差盤曲的所在；平時，寧靜的溪澗，只聽見流水潺潺，終年不斷，永遠在空谷奏着柔美的音樂。可是每當鬱氣蒸鬱，山洪暴發的時候，從前的涓流，忽然變成了瀑布；由於河床地勢的傾斜，巨石的障礙，轟隆轟隆地，好像潮水一樣地湧來；那情形，是看慣平原的河渠的人們難於想像的。只是這一種動人的景色，不過在雨後二三天以內可以見到，過後，重又回復到原先的寧靜。

淠河流域的雨量，要算七、八、九三個月最盛，冬季雨水較少，所以叫做「枯水時期」。枯水時期航運的能力很是薄弱，要到流波礶下游一百餘里的「蘇家埠」纔可暢行。因此流波礶河邊的竹筏，一直停着，很少有機會開行。

從流波礶下去，比較大一些的市鎮有麻埠，一作蔴埠，那是「六安茶」的著名產地。距離流波礶僅三十里。六安州志：「麻埠鎮，即故麻步山也。」為古邊城郡治。

麻埠下去三十五里是獨山鎮，出產茶、麻。獨山就在淠河之濱，那裏的風景很美麗。

蘇家埠離六安陸程四十里，水程五六十里，是產蔴著名的地方，商業的繁榮可比麻埠。從這裏起，到正陽關止，水程一百二十七公里（二百五十餘里），載重三萬公斤，吃水七八公寸的帆船，可以通航。下水日期，約需四五日。上水如順風，則須水手數人持篙上撐，或沿河拉縴，費時約七八日。逆風往往要半月以上。

韓擺渡在蘇家埠下游十里，商業情形不如蘇家埠，但因立合公路在這裏通過，將來也許會逐漸繁榮。

再三十里便可以到六安。

六安一瞥

六安是江淮流域最熱鬧的城市之一。六安在春秋時為六國地，梁置「州」，宋置「軍」，元復「州」，一直到民國纔改「縣」。所以在政治上，這裏是皖西的重心。在抗戰期間，省會遷來六安，後來又移立煌。從前立煌並不設縣，屬於六安，所以舊志稱：「州封疆廣衍，沃野千里，東有龍穴，西有武陟，霍嶽鎮乎南，沙河縈其北，萬山磅礴，控引荆湖，千里萬塗，直達梁宋，實廬州之喉舌，淮西之要地也。」這次抗戰，六安雖經失守，但是失而復得，在國土的最前線，始終肩負着重要的使命。

六安全縣土地面積三、七九三・五〇方公里，人口七〇二、三〇六人。出產以茶、蔴為大宗。「九公山蔴」和「齊頭山茶」，都是名聞全國的特產。

在交通方面，現在除了「立合公路」經過以外；水道有淠河，直達正陽關；將來「合葉鐵路」建築完成，六安的地位一定會提高。普通地圖上已經把合葉鐵路畫上了，其實這還是條計劃線。

六安的城牆現在拆除了，但是城根並沒有鏟平，還保留着原來的遺跡。城中一座鼓樓，好像繁華的樞紐，從這裏通出四條大街，尤其是南北中山街都是很熱鬧的。

無論從東面的合肥或舒城，西面的立煌或

商城，來到這裏，離城四五里，就可以遙遠地望見六安城中兩座塔：一座在黃大街，一座在北門外，好像是六安的標誌。

總算有一個偶然的機會，在從北門外碼頭經過大街的時候，發現了一塊左良玉的石碑。又在關岳廟中，看到同治八年五月，新建吳坤修題「漢九江王墓」碑；按史記卷九十一黥布列傳：「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四年七月，（高祖）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後布反，走越，為鄱陽人所殺。張守節史記正義：「英布冢，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饒州故治即今江西鄱陽縣，所以英布並沒有死在本鄉，這裏的墓，一定不是眞的了。

關岳廟年久失修，破壞不堪，神像剝落，只剩軀殼。但是屋宇寬敞，環境清幽；沒有走近的時候，很遠便可以看到它那雄巍的外形。

離開這裏不遠，便是六德公園；園地很大，一進門就是荷花池，上面有一座九曲橋，橋心建亭，可以憩息。公園後面，叫小南海，在竹林深處，隱藏着一所觀音庵，善男信女，來這裏膜拜的很多。

「銅頭鐵嘴豆腐腰」，這是古來相傳形容六安人的一句諺語。「鐵嘴」的意思是說他們好吃火鍋，不怕燙嘴。這也許是六安山中盛產栗炭的原故罷。

從六安到正陽關

從六安到正陽關，陸程一百八十里，水程二百餘里。記者是陸水兩路，完全走過的。因為兩地並無公路築通，過迎河集，靠正陽關一帶，又多港汊阻隔，倘非輕身旅客，還不如順着淠河，搭船下航。

照例，下水船，遇着順風，這段路程，頂多行一天半。可是，事實上很難碰到這樣好的運氣；因為淠河的水量，是並不很大的。水道的彎曲，增加距離的長度；河床的泥沙，也減少行舟的速率；有時給擱淺了，雖然舟子下水推挽，費盡力氣，結果只是繞圈子；因此，在這種情形下，每天最快也不過行六十里。

普通從淠河下運的貨物，有麻、紙、竹、木、香菰、茯苓、栗炭、竹掃帚……等；上行貨物，大半是窰貨和食鹽，還有從蚌埠一帶運來的洋貨。

淠河終年不斷担任着調節貨物的工作；同時也帶來了不少都市的風氣，六安已經像江浙的小城市一樣；正陽關雖然是壽縣的市集，但其繁華程度，却超過縣城。

新安集和順河集，是六安下去比較大一些的市集，彼此距離約是十五里。順河集的東面十里附近是木廠埠，陸路必經之道。再下去是單家埠，離開六安六十里，在河西。河東三里叫馬頭集，是六安、壽縣、霍邱三縣交界地。商業情形比較單家埠熱鬧。這裏的農產物很豐富，米、麥、雜糧，……甚至雞和雞蛋，市價比較六安低過三分之一以上。

隱賢集距離六安和正陽關各一百五十里，相傳唐董邵南隱居過這裏。董邵南是唐安豐人，安豐故城，東晉僑置，在壽縣西南六十里，恐即在此。這裏有省立第九臨中，是淠河沿綫文化最發達的地方。

迎河集距隱賢集三十里，市集很大。當抗戰期間；壽縣淪陷，遷移保義集（在隱賢集東三十里）。正陽屹立西北，居國防最前線，每次有警，迎河集是退守的地方。所以保義集為壽縣的戰時政治中心；迎河集為正陽的戰時商業根據地。這裏因淠河水深，航行便利；水產豐富，魚蝦極多，是壽縣的財富之區。

從迎河集下去三十里，是大店岡，那裏離開正陽不遠了。捉魚船集中在淠河兩岸，青魚、鯉魚、和大鯿魚……，看着漁人從沉重的漁網中一條條摸出；尤其是新鮮的青蝦，過去記者在大別山中難得嚐到這種美味。而且只要化上幾十元，就可以買到一大碗。

從大店岡下去，河面闊了，水量大了，同時河水也逐漸地渾濁了，在這種場合，是最適宜捉魚的，所以捉魚船在河中往來如織。只是在這個年代，看見了捉魚船，反而給客船上的旅人一種惶恐，因為害怕水滸傳中的浪裏白條會冒出水來，把人同行李一齊吞去。

淮水流域

「淮河自河南固始縣而東流入界，經潁州南霍邱縣北，潁上縣南，又東經壽州北及懷遠縣城南，又東經鳳陽府城及臨淮縣城北，……而入海。長淮南北，大小羣川，無不附淮以達海者。而渦、潁、汴、泗諸水，則尤要害所關也。……楊氏萬里曰：「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也。」』

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九江南一

水城正陽關

正陽關是一座水城。

它的情形，正同壽縣相像，四面給水包圍着；站在任何一角，看起來都是河水泱泱。正陽就像一隻倒掛的直角三角形，西北邊靠近淮河；這中間還橫臥着一塊沙灘，土名「白堆」，水漲的時候給淮河淹沒；水退的時候範圍很廣，所以搭乘大船，都須在北關外船塘邊先雇划子，再在五里外的沫河口下船。

南關外，是渭淮兩河的會口；因此南北兩關，是船戶的集中地點，也是商業重心。想不到正陽原是壽縣一鎮，但是在經濟上的地位，縣城反居其下；熱鬧情形，也遠不如；壽縣城冷清清地，只在「北關集」有一些市面。鄉下人要趕生意，情願來正陽；除非發了財，做鄉紳，可以住下縣城。

因爲正陽關當淮、潁、渭三水之會，爲水陸要衝。皖西北豫東南的貨物，都在這裏集散，米、麥、雜糧、茶、蔴、桐油、菸葉、油菜籽……等，都是江淮流域的重要物產，也是正陽關的主要商品。

雖然正陽關的面積不滿十方公里，但是儼然一座很熱鬧的城市，有關樓，有區署，有商會，有紅十字會。正南正北兩鎮，是許多大商店的分佈區域。

這裏也有一所公園，規模不大。北關外有迎水寺，建築在水中央。抗戰期間，正陽幾度告警，敵屢來犯，可是它的結果終於在國軍的手中，一直到勝利。因爲北關地處正陽的最前線，所以現在北關外夾河岸的一座砲臺邊，還看得見當時砲火的遺跡，保留着光榮的紀念。

記者細看正陽的繁榮，完全憑恃着交通的便利。從早到晚，在光滑的青石版大街上擁擠着的，都是來往的客商；所以正陽商店，除了行家和百貨店以外，最多的是菜館和旅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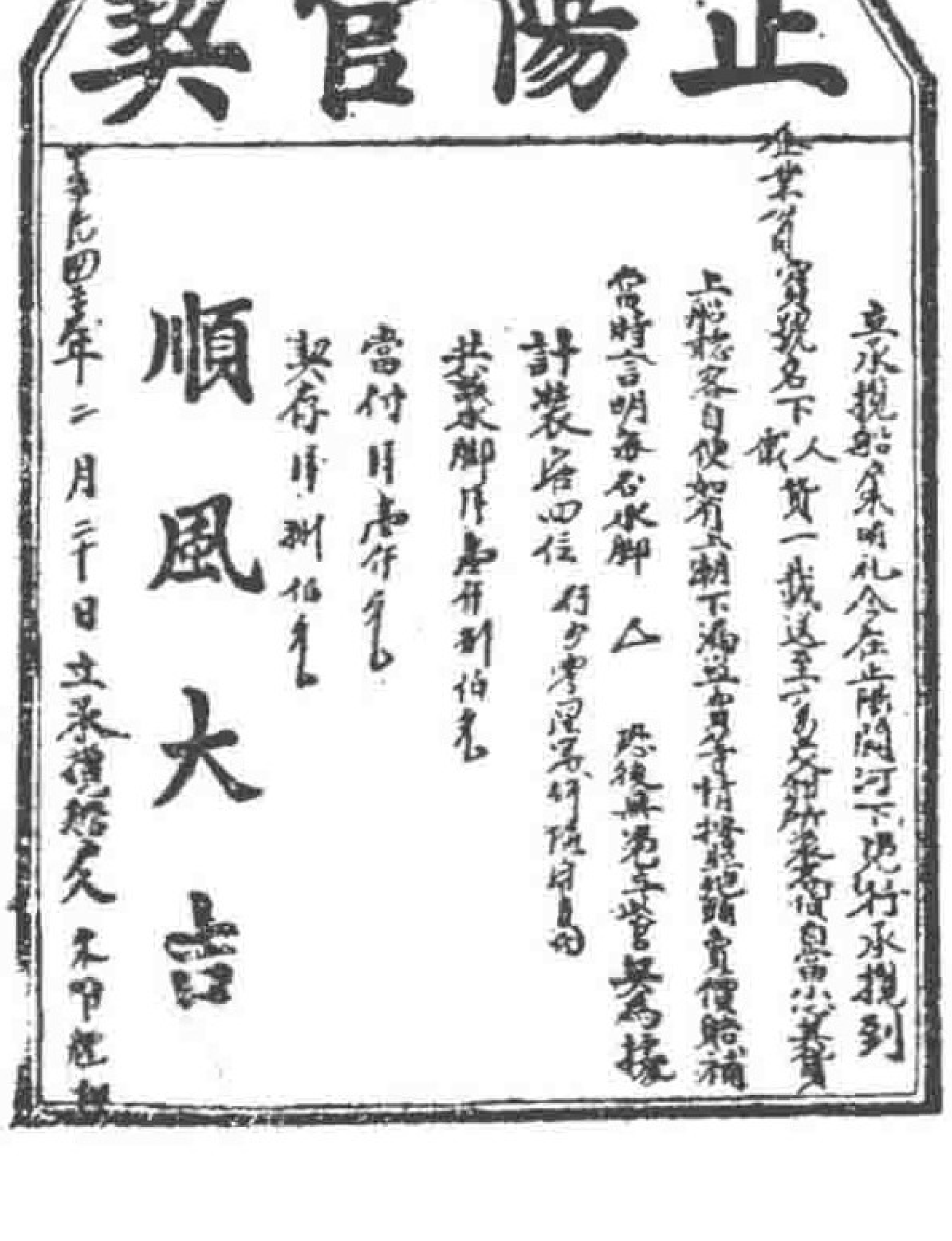
從北關外到沫河口一帶，可以說是划子的世界。舟子划船特別有本領，雙手執槳，運用靈活。記者後來回上海時看見三輪車在馬路上飛奔，有時驀然來臨，很容易想像正陽河邊的情形。

在正陽雇船，無論裝貨或載客，都須經過船行的介紹，他們從中取佣十分之二；但是很負責，只要看他們發出的「正陽官契」，就可以知道。這種官契(見左角縮印圖)由旅客執持，船到目的地後分裁各半，由船戶繳還船行報銷。

淮河下航

一個冬天的早晨，天還沒有全亮，我們就在沫河口開船，順着淮河下航。沫河口，雖然同正陽只隔着一條淮河，已經是潁上縣的境界了。抗戰勝利後蚌正通航，不像淪陷時代有拘束，因此從前只開到壽縣或田家庵的小汽船，也一直開到沫河口。爲了靠正陽水小，容易擱淺；所以沫河口益發熱鬧起來。東下蚌埠，西去阜陽或界首，無論來包船的，搭汽輪的……大多在此上落；簡直變成了正陽的交通站。

船戶姓張，這裏的習慣，不叫他「老闆」，要叫「管船的」。張管船的娘子老是竊笑我們叫她老闆娘，「老闆娘，老闆娘」，好像小孩子學語撒喊叫。張管船的勤儉誠實，往來蚌



正或正六之間，也帶些貨竇，從蚌埠上來是帶鹽，這次下去是帶魚和柴，帶到蚌埠，利息在三倍以上。

淮河的水，究竟大得多；下水，很輕易地漂流下去。不像在淠河中那麼要船夫下水推挽。從沫河口下去，因爲是平原，兩岸單調得很；而且十分冷落，要經過十來里路，纔有一個小小的村落。平時，船家總喜歡結伴而行；現在，爲了地方的不靖，更加怕孤帆獨行。正陽壽縣之間，是淪陷時期陰陽界的地方，一向是禁地，現在總算解放了，所以好多的船戶，他們到蚌埠去，也很陌生，可是久別重逢，心理上却是十分喜悅啊！

快到鳳臺的時候，經過峽石口，那是淮河沿岸風景最好的地方。先是河東發現一座山，很淸秀，並不雄偉。半山還建築一所很宏敞的寺院；看慣皖北一帶茅屋的簡陋狀態，難怪管船的要驚爲仙宮，高聲叫我們出來看風景了。後來河面漸狹，水流湍急，河西彎頭，也現出岡阜，上面建築亭障，形勢險要。讀史方輿紀要：硤石山在壽州西北二十五里，夾淮爲險，自古戍守要地。上有硤石城。水經注記：「淮水又北逕山峽中，謂之硤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西岸山上有馬跡，世傳淮南王乘馬，昇僊所在也。今山之東南石上，有大小馬跡十餘所，仍今存焉。」

又通釋：「硤石以淮水中流分界，在西岸者爲西硤石，屬下蔡：在東岸者則屬壽春。」下蔡縣，明廢，即今鳳臺縣治。

所以過了峽石口沒有多少時候，當夕陽返照之下，我們的船，在金黃色的波光帆影中，就很平安地到了鳳臺縣。

這裏離開正陽關，已經九十里了。

田家庵的煤礦

鳳臺縣，即春秋州來，漢置下蔡縣，明廢。淸析壽州東北境置鳳臺縣，與壽州同城，同治間徙下蔡，即今治。

鳳臺和壽縣，在抗戰時期都曾淪陷，現在只剩一座很荒涼的縣城。碼頭靠近南門；走進城，盡是住宅，很多地方還保留着砲火的遺跡，斷垣殘壁，滿目悽愴。城中熱鬧的大街，遠不及正陽關繁盛。

標語、佈告和機關，觸眼皆是；表示這裏原是政治中心，不是商業都市。

鳳臺附近，治安不靖，晚上，在恐怖中過去。

早晨，天還沒有曉，管船的大兒子看見是好風，連忙結伴開行，一連幾十隻帆船，增加了不少胆量。

淮河是彎曲的。昨天，從正陽到鳳臺，走的東北方面；現在，又要東南行了。眞是一帆風順，瞬息數里，只聽見船頭的水拍拍地響，兩岸的草木向後退移，好快的速度，不過四小時，已經行了九十里，前面是田家庵。

田家庵，一名下窰，淮南鐵路起點，淮南煤礦所在地。依權威方面估計，煤儲量約兩萬萬公噸，其中可採量約達八千萬噸。戰前該地的採煤公司有二：一爲商辦的大通煤礦（大通公司經營，礦井在上窰。）另一爲國營的淮南煤礦（建設委員會淮南煤礦公司經營，礦井在下窰。）二十六年產量約五十萬公噸。戰時敵僞組織「淮南炭礦株式會社」，經營大通、九龍、同山等煤田的開採，販運及其附屬事業。

田家庵的市集並不大，完全依賴礦業繁榮。過去因爲淮南鐵路的起點，和淮河汽船的終點，交通便利，所以比較現在熱鬧。

田家庵附近淮河河面廣闊，風浪很大，遙遠地看着車站在面前掠過。

這次我們是給風吹過了田家庵。

下去，灣子大，風向轉，淮河走向，又往東北了。中途管船的又上岸拉縴。

傍晚，到馬頭城，我們不敢停泊，繼續開行。馬頭城爲晉安帝時古跡，我們在船上臥遊而過，眞是可惜。

再下去是荆山口，水經注：「淮出於荆山之左，當塗之右，奔流二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也。」讀史方輿紀要：「南北多事，荆山常爲襟要。」荆山和塗山互相對峙，形勢天然，據說荆塗二山，相爲一脈，淮水泛濫爲害，大禹鑿通爲二，今兩山間有斷接谷濱淮爲勝云。

過荆山口不久，就到懷遠縣城，那裏的荒涼情形，不亞於鳳臺。碼頭離城約有四五里，因爲天黑，未能暢遊，也許這裏離開蚌埠太近

了，只有二十五里，所以在商業方面，無法繁榮起來。

從鳳臺到懷遠，全天舟行一百八十里。

蚌埠重到

早晨，從懷遠出發，在朦朧中尚可看見蚌埠麵粉廠的煙囱中在冒出窵窕的煙絲。不過兩小時光景，我們的船就擠軋在叫囂、淩亂的船羣中了。河道是這樣的狹窄，碼頭又是那麼傾斜，必須跳過一個個船頭，再踏上很長的跳板，纔得上岸去。偶一不慎，跌下河邊，稀爛的黃泥漿會把你埋葬在裏面。記者很不明白蚌埠當局爲何不多造幾個碼頭，而寧可讓人把船橫接起來，加上跳板，向走過的人索取碼頭錢。

由於交通的便利，造成了蚌埠今日的地位。一條津浦鐵路，加重了它在政治和軍事上的使命。有不少人認爲蚌埠同合肥和安慶一樣，够得上省會的資格。

淮河向稱中國南北的分界線，一河之隔，風物全異。正爲蚌埠是在淮南，所以南方的都市氣味重些。這幾年，從淪陷區搬運物資到自由區的商人，集中在這裏的很多。對河河溜鎭，是自由區的商站；那裏同北方的界首，都因抗戰而興盛。蚌埠好算安徽省的小上海，都市的風氣，全從這裏和蕪湖散佈開來。

在火車站附近，還可以看見不少日本俘虜，他們鬼鬼祟祟地，手裏拿着小藥瓶，向路人兜售。買客要看貨，他們絕不放手；要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爲的怕貨搶去，或是砸了。記者想起淪陷期間，他們是何等的威武！假借統制的名義，沒收旅客的行李。連記者交給行李房代運的東西，也偷了去。所以一再經過蚌埠，總覺頭痛。這次重到，比較有了一些好的印象。

安徽省政府決定要把蚌埠設市了，希望它從此會有一種新的氣象和新的進步。

理得心安吟

陳樹人

天壽甯攖念，榮枯可等觀。人生有眞義，理得自心安。聖哲尊周孔，英豪仰范韓。屠沽何所愧，倘理得心安。素其位而行，居易以俟命。理得更心安，無爭也無競。夷齊甘餓死，文謝慨捐生。理得綱常重，心安性命輕。澹泊以明志，甯靜以致遠。理得又心安，功名何足羨。眞理非難得，眞心亦易安。苟無慚俯仰，人自可稱完。陋巷亦堪樂，敝袍何覺寒。問由曷能此？理得乃心安。去欲存天理，爲人務所先。此心如自得，何處不安然。所能盡無餘，所需取僅足。理得心亦安，人生眞幸福。理得甘貧賤，心安耐苦勞。死名殉利者，天下尙滔滔。

國華銀行
辦理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各種儲蓄信託事項
詳章備索
總行　上海北京路河南路口

成都花會

參閱本期『花市春棚』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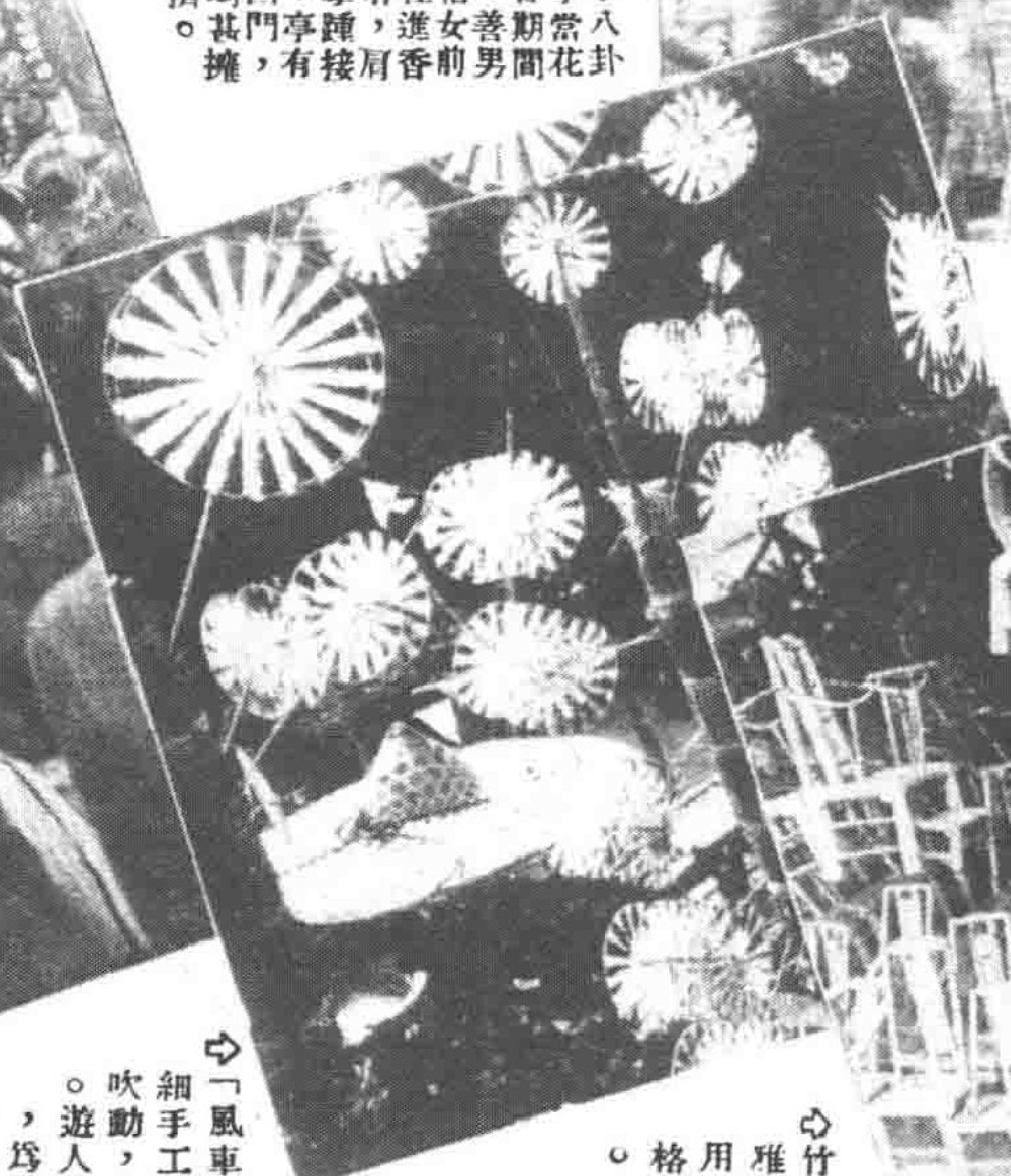
⇧青羊宮，銅羊爲唐代古物，富有歷史意義。大殿及八角亭建築莊嚴雄偉。



⇧八卦亭常花會期間，善男信女前往進香者，肩摩踵接，亭有四門，均甚擁擠。



⇨常花會期間，萬人空巷，熱鬧異常。圖爲中正路中，遊人擁擠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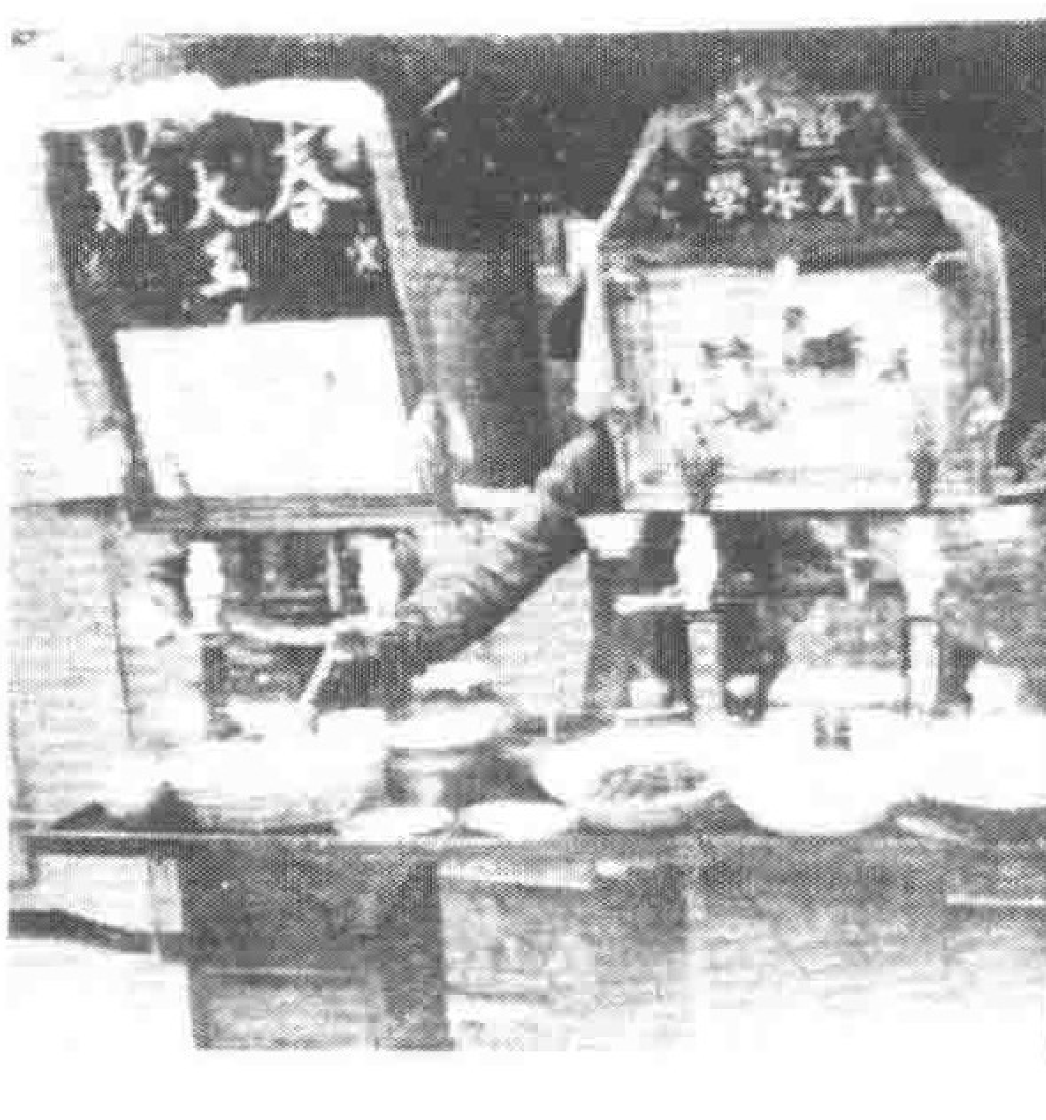


⇨「風車車」爲精細手工品，隨風吹動，美麗異常。遊人多喜購囘，爲赴會後之標幟。



⇨竹椅頗爲雅觀，耐用，而價格又便宜。

會場中小吃攤，形形色色，分門別類，各稱大王。此爲賣春捲小吃攤，亦大王之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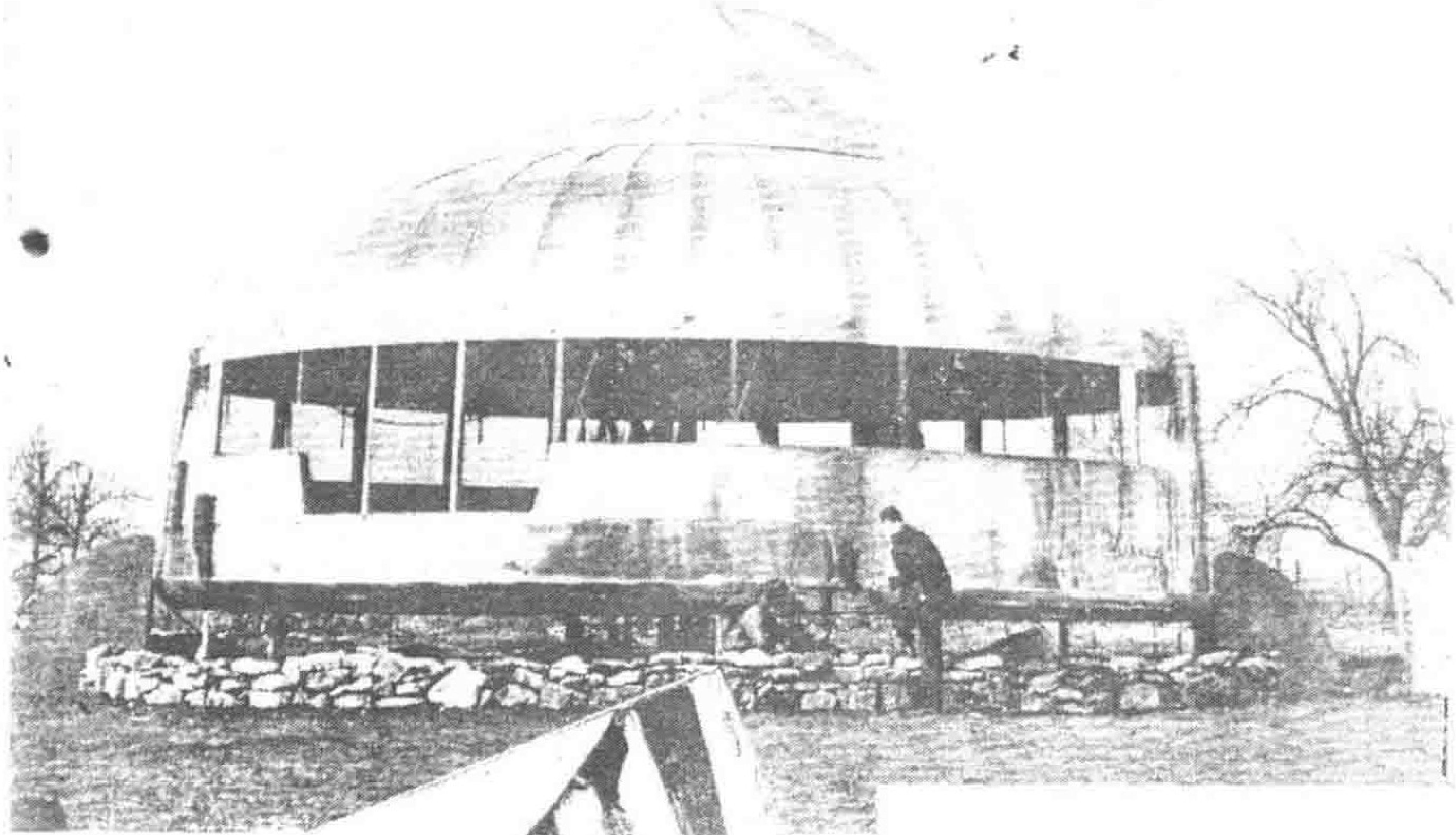
⇧糖餅、花生小吃攤中，不少摩登少女隨時購食。

手工竹器類，爲成都特產之一，大概分粗細工。細工中各種竹籃，竹袋，及玩具，非常精緻。⇩



環繞式新屋

繞式樓屋，現在架設在坎薩斯州威基達(Wichita, Kan.)郊外止，正不斷地受着裝搬運輸的試驗。屋基離地約有三呎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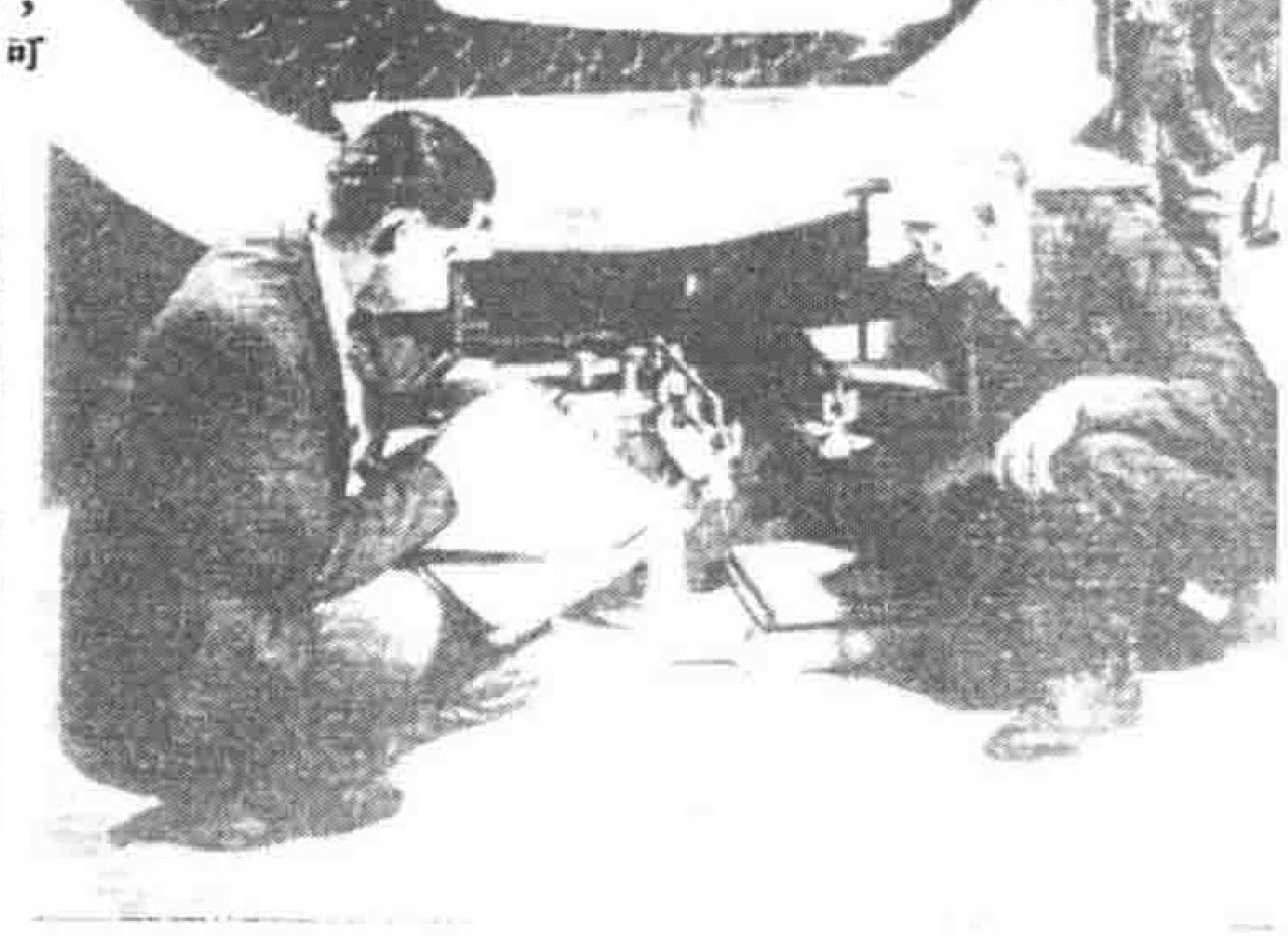




⇧臥室內家具按照常例佈置。建造環繞式房屋的工程師們，希望內部佈置的便利和舒適，可以使人們對它外觀上的偏見因此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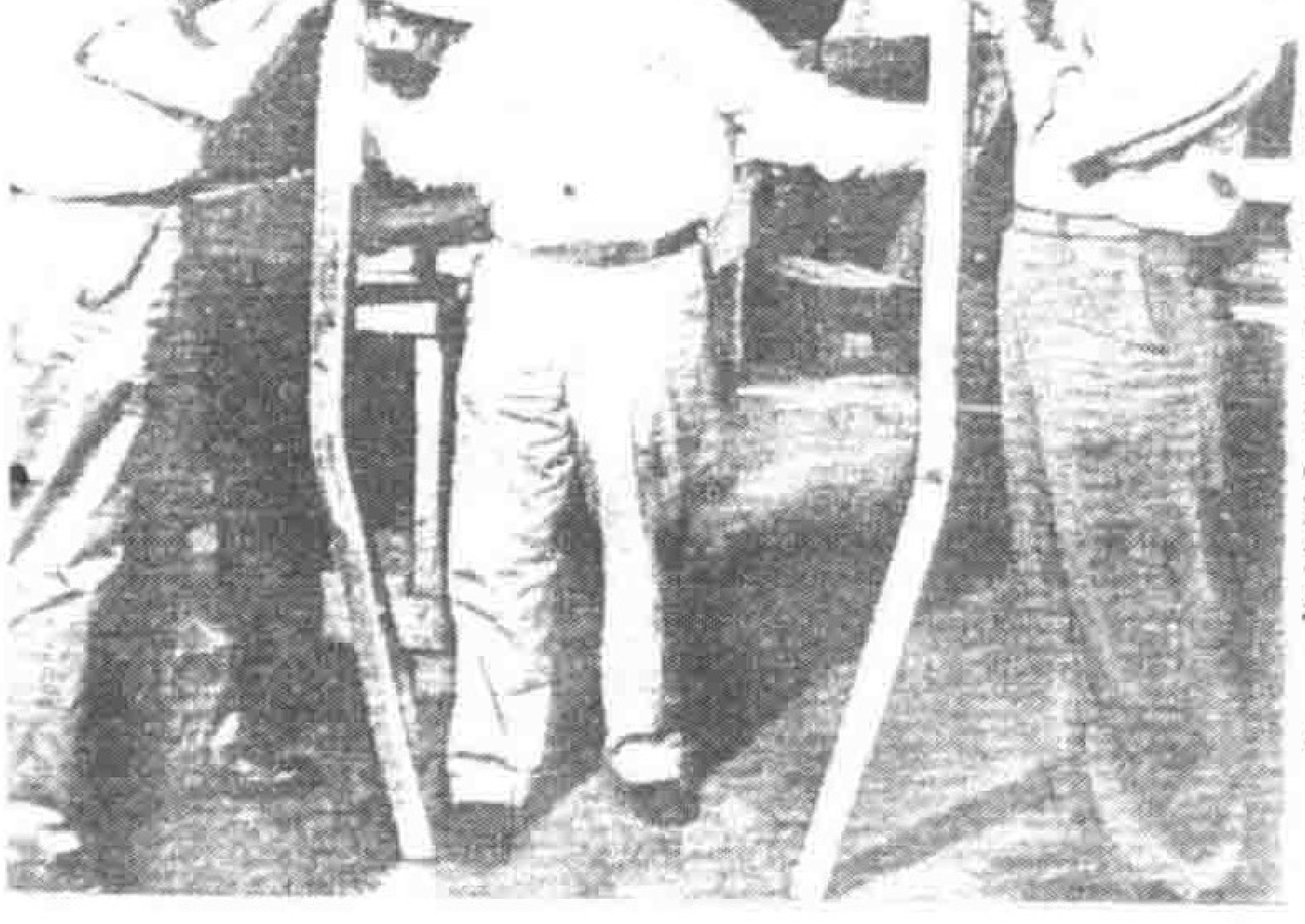


⇧起居室廣三百三十八方尺。本圖左角，交叉在特種玻璃窗裏面的兩根綫，便是錨索——支持牆壁地板的一種索子。



⇨測驗表格上證明這種屋子，可以抗禦每小時一百八十哩速度的颶風。房屋設計所有權，歸「福勒造屋公司」所有。「皮區公司」是它特許登記的承造商之一。

圖示福勒君站立於鋁質門框中間。身後是「皮區」飛機集合裝配處。製造飛機的工具，大致可用在「福勒」式房屋製造工作上，祇需少數的改換，便可應用。福勒氏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再招些其他廠家承造。⇦



台灣一月

德羣

上月下旬，當我在基隆上岸，坐汽車駛抵台北，借宿北投風景區的那天，開始認識了台灣風景的大概，雖然「今日的台灣」這書已告訴我許多，可是畢竟身臨其境，來得切實。這兒是西熱帶海洋性氣候，極適宜植物的生長，因此通年樹木常綠，花卉盛開，全島大部份之山地除新高峯等高山常積雪外，其他人跡所遍之山坡山坳都綠色葱蘢，怪不得當十七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在台南登陸時，歡呼着Formosan（按其義卽「美麗之綠島」的意思，但是就此西人以爲台島之西名）。可是經一個月的探索，我覺得這裏風景具備着廣量的輪廓美，質素不十分秀，況且歷史近，沒多大古跡可尋，以天生麗質的西子湖及故都北平比起來當然遜色得多，由此我想起了今年新年裏向一個歸自黔桂的朋友問起「桂林山水甲天下」是否實在的時候，他告訴我「逛過了西湖，在中國任何名勝都比不上了。」此話雖不一定絕對可靠，但在此時此地回味起來，覺得自有見地。

在台北

台北是現在台灣的政治及經濟文化之中心，過去也是如此——最初的時代卻繁榮在台南。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日人南進政策中，台灣是一個很重要的基地，台北是重心，不但軍事上加重佈置，輕工業及化學工業都大舉創辦起來，列爲台北名勝的三線路也在那時代闢的。台北的城垣已無跡可尋，四門的更樓却還巍然保存着，根據這一點，我們知道從前的城很小，週圍至多四華里，現在最熱鬧的市區在北門之北太平街，主要店舖，屬於吃的最多，洋廣貨及舊貨店次之，雜貨店門前從前的煙酒小賣的牌子還多釘着尚未拆除，一切商店，存貨稀薄，規模簡陋，據說向來是如此的，可見日人統治之下台胞們只能做一點小生意而已。戰爭期內受轟炸破壞得相當厲害，城內有好多高大建築物至今仍是斷垣殘壁還沒修復。

車客訴衷情

一個悶熱的中午，我們偕伴巡遊台中，在台北乘車時，車上已滿擠旅客，我們不得其門而入，只好從窗口爬進。每日車行班次比本土多上一倍，因此台胞們上辦公，上學校每天來回坐上百里火車是很平常的事。不過上下車秩序遠不及現在的上海北站，車內玻窗破碎坐椅拆毀，行李架斷折，一切設備，好像繼續在破壞還未到修理之期，我們坐的是二等車，但在天黑的時候竟無燈光。在車上無意中碰到一個善操國語的台胞，閒談之中，他告訴我一番值得一敍的言論，他說：「過去日人治台有三大成功爲大多數台胞所欽服的，就是警察、教育、和衛生，過去的警察有普通、祕密兩種，共同施行着嚴密的調查和監視，雖然其間自有其政治上作用，但因此宵小絕跡，台胞們盛讚着「路不拾遺」之風，現在的警察是普通的一種，形式上大致和前相仿，同樣也無需站崗及巡邏，可是成績大不相同，半年以來，竊案日必數起，浪人搶掠當局接管之工廠物資亦時有所聞，因此台胞有一句挖苦話叫做「華警一支槍，不如日警一支筆」。」

過去的教育是純粹的殖民地教育，短短五十年，文字語言幾乎全給同化了，教育普及的程度很高，文盲祇百分之五，相當於日本國內，國民教育特別注重，任何地方能看到的高大寬敞的屋子多半是國民學校，附設高等科卽初中，在日人統治之上半期日籍及台籍學生之教學是分班的，台胞的高等教育，受着自然及強迫的嚴厲限制，據說分班的用意，是施於台籍學生的語文，文法上特創一格，由此在會談中，日人可隨時分辨出種別來。衛生方面因爲此間氣候及地

⇨美國環繞式新屋

美國在鬧着屋荒聲中，發現了最令人驚異的一種對策，這是一種環繞式的鋁質建築物，直徑三十六呎。屋子中央，是一根柱立在地上的「桅」。從這根桅上，四面散繫着錨索般的綫，就在這些錨索上，掛起牆壁和地板。四週外圍開有膠質做的窗子，屋頂裝置一轉動的流綫型通風機。

內部有楔形房間四個，浴室兩間，鉄爐，冰箱，洗碟器，垃圾收拾器全套，洗衣器，轉動壁櫥三具，電動衣櫥三具。這種建築物，有人叫它屋子，也有人稱它爲機器。在美國國內的售價，爲美金六千五百元。環繞式圓屋重量很輕，祇有八千磅）

在上海，在南京，甚至於在任何一個大都市，都鬧着屋荒，已成爲一個普遍的現象。

美國不斷在發明新屋，我們看到圖片，除了感覺羨慕而外，還有什麼話說呢？卽以上海而論，空地甚多，市中心不是亟待繁榮麼？市府當局應當以最大決心來注意這件事，以環繞式的圖案，儘量採取中國材料，我想我們也可以有這樣一所新型的住宅。（友琴）

理之關係蚊虫特多，瘧疾之患前曾猖獗過相當時期，後經日人標本兼施居然迭減，現在却道旁屋側垃圾滿積，磚石板木，零亂拋置。坳地水積之處，往往蚊蠅麕集，與從前也大不相同了。」

他這一席話雖屬感慨之詞，經我細細體味，何嘗不是事實。

橋樑和隧道

從台北到大甲，車行五小時，鐵道大多數設於山坡，全線雙軌，上下行不需要『交車』，越山澗之數十丈大橋樑經過數十道每橋必與公路橋并設，穿山坡之隧道亦經十多個，最長者高速率車行達一分半鐘，建設工程遠勝本土之浙贛線，尚有值得一提者，沿途電線電塔，滿山遍野，因爲此間是水力發電的成本極廉，所以電氣很發達，相當出產量的石煤，祇火車需用，其餘都是輸出者。

大甲帽蓆

大甲是台中縣一市鎮也是一個小站，我們光顧其地的目的，因爲聽說牠是台蓆台帽的出產地，想去實地觀察一番，可是結果竟失所望，帽蓆的製作全恃手工，係家庭婦女的副業，散佈各鄉村，我們限於時間，不及目睹製作情形，僅從店主口中，略知梗概，經營之店舖僅五家，反不及台北市區多，爲了『大甲』的一切太不夠滿足我們的遊興，於是我們又搭車上行至彰化。

彰化糖廠

彰化現在是省轄市，爲台灣舊都之一，彰化之名係由於彰化縣城碑之（彰聖天下丕昌海隅之化歟）而仍之，所謂彰化八景，亦平淡無奇，惟附近之日月潭是台灣唯一之湖沼，風景佳麗，湖西有一個規模很大的水力發電所，我們急於回台北不及去遊覽。彰化歸途中，我們憑窗遙矚山野，發現兩三處，煙囱林立好似市集的地方，問於同車之台胞，才知道這些地方全部是糖廠，每廠工人約一二千人，因此自然趨勢形成鎮集，全台糖廠共約五十所，現在祇十多廠開工，糖廠規範極大，就其廠用的小鐵道而論總全線之長，三倍於台島全省鐵道，從前出口暢通的時候據說祇糖稅一項收入，足供全台行政費用，產量之大，可知一般，可惜近年來受種種影響，日見衰落，這是値得注意的。

公務員叫苦

是一個陰霾未雨的薄暮，爲着買點應用的舊貨，在舊貨店中不期而遇到幾個同鄉，他們是從上海來台的公務員，他們需要着一樣煮菜的器具，正在向貨攤上找尋，我們照呼之下，正是他鄉遇故知，說不盡的歡欣，他們告訴我這裏一切東西大多比上海賤，可是一般公務員們每月所入，只夠吃飯，那有開錢來買便宜貨，除非另有辦法或亦官亦商的高級公務員們，有法子弄汽車出入代步，有錢上酒家天天醉，小公務員們的前途却大有流落海外的可能，而且最近起每天辦公時間由七小時增長爲八小時，更加深了公務員的煩惱，因爲這裏的一切行政，限於財力，人力，大都難能推行，所謂辦公時間，除一小部分的「等因奉此」外，本來祇看看報寫寫信而已，就是技術人員也大致如此，沒有切實工作做，關在辦公室裏枯坐，當局不想法在實的方面改進，以減少寶貴的人才的浪費，却徒論形式，延長時間增加空洞的量，假使說當局是本來特重形式的話，那麼八個月來連路名地名還未全部改除——例如町，丁目，之類。難道竟是『智者千慮也有一失』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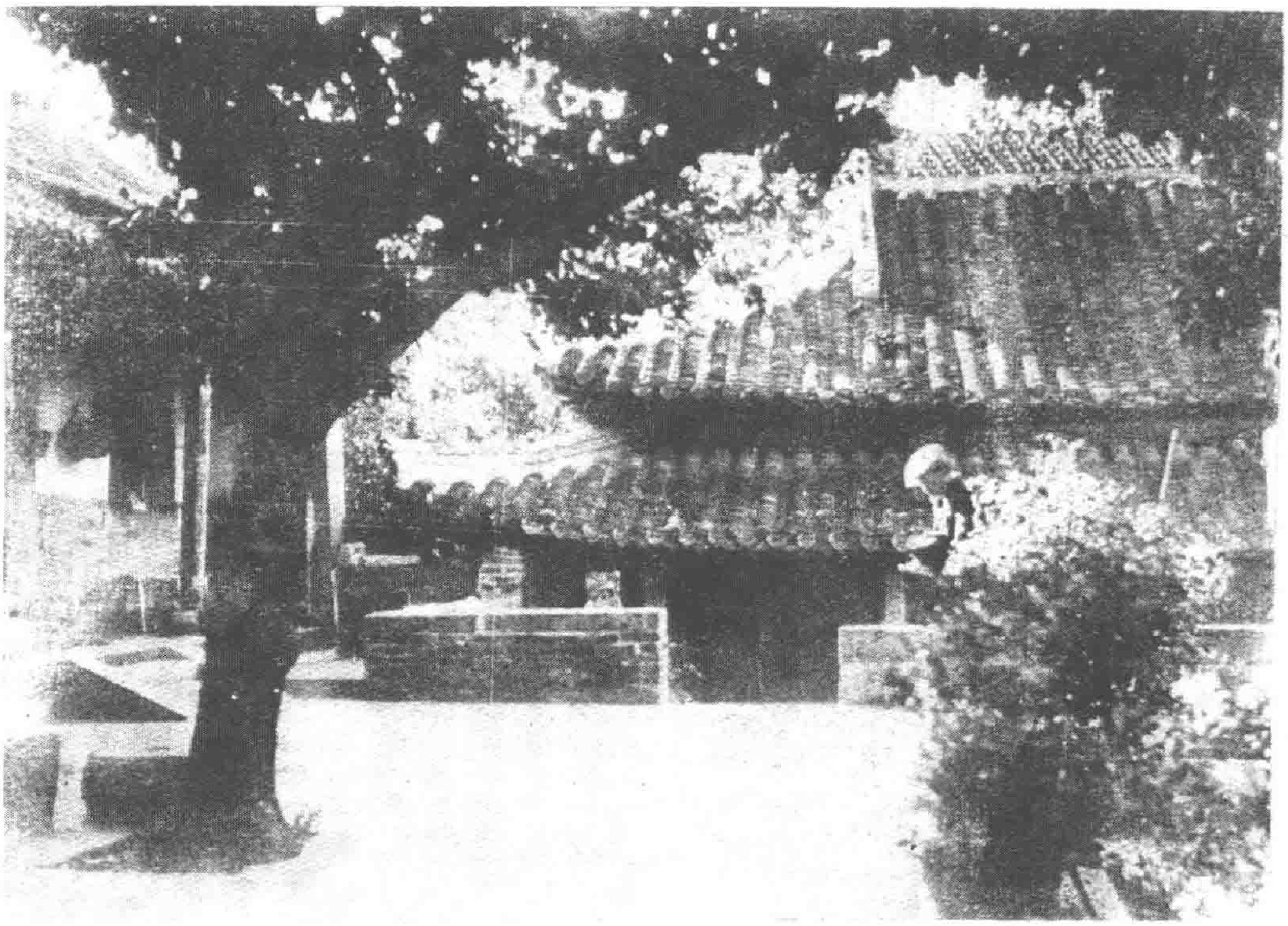
民主思潮

和平帶來的民主思潮，這裏也很澎湃，台南更盛，台胞們急切的要求着眞正的民主，對於當局現行的種種特殊制度難免不滿意，最使台胞直覺而起反感的，當然是大陸傳染來的通貨膨脹，物價高漲，這個問題太大；這裏現在是大陸的一環，有着連繫性，不過比較起來比大陸要單純得多，而且這裏也是農業區，天時地利，形成一年兩熟的收穫，又經日人化學肥料之施用，及輪植法之施行等種種實驗的結果，顯然比大陸上的農業已進了一時代，再拿全島消耗量來支配，無論如何有餘額可輸出，各種工業方面，自日人南進政策施行後，亦已略有基礎，其他木材水菓煤炭等一切土產品，只要有船隻來輸運，對於大陸的供獻，實是不可限量。總之這個新收回來的國家寶藏，是否能立刻發揚光大起來，根本是『能力』的問題。

張大壯潤例

山水立軸　每尺法幣壹萬伍仟元　四尺爲限　屏條每條照立軸六折　扇面　每頁壹萬伍仟元　手卷　册頁　每尺同扇例　青綠仿古加倍外埠郵匯通用掛號回件

收件處　上海西門路永裕里九十八號



⇨山東青島嶗山華嚴寺

嶗海紀游程

齊光武

雲海汛齊魯，風潮泊島濱：

青島市李先良市長，八年以來以嶗山爲根據地，和敵人周旋，直到今天爲止，他不會離開過他的崗位，春來了；就要輕輕的過去，可是今年的春，是八年來僅能容他回憶的第一次，他不甘寂寞，於是發出一張很風雅的嶗山春遊邀柬，載明：「三山飄渺；嶗峯挹海天之秀；八年艱苦，海角佈悲壯之痕。良躬歷激戰，思假春光溫舊夢，忝主名區，願爲勝境邀佳賓，爰倡春遊之會，共作嶗海之行」。有遊癖者自然不能放過這個機會，出發的日期是四月十四日，主人夫婦在是日侵晨到大港二碼頭敬候，七時半大家魚貫走上一艘一萬五千噸的美國運輸艦，青島春日的勁風，對於仕女十分苦惱，所以人們的衣着可分四季之裝，艦上飄着海風，却消減不了人們的春興，美國朋友們用快率的動作完成一切開船的準備，八時餘巳經繞過團島，在前海裏望青市，旣美麗又有秩序，航出膠州灣的時候，風向正和我們作對，漸漸的轉向東北方行駛，巳經望到參差如萬笏朝天一般的嶗山遠景，又繞過嶗山頭，折向北行，在嶗東地區，距海二華里的地方，抛下巨錨，艦上的美國朋友非常機動的把登陸艇用起重機拖到海裏，我們從懸梯下艇，初次嚐到這次戰爭新產的小怪物的味道，人們的確用新奇的眼光向她張望，她好像很頑皮的爆發着披瀝的響聲，向陸地進發，當她勇敢的衝到沙灘的時候，前面的遮板立刻落下，人們一齊後仰，惹得美國朋友一陣狂笑，踏着遮板跑上陸地，這個地方是嶗山東區的雕龍嘴。

地辟衣巾古，山深鳥語嘩：

岸上麕集着居民，他們衣著樸質而有古風，老少男女用驚異的目光望着我們發呆，假如沒有這煞風景的艦艇，停在海裏，我們只以「遠遊經海嶠，返棹歸山阿」的安閒態度來到此鄉，忽然看到這種景物，大有

漁郎訪秦中人的意味，走出沙灘，穿過幾樹梨花，循着山徑登山，左濱大海，右攬高山，麥浪迎風，落英隨水，山迴路轉處一座大石刻「山海奇觀」四個大字，誰曰不宜。相傳這字是一位名士，以破衣縛竿頭醮石灰水寫成的，從此上山道，有階可步，經過一面紀念沈前市長鴻烈的「寶海保障」石碑，迎面又有李市長在抗戰時期所刻的「抗戰」兩字，在短松夾路，雲樹攢簇的山腰裏，那華巖寺的飛簷和藏經閣的金匾已入眼底，華巖寺本名華嚴菴，是嶗山裏唯一的僧舍，沈前市長爲了名附其實，遂改稱今名，寺爲明末慈霑大法師所建，寺前有兩座金魚池，水藻黑暗，不易看到魚踪，池後有房舍，名曰塔院，松塔相映，別具畫意，華巖寺正殿供那羅和尚，據說是嶗山的開山祖師，全寺依山勢而建，相當緊湊，廊簷交掩，階逕開合，院庭花木，佈置清雅，附近山光奇突，形成嶗山東部風景中心，戰時青島市政府，就設在此時，主人欲假春光溫舊夢，我們得於事後身臨其境，也足使人觸景懷情，英雄與勝境足以匹美了，自華巖寺西行，可至白雲洞，殿建於洞內，有虬松覆蔭，青枝作頂，蒼石爲壁，是一個清幽處所，戰時青市政府，用作宴賓之地，那白雲深處的洞中歲月，是何等使人心嚮往呀！

沙路白，海門青，地幽天迴，深水鳴山籟，風奏松琴：

從華巖寺告別主人，順山道東南行，沿山傍海，細沙舖地，青松佐道，頗不寂寞，行至兩山凹裏，走上一座青石平橋，從山澗裏流下潺潺的清水，看那山澗中的亂石和水流的痕跡，很可以想像到山下雨後的山泉，滔滔入海的氣魄，這條河名懸心。自嶗頂流下的鑛泉水，都匯在這裏，用以煮茶，淸甜適口。轉過山角，在突入海中的一個山上，有一座石亭，四角翼然，額名斐然亭，爲王儒堂先生於二十二年七月所書，有記載略以沈成章市長之青之翌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蓋頌沈前市長斐然成章之意。坐在亭裏，可以望海中諸島，俯視則浪花澎湃，此後山路漸險，時見松柳林裏，幾家茅舍，小塊梯田裏傴佝着躬耕畎畝的農夫，他們和沙石奮鬥，雖然一小點地土，必被他們利用，農作物只限於小麥和蕃薯，天公不作美，農作物便乾枯而死，他們又得和天時競爭，村中婦女大都習於工作，肩負酬酢，往來於途，一陣陣的菜花香，在田畦裏可以看到黃花後面的紅裝少女，仰視兀峯筍立，經過長嶺，可以飽覽怪石嶙峋澗泉屈曲之勝，山海呼應之奇，山迴路轉之趣。

松翳竹障，山海凌雲：

進了一個山口，在三面環山，一面臨海的山溝裏，出現一落村莊，密密的分佈在山脚下，山上更有較爲整齊些的梯田，小麥已經長到一尺多高了，村民立在莊頭。佇望這陌生的旅客。保長告訴我這裏就是黃山村。有五十多戶人家，他們從前以打漁爲生，自從敵人封鎖近海，他們很久不曾下海了，有時在海灘捕些海蜇，但是沒有銷路，從黃山村到青山村中間隔着一個小嶺，約三四華里，附近多古松，尤以溫家塋地的虬松爲最。時當晚春，日麗風和，徜徉於海角山村，精神爲之一爽，未到青山村之前，遇到幾個幼童，指給我路傍的校舍，於二年前被敵人佔據，經過激烈戰鬥，才把牠奪回，從此青山黃山兩村便不再受敵人的控制，兒童天眞無邪的神氣，正表現嶗山裏民衆戰鬥意識的堅强，青山村比黃山村小些，也是石屋層列，梯田四繞，這些山村裏的人多過着「捕漁人兒世世窮」的日子，男子一出去，就是經年累月，於是社會上把男女的關係看得很淡泊，登徒子把這裏當作神秘之地，豈不知這種社會現象；正攙合着可憐的成份呢！自青山村走上轉向嶗山南區的山路，石階忽然陡起來，回望青山村，像模型似的放在羣山萬壑裏，緩緩的走下山坡，前面展開一幅松山圖，上淸宮山道盤在山頂，隱在松林裏，那高高的兩山之間微露着上清宮的殿角，南面又可望見大海，岑春萱在一面石壁山楷書：「山海凌雲」四字，遠望海浪已經縮成鱗波，遠山形成渺島，再向下走，在一座松攀藤引的巨石上鐫：「波海參天」字樣，題「始皇帝二十八年遊此」等字，下欵被磨去，據攷證這始皇帝應該是明朝的萬歷帝，太清宮裏有敕碑可資參攷，下山後，在松翳竹障的地方，到了太清宮，太清宮是嶗山第一大廟，共有三座大殿，曰三清，三皇，三官，廟裏多耐冬花，兩棵碩大的銀杏，一棵古本白茶花，耐冬花紅而蕊黃，襯着如油的綠葉，使寺院增加不少光輝。蒲留仙聊齋所杜撰的那棵香玉絳雪

的耐冬，在三清宮前，剩下一堆枯木，十年前從枯木旁新生一枝，沈鴻烈氏特別寫了一個「耐冬新生注意保護」的硃字牌，文人的筆把一株枯木居然神化起來了！宮前都是竹林，太淸宮旁有一棵大楡樹，枝枝朝南，幹勢北仰，道士說牠已成仙，曾化作道士，往北平白雲觀掛單，雖屬無稽之言，至少牠的姿態特別挺秀，顯出牠不怕海風，老當益壯的氣派，此外三皇殿前的那株古柏，和淩霄花長在一起，卓然峻立的蒼柏，提引着依勢抽條的淩霄樹，天之造物，說來也很奇特，月逢十五，光潔明皓，我們憩在東跨院的客堂裏，東廂房側有門通翰林院，裏院種些牡丹，和珍珠梅等花，都在含苞時節，尤其這裏的名花黑牡丹，我們沒有趕上着花季節，只好暗誌其奇罷了，入夜靑燈素供，和道士引酒漫談，正當月懸殿脊之際，晚風習習，松濤海韻，磬聲僧語，不盡使人潛默了！

興盡歸來，月照孤舟：

爲了不姑負此番月景，我們僱妥一葉小舟，乘夜間的海潮，從太淸宮灣舉帆出發，循山脚繞嶗山東南角，順風西行，正對西方明月，疏星三五在天，浪搖金影，曉風拂面，前面海島朦朧，右側高峯聳峙，四千餘級的梯子石好像鋸齒似的沿山錯立，行一小時聞洶濤吼聲，那八水河的山水；競奔入海，繞過嶗山東角，在流淸河附近沙灘登陸，回望東方天際，已呈魚白，西方月已下沉，破曉中在嶗西沙地裏蕩着輕盈的步，山際白雲如帶，梨花似雪，麥條含露，村頭犬吠；屋脊鷄啼，漸漸的走上平地，踱過二三山村，公路展在目前，嶗山已經隱在雲霧中，到了沙子口，乘公路車返回靑島，此次嶗山之遊，是由嶗山東而南而西，短短的時間，雖然只能得到些掠影，但是這齊東勝蹟，已足使人留戀而回味了。

品質精良　到處風行
大賚彩花被單
註冊商標
大賚織造廠股份有限公司著名出品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餘興里　電話九四七二九號
製造廠　上海檳榔路廿七號　電話三九六二一九號

探訪寒山寺

趙德厚

到蘇州不久，有名的名勝虎丘呀，西園呀，獅子林呀，我都去玩過了，還有這個有名的寒山寺，也想去走一趟。我領敎了許多人，都不主張我去，拉洋車的也是這種說法，他們說，這所寺沒有什麼要塲，一所破得不堪的廟，路又遠。

「寒山寺」，我就是這樣沒有機會去嗎？也許所勸我不要去的人的見解和我是兩樣，他的名聲在，就是現在變成一堆瓦礫也好，我還是要決心去。第一步，我到省立圖書館裏找參考資料，看一看有關的掌故和沿革等。圖書館里面的藏書眞够豐富，不僅縣誌可以找到，並且藏有「寒山寺志」的單行本，關於寺的大概情形，前淸文學大家俞樾在新修寒山寺記裏說得最爲明白：

「寒山寺創建於梁，天監時，舊名妙利普明塔院，以寒山子曾居此寺，故即以爲名。吳中寺院，不下千百區，而寒山寺以懿孫一詩，其名獨膾炙於中國，抑且傳誦於東瀛，余離吳久，凡日本文墨之士，咸造廬來見，則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國三尺之童，無不能誦是詩者。

懿孫是號，就是唐朝的張繼，他咏的詩題目是「楓橋夜泊」，詩是「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這四句，經俞樾的介紹，寺的沿革情形我們曉得，這四句詩的魅力和影響也就可以知道了。老實說，我個人對於寒山寺的嚮往，何嘗不是受了讀過這首詩的影響。

另外還有些零散的記載，說寺後還有一尊兩尺高的銅佛，是三國時代孫權當郡主時供奉的，相傳是用商紂的炮烙所改鑄的。又說裏面唐代的古鐘已經遺失，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捐贈了一個來，並且自己作了一篇序。又說在石階下，還有日本領事須直手栽的櫻花，和岳飛、唐伯虎、漁洋山人等等的題咏。

第二步，我便直接的探訪了。

我是得了志書的力量很大的，也不用什麼指南之類，一直出了閶門西去都沒有問一個人，越朝西去，越接近蘇州的郊外，如果我唸出「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的句子來，也不能够形容出蘇州暮春郊外風景的美麗，蘇州鄉鎭水道相通，遙遠處伏有淡淡的遠山，到處都是梵宮廟宇，飄起一縷縷淸煙，一陣陣的鐘聲傳到耳邊來，微風起處，又輸送過來一股股撲鼻的幽香，倘若我們駕上一葉扁舟，順流而下，數一數所經過的虹橋，或者靜靜的享受一下這田園的淸景，是多麼的幸福有味呀。

出去好遠，一遇着岔路，不得不問路了，我首先問幾位婦女，有幾位年青的見我說話，連忙讓開，弄得我莫明其妙，我說的不是日本話，他們也許太誤會了；問年紀長一點的呢，彼此說了一半天還是墨者黑也，看他們還有幾分害怕的形狀，況且這是郊外，他們都是鄉下人。後來我去問男的，我比手劃脚說了一半天，他才明瞭我的意思，並且很殷勤的陪我走上幾步，指示目標給我。我經過這趟問路的遭遇後，非常感慨中國的地大物博，語言不統一是一個吃苦的問題，若果政府不來一套「標準化」的手段，彼此隔膜，的確有礙今後建國的發展。我說的是昆明話，他們說的是蘇州話，彼此就不懂了，設或當中有一位是道地的廣東人或安徽人，看這又怎麼辦？

寒山寺在楓橋東岸旁邊的一塊平原上，橋與寺相距不過幾十步路，站在寺門口可以聽得見河裏汩汩的流水聲，古詩上說「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客人如果在船裏，一定淸楚地聽得見寺裏的鐘聲的。在這裏，我也得附帶解釋一下這首古詩，題曰「楓橋夜泊」，橋對門有寺不消說了，橋的左側接連着一個有幾百家人的街子，現在名爲楓橋鎭，夜泊者，這位先生不喜歡上岸，恐怕是睡在船艙裏，這裏的船眞够大，在裏面吃住不成問題，因爲這條河從前是溝通南北的要津；「月落烏啼霜滿天」，的確是白描當時的景，這附近的參天古樹和雀窩是特別的多；「江楓漁火對愁眠」，一位初來的旅客獨在舟中睡覺，情況殊異，加之霜冷，手殭足凍，遂想起了家中的安樂窩

，不得不「愁」了。

這是天經地義，每所寺院應該有大門的，寒山寺的大門倒了是改在後一進，大門倒蹋不知起於何時，現在看來，兩邊豎立着的頹垣，當中就彷彿小小的城缺口，不知又起於何時，開闢給老和尙跑警報？

老鴉吱吱地在樹上叫，寺內非常凋零，除中層小小的一幢大雄寶殿是光緒末年新建，和背後側邊的一座鐘樓稍微粉刷外，一切廂房內室，陳破不堪，那些古碑古跡，被捶帖的人弄得油烏墨染，看去多不順眼！原先鑲在大門頭上的斗大三個「寒山寺」大字，却利用在房背後砌了大山牆，令人看了，非常心酸！這就是中國的名勝！古蹟！

我進大雄寶殿朝參一會，順便在後道兜個圈子，在兩尺多高懸着的一座鐘的旁邊，發現了一段新聞，是住持培元向衆遊客的一篇呼籲，上面說：

「本寺唐鐘鍊冶超精，雲靁奇古，波磔飛動，捫之有棱，於民國初年被日人盜去，康有爲先生遂有「鐘聲已渡海雲東，冷盡寒山古寺風，勿使豐干又饒舌，化人再到不空空」之咏，此鐘爲日人所鑄還者，竊盜經過，鑄明鐘身，可資證明，尙懇十方善士，護法宰官，共起追究，以保國粹」。

我看了更神往，又到日人所還我們的鐘旁看看，上面也鑄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一篇鐘銘：

「姑蘇寒山寺，歷刼年久，唐時鐘聲，於張繼詩中傳耳。傳聞寺鐘傳入我邦，今失所在，山田寒山搜索甚力，而遂不能得焉，乃將新鑄一鐘齎往懸之，來請余銘，寒山有詩，次韻以爲銘：

姑蘇非異域，有寺傳鐘聲，

勿說盛衰跡，法燈滅又明。

明治三十八年四月十八日日本侯爵伊藤博文撰，子爵杉重華書，大工小林誠義，施主十方檀那。」

看畢，我非常髮指！我國唐代的古鐘，早被鬼子唾涎，淸末掠奪去了，伊藤博文做了好人，遮人眼目，送上一個新的來，于是乎老住持當國土重光的時候，不得不向各界呼籲而替鬼子淸算了。我更懷疑纂修誌書的諸君子，爲什麼這樣一樁重大的事都不提上一提？頂多在吳縣誌上有「後鐘爲日人伊藤博文捐贈，並有序」這樣一句，我不曉得主編縣誌的先生幹些什麼？絲毫保存國粹的觀念都沒有，反而「選舉」「烈女」之類的東西，塞進去幾十大厚冊，如果我不經這位住持的提醒，這件事是不會知道的了，也被古人抹殺了。住持還告訴我：前幾年鬼子來的時候，又將孫權供奉的佛爺爺抬回東洋去。當然，鬼子侵略八年，也是一回擴大性的掠奪而已。

中國有很多名勝都是名而不勝，像寒山寺就是一例。又寒山寺的不同點是「寺以文傳」，却因了張繼先生的二十八個字，引得千古騷人墨客，選勝登臨，連鬼子也看中了文字裏面的東西，抬回去做寶貝。我因此想，倘若當時張先生的詩興不發，寒山寺也不過是普普通通，岳飛也不會來寫「文章華國」，唐伯虎也不會來咏「一聲敲下滿天霜」，康熙皇帝也不會來重抄一次「楓橋夜泊」了。看一看這位無名小子的張先生，傾吐了二十八個字後，他的影響多麼的偉大！

我探訪山寺，感到十分的滿足，倘若因勤所阻，未免大大可惜。歸途，一路欣賞江南景色，心頭眞是舒暢！忽而，腦中不時又浮上幾句古人的話來：

「流水斜陽，猶是當年古刹；

暮煙疏雨，已非昔日梵鐘。」

高價收賣古今名人書畫碑帖

本堂受收藏家委托徵求名人書畫不論山水人物仕女花鳥等立軸中堂屏條對聯橫額書札古今碑帖珂羅版等如願割愛當以重價收買如蒙委托代辦尤所歡迎

接洽處安雅堂

地址 英士路（即舊薩坡賽路）二〇七號
電話八四二六〇　大中華印刷所轉孫宅

勝利後閒話朝鮮（下）

Willrad Price 原著
蔣學楨

我們可以從朝鮮認識我們的敵人日本。因爲朝鮮知道日本得太清楚了。

數百萬亞洲的人民，夢想着英勇的日本人來解放，共同建立所謂「亞洲人的亞洲」，如果張開眼看到朝鮮的情形，就知道他們究竟可以從日本方面得到些什麼？

日本人不斷的敎育亞洲的人民恐懼白種人。可是亞洲的人民却逐漸對日本人處處提防。

在亞洲，除了白種人的成就外，我們應注意到歷史的另一方面——那就是日本在她那悉心經營的「共榮圈」內主要的一環——朝鮮——國內的種種「德政」。

如果所有的亞洲人民，都能到朝鮮一行，我們將多增加幾百萬的反日的忠實盟友。

朝鮮一度是日本的老師

日本的文明，大部來自朝鮮。朝鮮是日本的老師。

因爲朝鮮和日本相距最近，所以她對於日本的影響，較中國更早。朝鮮由中國學習了許多事物，然後再加上自己的知識，全部交給了日本。在文明上，日本較之朝鮮眞是瞠乎其後。

一千五百年以前的日本歷史，已是渺遠得近乎神話了，可是朝鮮的歷史，可以回溯到三千年以前。有的史學家，以爲更可加多一千年。

在日本還在學習讀和寫之前，朝鮮的文明，已經鼎盛了二百多年了。

早年的日本，是輕視讀書的。學者在社會上的地位，往往要打一個折扣。那時是軍人第一。現在的日本也是如此。

即使在朝鮮的文明灌輸到日本以後，早年的日本武士，認爲被人發見他手中拿着毛筆，是件可羞的事情。因爲拿着筆顯得太不英武。

日本歷史上記載着在十二世紀時，一個欽差大臣派到某個軍隊中去，五千個士兵中，只有一個人認識字。他的識字本領，使他在隊伍中，很受同伴們的輕視。

武士們是不懂計算的，即使他們懂得計算，他們也裝得不會。走進店舖，買了東西，將找頭算得一淸二楚，在他們是認爲市儈氣味太濃，是軍人所不肯爲的。惟一足以稱道的，是戰爭的藝術和科學。

在朝鮮，戰爭是一種罪惡，即使有時是被逼而戰。戰爭阻礙了人類眞誠的目的，和文明的進展。

知識，非但不被人輕視，却是榮譽的表記。要在政府裏做事，非得要經過一番文學上的考試不行。

在朝鮮，學問深受尊崇，連得「先生」的尊稱，亦以「學士」的稱呼來替代了。一個掘溝的姓金的人，從來沒有踏進一所學校過，然而在客氣的場合，却被稱作「金學士」了。

朝鮮人發明了字母

朝鮮從中國學來書寫。可是對於中國的象形文字，只有眞眞的學者，才有時間可以學會。普通人民只要能看能寫。那時的朝鮮王聽到民間的要求，因此下令叫國內的學者們計劃一種簡單的字母。

學者們絞盡腦汁，發明了一種極簡單的字母。朝鮮王的私人美籍顧問荷默赫爾勃曾說過這樣一句話：「照我個人的經驗，我可以說任何朝鮮人都能學習這種字母，並且担保在兩星期中，就能閱讀任何用這種字

母寫就的書籍。」

在遠東，它是第一個簡單化的字母。朝鮮較之她的老師中國更進一步。後來不久，因爲字母太簡單，太容易學習，學者們開始輕視它起來。他們叫這種字母爲「粗俗的文字」。

可是對於一般人民，這「粗俗的文字」，却是天賜的恩物。讀書更爲普遍。當美國的傳敎人到了朝鮮，他們立刻發覺它的價值，用它來印行聖經。



韓國婦女執着木槌擊衣好像用烙鐵燙衣一般

金屬鑄字活版的發明

此外朝鮮人在文化上另有一種成就，就是金屬鑄字活版。

金屬鑄字活版是現代印刷的先聲。如果一篇文章，一字一字均需用手工刻在木板上，每一塊木板，相當於現在的一頁，試想够多麽麻煩。亞洲和歐洲古代的書籍，就是這種辦法。木板印了一次，就沒有其他用途，因爲字體不能活動的。

一個中國天才，發明了鑄字的辦法。一頁印好之後，將一個個字模拆下，拚好再印第二頁。這種活版的方法，使大量印書和抑低書價成爲可能的事。

中國人用泥土和木來刻字，用錫來試驗。可是用金屬來澆字，却是由朝鮮人試驗成功。他們在模型裏澆銅字。他們廣泛應用，一度會占全世界印刷業的首位。

紐約的博物院裏，就陳列着早年的朝鮮銅字。一三九二年，也許要早些在一二三二年時，朝鮮已有鑄字的工場。到了一四另六年，金屬的鑄字，已在朝鮮普遍使用。

一百年後，戈登堡才完成同樣的金屬鑄字，在歐洲使用。

談談幾個朝鮮的「第一」

朝鮮有許多「第一」，和「近乎第一」的發明。

在哥倫布發見新大陸一百年後，一個朝鮮工程師，造了一座全世界第一座吊橋。遠在馬尼脫和默利麥克戰艦之前二百五十年，朝鮮人已在利用裝甲戰船，擊敗日本。

在海州，我們仍可看到一千五百年前一個朝鮮王后所造的天文台的遺跡。據我所知，這是遠東最早的仍還存在的天文台。在這之前，另有一所天文台，遠在基督降生前一百年左右，給那時的天文學家們，研究星象，慧星，太陽黑點，流星，和行星的轉動。

他們連日蝕月蝕，都能預先算知。

朝鮮將日本帶出了黑暗時期。可是朝鮮傳給日本的大部文物，却是從中國學習得來的。

但如果再探源求本，最初是印度的文明，通過了中國和朝鮮，才將日本開導的。印度的佛學，普及於中國朝鮮，同時也將文明灌輸進來。

和尚有空閒時間讀書和敎書。歐洲的敎堂，曾負起歐洲人民敎育的責任。同樣的，在亞洲，佛敎的廟宇，是人民的學校，藝院，科學館和文化的發源地。

佛敎的和尚們是日本人的老師。在第六世紀時，一個朝鮮王曾派遣

一批和尚深入內地野蠻民族內傳教。一批以後，接着再派第二批。接着就在各處廣建廟宇。朝鮮全國，自皇帝以至庶民，全是佛教的信徒。

日本向佛教和尚學習

但是佛教不僅是一種單純的宗教，——它是一種啓發思想，促進文明的學術系統。朝鮮的和尚教導日本人讀寫、醫學、天文、建築、音樂、畫圖、木刻、銅雕、文學、哲學、政治和社會組織，——除了清潔的藝術，一切都是朝鮮人傳授的。因為日本人雖然是野蠻民族，對於清潔一道，比老師們却較勝一籌的。

日本人的富美觀念，可說是全部由中國大陸傳播過去的，例如對於詩詞、園藝、花卉的愛好，漆器和絲織的製造和生活的藝術。

我們必須承認日本人是善於學習的民族。雖然野蠻，却具有很大的傲氣。他們對於老師們的學問知識，在沒有能完全學會之前，是不肯休止的。

他們時常對於必須向外人學習一節，表示不勝遺憾，時時在計劃報復。

他們亟亟於想在知識高於他們的中國人和朝鮮人面前，顯出他們到底較高一籌。就像在最近，他們竭力想在他們的西方老師面前擺威一樣。

大言不慚的豐臣秀吉大將，在一五九二年決心要征服亞洲，給他們的優勢一個警戒。日本的恩人是朝鮮，中國和印度。但他却要征服這三國。

他誇口道：「征服這三國，我只要一舉手之勞，就像捲起一幅地圖，挾在手臂裏一樣便當」。他認為勝利必屬於他，因為算命的人會同他說，「任何日出之處，你就能統治。」

有人勸他軍中帶一個中國通譯，他反唇相譏道：「不，我要教導中國人來使用我們的語言。」

他說他要使亞洲的天空，滿佈他劍端的寒光。

首先他要征服朝鮮。一五九二年他派了一隊二十五萬人的軍隊去。後來又派去十萬人。



☞穿着白色長裾的主婦從事洗濯工作

早年的炸彈和裝甲戰船

日本軍隊在朝鮮擄掠了六整年。到後來他們打了敗仗。朝鮮因此一仗，得了世界上唯一曾經予日本以打擊的國家的令譽。朝鮮那時是有盟友中國的援助的。

可是主要的成就，還是靠朝鮮自己發明的新武器，來擊破日軍的軍心的。

新武器中有一種是炸彈。有一天，在日軍佔領的堡壘的院子裏，飛來一只大鐵球。武士們爭相圍觀。突然大鐵球爆炸起來，死了三十個人。

當然炸藥是已經發明了許久，並且廣泛地應用。但是一只爆炸的飛彈，在亞洲還屬創見。發明者是一個姓葉的朝鮮人，他叫他的發明為「

飛雷。」

朝鮮和她的盟友中國的軍隊裏，「飛雷」使用得很多。日本人雖然善於模倣，但在歷史上，却沒有日本人襲用「飛雷」的記載。日本兵士認爲「飛雷」是一種神器，這對於日軍軍心的渙散很起作用。

當日本海軍想去拯救陸上的敗兵時，又遭到另一恐怖武器，——那是一隻像艦船一般大的大烏龜，向他們疾駛而來。

大烏龜前面裝着龍首，生着角，嘴中噴火，日軍恐怖萬分，他們不知道這火就是從船身礮口裏射出的，好似現代的噴火礮一樣。

船側安着長槳，搖着船疾進。上層的礮怒吼。船的頂層，彎着像烏龜的曲背，左右上下全部裝甲。這是歷史上第一艘鐵甲戰船。日軍的礮彈，在裝甲鐵板上彈去一無損傷。

這種烏龜戰船是朝鮮葉將軍發明。這場戰事中，朝鮮人使用了好多艘。

一五九八年，豐臣秀吉終於受着莫大的恥辱死去。

他呻吟道：「唉，我像一顆朝露化爲烏有。」

他記起朝鮮王所給的警告，說是任何要想征服亞洲的企圖，等於想以蚌殼汲盡洋水。他曾一意孤行，要他頹喪的軍隊，繼續在朝鮮作戰。在將死時他掉過頭對他的副官道：「讓他們回家吧！」說完就死去。

四萬只耳鼻的戰利品

軍隊很高興地回家，他們帶了四萬只朝鮮人的耳朵鼻頭回去，作爲勝利品。在京都佛像旁，他們築起一個土塚。這座「耳塚」到現在還存在。教師們帶領了小學生們去參觀，作爲這是日軍征服朝鮮的明證。

因爲日本人有這種嚴守的傳統習慣，就是永不承認她曾被人擊敗，並且以後永不被人擊倒。

其實，日本的確擊倒了朝鮮。豐臣秀吉的確在朝鮮的天空，佈滿了他劍端的寒光。這可怕的寒光所生的毀壞，到現在還存在。朝鮮的文明，幾乎全被摧毀。城市被破壞，寺院被焚燬，圖書館被洗刼，學者被處死。六年的刼掠和屠殺，使人民變爲赤貧。

人民無時無刻不在作生存的掙扎，沒有時間來研究美術和美好的生活藝術。自從那次大破壞後，朝鮮沒有恢復元氣過。

從前的技巧在朝鮮已成過去。但它却在日本滋生起來。舉個簡單的例，就拿瓷器來講吧，日本的軍人，看中了朝鮮瓷器的精美，當他們退兵回國時，他們將所有幾個仍還活着的朝鮮瓷器技師帶回國去。

他們將這批技師安置在薩摩，開始開起工來。這就是外人深表讚許的日本陶瓷的起點。

可是在朝鮮，陶瓷工業隨着這幾位技師消滅了。

這次的侵略，不是日本人最初或最後一次的侵略。以後連續不斷的侵略，終於在一九一〇年使朝鮮滅亡。

到後來日本終於做了這想望許久的朝鮮半島的主人翁後，奇蹟開始了。修築公路和鐵路，開礦，開墾荒地，各種天產，盡予發掘。荒山上全種了樹，港口濬深，並且投資捕魚事業。在大城市裏敷設陰溝管，使得移民的日僑生活有保障。幣制穩定。治安由可靠的巡警維持。新的工廠，解決了失業問題。

對於朝鮮，這眞像是一個新的更美滿的世紀的開始。對於朝鮮也許是的。但對於朝鮮人民則不然。

這種分界看似微妙，實際是非常重要的。朝鮮的國家在蒸蒸日上，朝鮮的人民却在向下沉。掘金者對於朝鮮，稱爲「國富充沛，人民凋疲」的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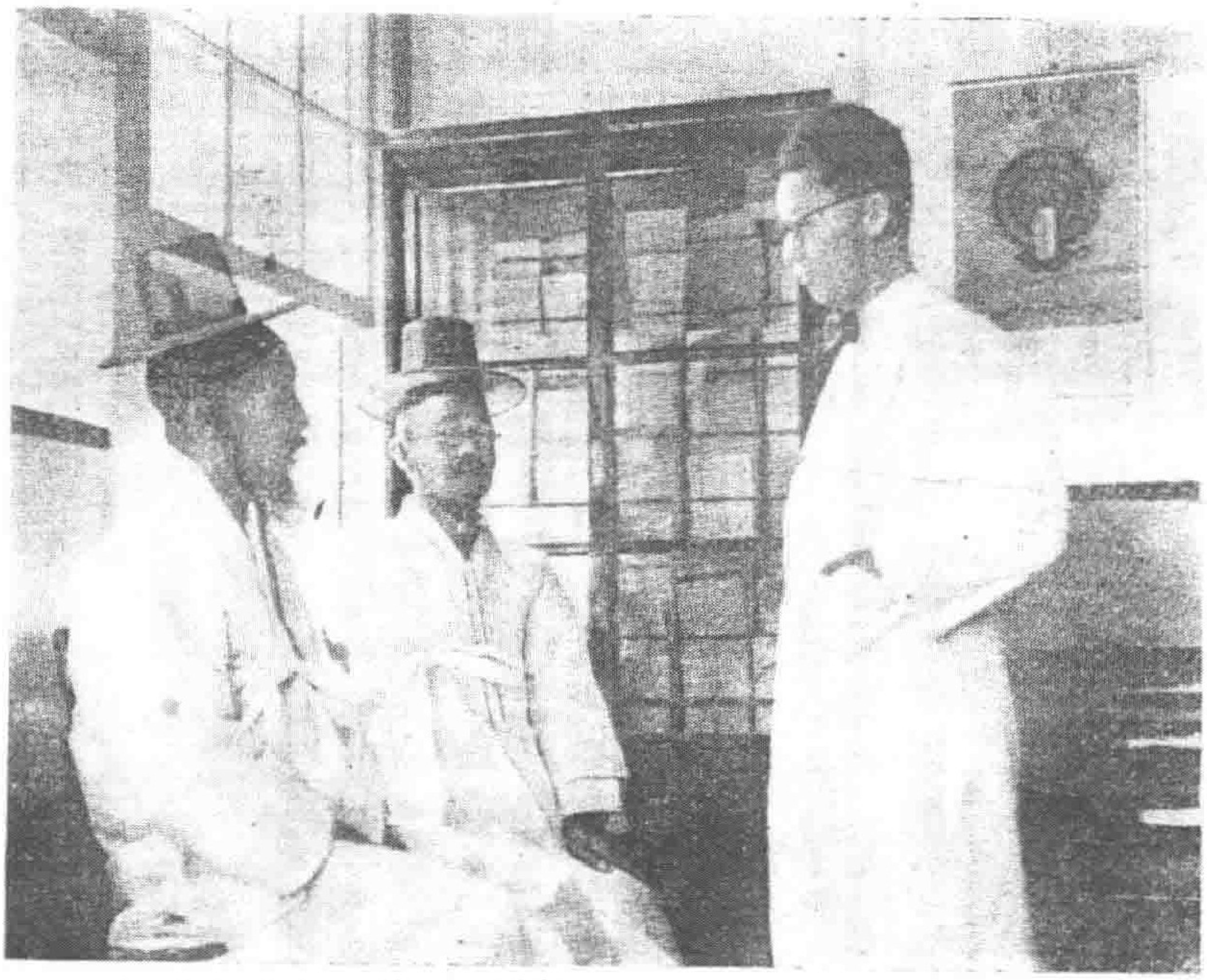
朝鮮爲日本生產

朝鮮生產豐富，貿易鼎盛。可是這種貿易，自經手以至老闆，全由日本人包辦。朝鮮人除了作爲僕役外，是沒有份的。在朝鮮的六十五萬日本人，利用了二千四百萬朝鮮人作爲工具，發掘國中的富藏。

卑賤的工作，全由朝鮮人做。他們很少担任重要職務的。所有重要職位，全由日本人充任，即使朝鮮人比較更爲熱練。但時常朝鮮人是毫

無訓練的。他們很少受高小以上教育。朝鮮全境只有一所規模極小的大學，並且大部還是爲日本人而設的。

朝鮮人是否人人能受高小教育還有問題。學校只能供一百二十萬小學生讀書，其餘二百萬孩童只能失學。這種設備不良的學校，課程非常有限。



一位新派醫生和兩個守舊的韓人談話

在我初次到朝鮮觀光，我看到日本眞是怎樣的在嚴格執行寺內總督向我解釋的方針。

他向我說：「你們美國人，在非列賓造成了大錯。你們給予他們同等教育。在朝鮮，除了必需的之外，我們不多給他們其他教育。他們的教育是農業的和工業的。有了朝鮮人民熟練的勞力，加上日本人的熟練的智力，朝鮮才有光榮的前途。」

以上的方針，確實付予實行。日本人方面，感到極度的滿意。在日本經理和技師的管理之下，朝鮮人民供獻勞力。

工作是強迫的

日本苦力很少與朝鮮苦力一同工作。如果有，前者的工資，要較後者高出二三倍。造路的朝鮮工人，有時沒有工資。

假使你是日本人，你可以雇用任何朝鮮人爲你工作，如果他不願，你還可以懲罰他。如果他要到法院去控訴你，法院連審查也不審查就將他打發出去。

日本監工，沒有政府的指令，擅自拿了鎗強迫農民接受只占標準工資三分之一的工資，爲他們建修鐵路。如果農民們因有其他職務，或是殘廢，不能在鐵路上工作，他們要付出雙倍應得的工資，作爲代價。

這種敲詐，在某鎭就有二萬元之多。爲了要付這筆錢，農民們被迫向日本人高利貸借，利息每月一角二分。

朝鮮人向上的努力，很快會受到阻礙。如果一個開店的朝鮮人，稍微有些成就，立刻在他附近，開了一爿日本人主持的店鋪，受着政府的支持，貨價特廉，使朝鮮人所開的店難以競爭。朝鮮人的定貨，時常會莫名其妙的破損，或在轉運時遺失。情形一天壞似一天。

到後來，店中走進一個日本人，用了他自已的喊價，將朝鮮人的店鋪買了下來。

朝鮮農民的命運

朝鮮最凄慘的悲劇，是農民們的命運。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民是靠農爲生的。日本對於朝鮮農民的田地，借着藉口有計劃地一塊一塊的掠奪

過來，以至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農民，全是日本大田主的農奴，其餘百分之三十的農民是半農奴。

每年的農產，一半歸田主所有。其餘的一半，大部化在苛捐雜稅上。農民自己只能享受全部出產的百分之十七。在下次收成之前，這僅餘的一些，簡直不够一家吃飽。

到了春天，罈裏的東西全吃光時，許多農民只能以樹皮，草根，糠，和野草來充飢。

對於這種一年一度的痛苦經驗，朝鮮人有種特殊的名目，叫做「春天的苦難。」

這就是以前生活遠較中國或日本為舒適的朝鮮之邦！朝鮮境內可耕種的田地與人口的比例，遠較中日兩國為高。朝鮮以前產米過剩，時常將米從棧房裏丟掉，讓出地位來堆存別的貨物。

一九一二年每人每年米量銷耗數量二百二十磅，到了一九三三年，慘跌到一百三十三磅。近年來因為米糧大宗輸日的關係，比上述的數字，更要減少一成至二成。

在日本人統治期內，朝鮮的生活程度，至少要減低一半。

在我四次遊歷朝鮮期間，所看到的被日本統治下的種種情形，簡直是罄筆難書。

日寇統治下的苦難

其中最使我不能忘却的是嚴厲的壓制言論自由，焚燬書籍，摧殘古舊文化，拘禁朝鮮報人，禁止學校教授朝鮮文，任意捕人，未經審判任意關禁人民，種種慘無人道的酷刑，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三年和一九四二年的大屠殺。此外最使我不能忘懷的是朝鮮人民百屈不撓，爭取獨立的信心和努力。

朝鮮人的反抗精神，日本人認為大半是受了美國的影響。美國傳教士的確是「搗蛋能手」。他們並非挑撥是非。他們在教會學校中傳播的基督民主精神，使許多朝鮮人堅定了自主獨立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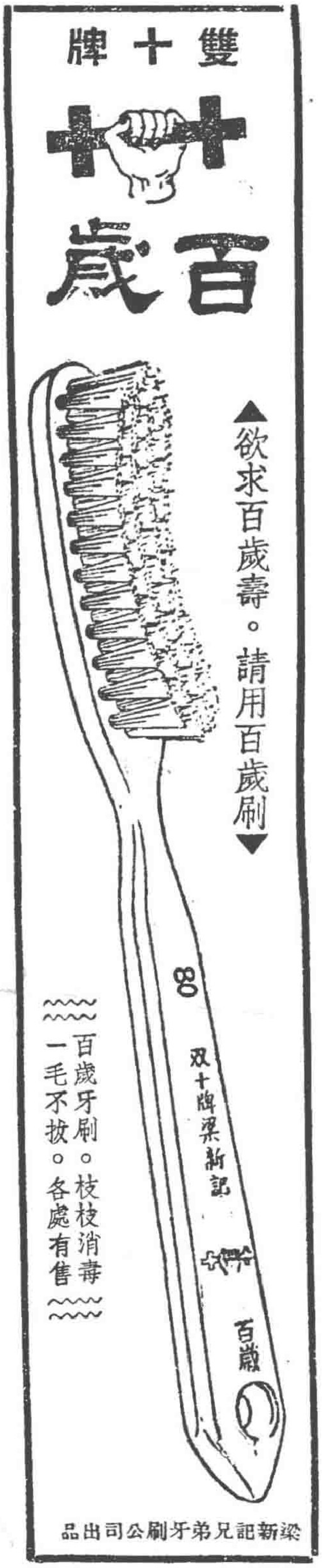
「美國人是我們的好友」

許多朝鮮人同我說：「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美國醫師將醫藥介紹進來，將以前用女人的頭髮來醫蛇咬的創口，用足枷醫瘋病，用針戳皮膚來驅除邪魔等荒謬醫道打倒。

威爾遜的十四要點和他的民族自主偉論，使朝鮮人起了絕大的希望。已故的羅斯福總統的四大自由諾言，又使他們希望重生。

（完）



海屋劍客羣（三）

葉勁風

撲朔迷離的代表

（一）

盧山第一次會議，規定在七月十五，我同管氏兄妹在七月十四日下午兩點多鐘已經趕到九江。本來當天就可抵達牯嶺，因聽旅行社的招待員說，這幾日上山的人太多，都是各地代表，及登山避暑的人，所有大旅館公寓，已給招待各地代表的××社包賃去了，小型客棧也有人滿之患，設非預定，恐怕一時難得找到相當寄寓的地方，勸我們暫時在九江就擱一兩天，他可以設法替我們在山上安排住處。我想我們此行目標，原也不一定亟亟上山，同管氏兄妹一斟酌，就由旅行社招待，介紹在近龍開河邊新新飯店住下了。據旅行社招待說，這是當地最新型的旅社，許多大會代表都在這裏住過。

我們因有管小姐在一起，所以開了一個雙間套房。剛剛坐下休息，旅館傳役跑來，拿着一張名片，說有客拜訪。我們還沒來得及接過名片，早聽得門上輕輕敲了兩下，門已自己開了，人也走進來了：

「冒昧得很，兄弟就是林超……特來奉訪幾位同志……冒昧得很……。」一個黑而矮的胖子，一身漂亮西服，却是一個不男不女的頭臉，操着三不像的國語；嗓音尖而帶沙，像小雄鷄剛開口的啼聲。

我一瞥眼，瞧見那張不合規的名片上，正是綠墨印的兩個長仿宋——林超。

「哦，林先生……？」我有點奇怪他的突如如來，同時瞧了管氏兄妹一眼，見他們也怔怔的站在那裏，瞧着來客。我順手將那張奇型的名片遞給紹裘，一面打量這位怪客。要說不相認識，無端拜訪，這在出門旅行上，也不能說是創見。所最奇怪的一點，我雖然把他從頭到腳，從腳到頭，連連地看了幾眼，老是不敢斷定他是一個男子，還是一個女體。瞧他年齡大概三十左右，棕黑的皮膚，相當低的鼻樑，一雙朝天鼻孔。玳瑁圈的茶色眼鏡，光度很深，墨綠色的上裝，白嗶嘰褲，黑間白的麂皮鞋，一身西服，倒配的很鮮明。可是這們大熱天，他脖子上還鬆鬆地繞着一條雪白紗圍巾，弄得不男不女。並且說話的嗓音也特別尖脆；頭髮比較普通人蓄得長些，沒有剃掉鬢角；更仔細一瞧，他那嘴唇上下和兩腮，一根鬍樁也看不見。可要說他是女人，他的穿着打扮，完全男性的舉動，和口裏的「兄弟」，却似乎是一個純粹男性。我們暫時也只好認定他是一個男性。

「林先生……？」我本來想問問他「有何見教」。

「是是是，」他的國語帶了不少的南國口音，「兄弟是赴會代表，——盧山大會……。」說着竟直自己找位子坐下了，一面口裏還連連說「不客氣，請坐請坐。」我們也只好坐下。

「哦，」紹華接口，「先生是大會代表………？」她覺得很有興趣——目的上的興趣。

「是是，……鄙人從香港到上海，從上海到南京，頭尾不到一星期。……在外交部碰見一位同鄉，一位在野的政客，××先生，大概你們幾位也知道這人……？他同先父林×公，感情很深，先父追隨孫總理先生二三十年……這位××先生委託兄弟，代表他來赴會……本來昨天就要上盧山去，因同一個朋友約好在這裏碰頭……所以就擱下來……嗯是，是，……。」

這一堆話，叫我聽了，還是莫明其妙。管紹裘好像別有會心，點了點頭，雙眉一揚，輕言細語問着：

「尊大人原來是一位革命老前輩，可敬得很。先生大約一向也是在

政界扭任……工作……？」

「慚愧得很，倒是在軍界扭任過一點小工作，最近很想活動一點社會敎育事業；因爲兄弟想社會一般人，知識太落伍了，那是由於敎育太不普及。假如政府多多創辦一些社會敎育機關……好像民敎館囉，民衆學校囉，鄉村農民識字運動囉……。」

我一聽他這般口氣，知道這個角色，至少是一個話簍子。只要給他機會打開了簍子蓋，話可多了。我一面聽他說話，一面觀察他的神情，想要知道他究竟是男還是女，同時還想明瞭他所謂「冒昧得很」，究竟是什麼目標：是一個人悶得荒，特爲來找我們談話消遣？還是一位社會什麼黨員，找機會宣傳他的政策？還是一個色情狂？——因爲紹華長得清秀漂亮，又是上海很時髦的打扮。或許竟是一個帶着幾分危險性的人物？爲了要解釋這些疑問，我也決定來「冒昧」他一下：

「林先生也是住在這裏？」

「是是，」兄弟也是住在這裏，就在隔壁第二間房……」

「林先生貴處是廣東……？」我沒有給他機會說下去。

「是是是，敝地廣東番禺……」

「先生國語說的流俐！「一點廣東音都沒有。」」紹華瞧我給他把話簍子蓋上了，明白了我的用意。

「是是是，那裏那裏，兄弟一直在外奔走，也說不上；不過對付說幾句國語……還沒有請敎……」他笑嘻嘻地問着紹華。

「敝姓管……這是敝友佘先生，這是家兄……」紹華很爽氣的介紹了。

「哦，管女士，管先生，佘先生……久仰久仰。當初……。」他抬起身來點點頭，又預備發揮了。

「林先生當初在什麼貴校？」我很想從學校方面，追出他的男女性來。

「嗯，是是，兄弟從前在嶺南大學師範科念過幾年……後來……自己研究一點美術和音樂。……」

「高雅得很……」管氏兄妹同時對他客氣了一句。

嶺南似乎不會聽見有師範科；也許後來添設的？可是至少我的計劃是失敗了，因爲大學多半是男女同學制；在那裏念過書，也無從斷定他是男性還是女性。我見第一着計劃失敗，也懶得去管他這筆閒賬，於是立刻實行第二着；那就是轟他走，因爲我們還有幾件事須得料理一下。乘他還沒有開口，我故意揚起手錶來瞧瞧，同時又故意對管氏兄妹使了一個眼色。

「哈，談談話，沒覺得已經三點半了！」這是一個百試百驗的丹方；我以爲這一來，他無論如何得告辭了；誰知他紋風不動，翹起二郎腿，怔怔的在打量管紹華。

「管女士從前在那裏念的大學？念什麼科？上過外洋……？」

紹華受了我的暗示，也在撥弄手錶，好像忙着對準時刻，沒有顧到答腔。紹裘有些不過意似的，代表紹華應付着：

「我同舍妹都沒念過大學，連中學也沒念完咧。」

「客氣客氣，不過中國學校制度，不完備的很，念不念都沒大關係，還是自修的好……像兄弟……」

我一瞧這一道逐客符，竟不發生效驗，不覺焦燥起來，便也不管他禮貌不禮貌，站起來便冲着他說：

「林先生，對不起得很，我們現在還有點事，要趕着去辦理手續；回頭閒了，再到先生那裏奉訪。」又對管氏兄妹說，「時間怕來不及了，我們得早些去哩。」

「哦……，」他似乎一驚，「還有什麼手續麼？……不忙不忙……兄弟的手續都辦過來，簡單得很，只要到隔壁大會臨時辦公處，去報到一下，取一張代表證就完了，……沿路坐車，吃飯，坐轎……」

「嗐，」我這才知道他是一位纏夾先生，原來他當我們也上廬山赴會，「先生弄錯了，我們並不是代表，也不一定上牯嶺……。」

「哦……是是是，沒有關係，不是代表也沒有關係，……四海一家，難道要赴會代表，才做朋友嗎？你們幾位，大概出來旅行歇夏的？聽

五五—四五二

說牯嶺最好，涼爽極了。要是需要辦理什麼手續，兄弟儘可以幫忙設法……沒有關係，是是是。」他表示十二分的熱心。

紹華聽到這裏，忍不住笑了，紹裘拿手在光緻緻的下頷上摸着，勉強掩住笑容。我一看，這角色竟是一塊魔，簡直噐他不走，可也說不上危險性，便到套房間取了衣服換過了。正在拾掇衣袋裏各項零碎物件，紹裘恰好跫了進來。我告訴他，我得出外去找一兩個朋友，順便看看大會辦事員是誰，是否認識，能否設法取得一種特殊證明文件，等等。這正是我們在船上擬就了的節目之一。但紹裘願意再敷衍他一下，問問大會情形等等。我只好一人出去進行。

（二）

九江的大會招待辦公處，就在間壁一家大旅舍內。我走進辦公處剛一問訊，就碰見××社的一位幹事，雖說不大熟識，還不怎樣面生。略略談了幾句話，問起社裏的林君，知道他在廬山脚下蓮花洞分社內，担任重要的事務。瞧瞧時間，四句鐘才過了幾分，我想不如到蓮花洞去一趟，汽車往返連談話，不過一兩小時，正可回來晚膳。設若把證明的事件辦妥，往後有起事來，可以免除許多掣肘的地方，倒是痛快得很哩。

打定了主意，順便託旅行社發了一通報告抵埠及現狀的電報到上海，便到龍開河長途車站購票。剛上車坐定，看見一個小小身個的人，穿着一身白制服，鑽進車來坐在車夫身旁，命令式的一揮手，車便開了。我瞧這人十分面善，認定他準是幼年的同學，可不記得姓名。剛想含含糊糊向他打一個招呼，早見他扭過身來，對車內乘客掃射了一眼，便回轉身去，忽然又回頭來釘着瞧我：

「咦！」他很驚喜的叫着。「余大哥……！」

「哈！」我還他一個驚喜答覆，「我看見你上車，正想招呼，苦苦的想不起你的大名……記性眞壞。」

「唉，施正平——小汽泡兒——記得嗎？」一口的本地鄉談，提明他的渾號，車上的幾個人都失聲笑了。

「唉，施老弟……在那裏得意？」

「啫啫，你不看見——混口飯吃，那裏談得到得意喲。」他邊說邊把制帽脫下來，指着上面金線盤出的三個英文字母。「幸虧夏天汽車生意好，做個把小站長還有點趣味。一到冬天，吊而郎當，閒得無事幹，哈哈哈。」

他從前在學校，比我要低個三四年級；心眼窄，最受不得氣，一氣便要把小嘴撅得高高的。愈是這樣，同學的偏故意想盡方法和他鬧着玩，同時給他起了一個渾號「小汽泡×兒；」因那第四個字太不雅緻，所以從略。除了愛生氣之外，却是精靈古怪，很有些小聰明。

「怎麼樣，上牯嶺歇暑？」小汽泡口氣親密得像自己弟兄一樣，「今天不必上山，我們就在前面小站下車吧，舍下就在那裏——十里鋪——，你非得去吃杯酒不可。」

「不是上牯嶺，」我沉吟着，「到蓮花洞就回頭，正要找老同學們談談咧。」

「也好，回頭我在站上等你；」他好像下命令似的。

「不必吧，只要關照站上的人一聲，我自然會找來的，……反正今天來不及，明天也要來的……。」

到了十里鋪，小汽泡一躍下車，又再三叮囑了我幾句。這時太陽平西，長途車路上，來往車輛頗多，攪起的塵土，映在陽光下面，好像洪爐的火焰一般。這裏所謂長途汽車，大半都是普通六座福特車，公共座位，每人一元四角，包送，大洋六元；跑得很快。我這部車，經過廟支鋪橋小站，（到廬山，只有五里，）就覺得漸漸涼爽起來。往前再走，不多幾分鐘，已經到了蓮花洞的站頭，這裏更覺涼氣襲人。遠遠傳來的潤湍琤琮，松風嗚咽，和那瞻之彌高的滿目碧翠，早把一片凡心洗滌得清清淨淨，塵慮都消。

下車沒幾步，擠出了轎夫的包圍圈，就尋着旅行社的辦公處；很不費事就找到了所要會見的林君。其時他正在治公，好像很忙。我們是七八年前見過的，所以免不了一番寒暄客套。

「是不是要上山去尋找那位什麼神仙」他放下筆，開玩笑似的問我；原來他讀過我最近在A．S．雜誌上發表的一篇小說。

我很簡單的把來意說明，又要求他介紹當值的機要人員，弄幾個字，證明身份。他略一沉吟，又問了兩句要緊的關節，立刻取了他自己一張官銜名片，寫了兩行字，很愼重的蓋了一個私人圖章，又加了一個辦公處官印。

「不必再找人了，就這個就成。」原來他也兼理機要工作哩。他把名片給我看過，又給了我一個辦公處的小封套。

（三）

與匆匆地趕到旅舍，已經日頭快要落山，有的大店鋪，已經開放電燈了。剛剛踏進旅舍大門，樓上的那個侍役和另外一個旅館職員，迎面攔住我，情形十分緊張的樣子。瞧這情形，我就知道有事情發生了。我心下雖是十分怙惙，但外表仍很鎭靜，問他們有什麼事。那職員囁囁嚅嚅地請我到賬房說話。進了賬房，他們又領我進了內間小室；一跨進室門，撲面就是一陣鴉片臭味。這間內室，就像一個箱子；他們把門關上，張羅開了燈，又開了電扇，送上了茶，遞了煙，請我寬衣坐下，這才繞着圈子，同我問答起來。我這時的焦燥心情，確屬無法形容。我們互相審問口供似的鬧了約莫十分鐘，才把事情弄明了一個大概。

原來紹裘在四點多鐘時候出去，直到此時不見回來，只在半小時前打電話，問我回旅舍沒有。旅館接話的人，聽得出他的口氣十分緊迫！却又不肯留話，也不肯說明他的所在地。同時在紹裘出去之後，約摸一小時，就有公務人員和公安警察，跑來抄查我們的房間，並且將紹華帶到局裏去了。旅館的意見，話雖未說出口來，言語之間，却是要我證明身份，省得旅館受累。

這時候我的先入之見，認爲這件無頭公案，定與那位怪客林超有關係。我本想把剛才弄來那張林君的卡名給他們看，轉念一想，覺得沒有必要，止於保持着鎭靜的態度，敷衍了旅館方面幾句，暫時安定了他們的心，隨即躍身上樓。茶役替我開了門，便站在門口，好像監視我似的。我進房一看，見我們的兩隻衣箱和放在套間內的幾隻小手提篋，都打開了攤在地上；衣物等項，有的散在沙發上，有的堆在地板上。我略掃一眼，不見我們各人的防身手槍，知道大概已被局裏連人一齊帶去了；好在我們隨身帶着上海租界手槍執照，和政府允許證，料想不致發生什麼枝節。

我剛想吩咐侍役把散開的東西歸着起來，一瞥眼見小圓桌煙灰盒下，壓着一張字條，一筆清秀行書：

「佛兄，裘哥，——公安局恐係誤會，無端派員前來搜查，並須赴局剖釋云云。如華過時不歸，即懇斟酌速來一晤。再者，華因偶有所見，認爲必須火速探尋定貨之事，故裘哥立即追踪前去；佛兄如先歸，祈分神料理，蓋吾等營業，較軍事爲尤重要——華白。」

我看了這張字條，心下十分驚駭。所謂「定貨」，是我們的隱語，指大會代表而言。但據我在招待處所得消息，所有大會代表，早都陸續上山去了。縱然還有後到的，因爲明天就是會期，大概不致再在旅社中耽擱，必是直接上山。既不在旅社耽擱，縱有事情發生，也不見得偏巧就被紹華發見。這裏所謂定貨，必是指定我們這裏這位古怪寶貨而言。剛才我還疑心公安局搜查的事，必是寶貨暗中搗鬼，要變什麼戲法；但從字條的口氣一推想，覺得竟與他不相干。那麼，這突如其來的搜查，又是什麼道理呢？

略略思索了一下，便命茶役進房歸着東西。茶役立刻告訴我，東西是公安局人員抖開的，照規矩不能挪動，原樣放着；要等公安局把事情弄明白，派了人來，當面點清；否則失了東西，旅館不負責任。我聽這話，也很有道理；便又設詞問他，下午到我們這裏來的那位林先生可在旅館裏？侍役搖頭，說他四點多鐘，早同幾個朋友，匆匆忙忙一路走了。

這裏明明發生了兩件事：一件，那位寶貝代表發生了意外的事，被紹華發現，紹裘已經追踪去了；二，公安局不知爲了什麼理由，來搜查

五五—四五四

我們，並把紹華帶了去問話。這兩件事，顯而易見，紹華的事輕，寶貝的事重，因爲我們此行的目的和職務，正是要在暗中防護赴會代表。照理我應該設法追踪紹裘，恐怕事情棘手，一人辦理不了。至於紹華的事，極其平常，只須說明白了來踪去跡，就可無事。但我平心靜氣，仔細一推詳，覺得又有些不對，因我們同行共是三人，公安局只帶去了一個女人，他們應該還要派人守在這裏，等候我們回來；至少也應該留下話來，叫我們回來之後，或是立即到局裏去，或是聽候傳問才對。

想到這裏，心下莫明其妙的大大驚疑起來；猶豫了一下，還是決定先去辦紹華的事。問明了該管分區公安局的地點，便招呼侍役把門仍舊鎖上。告訴他，如再有電話來，叫他們問明白他那裏的地點，把這裏情形對他說明。囑咐好了，便匆匆趕到公安局去。

那知到了局裏一打聽，覺得事情更加不對了；因爲公安局根本就不知道這搜查的一回事。我又問他們會不會由總局直接辦理？他們說這裏歷來的手續，像這一類的事，必是叫分區辦理，至少也得會同分區一同辦理，沒有分區發生的事，分區反會不知道。這話雖是有理，我還相信不過，當下懇請他們的當值，打電話到總局去問，總局回答不知道這件事，並且給這位當值一頓申斥。

這時我不僅五心煩燥，汗流夾背；連外面白嗶嘰上裝也透過了汗。要找紹裘呢，又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紹華的事，不必說，大概是有人監視我們的行動，發覺我們對他們不利，所以先發制人，把紹華刼去了。弄得不妙，恐怕連紹裘都落了他們的圈子。這們一推想，覺得我自已的地位，也十二分危險。

我幹事惟一的武器，就是保持一個冷靜的頭腦。我決定暫時不回旅館，恐怕落了圈套。同時想找一個清淨地方，涼涼汗，先把着手的步驟計劃一下，省得冒失僨事，因爲三個去了兩個，只賸下我一雙手，再要冒失，就要鬧大笑話了。因又懊悔當初在曉莊面前，沒有附和紹華的要求，多弄一二個「大將」來。

這時天已完全黑了，街上行人稀疏，到底是個小城市。從公安局出來，轉了一個灣，已經上了沿江馬路，本地稱爲洋街，因是一段外國租借地。沿江接一連二都是輪船碼頭，直到龍開河爲止。這裏沿路房屋雖有改造，大街小巷的地位，仍舊和二十多年差不多，我感覺如同到了故鄉一樣。

我一人一面踽踽獨步，一面思索，想起前面一條橫路上，從前本有一間西式伙食館，夏天還帶賣冷飲，不知是否還在。急行了幾步，看見那店不止仍舊存在，並且放大了門面。正想跨進門去，忽然想起一事，便又折回頭，順着江邊走了一小段，站在江邊，假作眺望船上星火夜景，却是要看看是否有人尾隨。抽着煙站了約摸十分鐘，只見東頭來路近中國地界，一帶店面旅館門前，坐着許多男女老少在納涼，却沒有什麼行人。我站的地帶，路燈無光，靠近市房的一面，大都外人住宅，沿路有樹，尤其蔭暗。於是順江邊向西頭急步一段，突地鑽向黑影裏，慢步回頭走着，一面留心前後是否有人追踪。却是一個人影也看不見。

折回頭到了冷飲店內，却沒有一個食客。揀了屋角裏一張桌子坐下，喝了一瓶汽水，這才覺得沒有吃晚飯，肚裏有些餓了。一邊吃着點心，一邊靜了下來，便決定先回旅社換去汗衣，看看有人回來沒有。其實不妨利用電話找點消息，但一部偵探經在我腦中溫習着，叫我少用電話爲妙，省得又添枝節。

沿江邊暗影中回到旅館，又是那個侍役在穿堂裏候着我。樣子雖是焦急，却並無不安的神情。

「小姐回來過了，打了幾個電話，在門口站了站，到樓上換了衣服又出去了，房裏留着信咧。」侍役似乎很高興，隨在我身邊，一面走一面說。

這又是一個意料以外的消息，叫我感到驚奇興奮。一到房裏，就抓起桌上的一張信箋，見那字跡，比下午所留的字條，更要寫得清秀勁脩精神飽滿：

「佛兄——詢悉足下去向，甚慰，有話面談，華現尋裘哥去，回館後略事休息，卽懇首途「循跡」速來。華白。」

看了這疏疏落落幾個字，我背上的汗，竟像瀑布一般，直淌下來。這並非因天熱流汗，乃是因慚愧所致。你想紹華僅僅是一位二十多歲的女子，不見得時常出外旅行。這次受命到這裏辦事，我還耽着很大心事，認定她能力不够。到了這裏，紹裘雖說目下還不知行踪下落，却是自由自動，沒有受着强暴壓迫。我呢，更是做着輕而易舉的工作，却因小小變動，弄得心亂如麻，不知所措，還說是勉强鎮靜着。但從她一方面瞧，勿庸分析，定是遭了暗中敵人的暴刼，甚至已經落在敵人手掌中去了。然而僅僅在一兩小時內，居然脫離了敵人的網羅。是用智或是用力，或竟是智力兼用，現在雖不得而知，但她却不動聲色地脫了險，並且回來之後，還安安定定地留下字條，可知她的智勇程度。因而也想到百忍莊的訓練是如何的澈底優美；而曉莊等人料事看人的眼光，却也準確得驚人。

這時我們房裏，已經恢復了原有的整潔和秩序。走進套間一看，見各物仍在原先位置上，一架小軟榻上，却整整齊齊放着我的行裝，——襯衫，工人裝，軟帽，等等。行裝上面，端端正正放着我已被敵人取去的手槍，和背帶槍套；槍口朝外，表示將有激鬥的意思。這時我感覺到十分的激動，勇氣和愧恧一樣也增高到了頂點。

尤其叫我汗顏的，是我的疎忽。我們在担任工作的時候每人衣袋裏或手槍掛袋裏，都帶有一種特製的顏色粉條，做成臘筆式樣，外有銅套，各人在出動時，如需指引同人追踪，沿路規定的相當地點，都要劃上符記，表示去路和方面。這種顏色粉條，是小弟唐傑的化學成績，畫在任何東西上面，不但白天可見，卽在黑夜如著留意，也能看出。並且在有效期間內，（大約三十小時）除了自己人外，不易塗改或消滅。我不知何以一亂，就把這件事忘得影子也沒有。所以說他們兄妹如要處在我的地位上，事情就要簡單多了；譬如要尋紹裘，必可「循跡」而去。要見紹華的話，至多打電話到公安分區，問明事端，或行或止，就可定奪，立刻着手。又何至於像我這等耽擱時間，碌亂了半天，一無所得，腦筋裏還翻轉得如同沸湯一般？只看紹華，這兩小時內，大概經過了不小的風險，平安歸來之後，仍舊這般安安定定，行所無事，相形之下，豈不叫人愧汗？並且不是她在字條上，用了「循跡」兩個字，我再也想不起粉條符記的事來。

（四）

換了衣裝，藏了手槍之後，急忙出發；在旅館大門框上果然看見很巧妙的畫着兩個半寸長小符號，土色是紹裘用的，綠色的却是紹華的符記。百忍莊裏，各人都有一個顏色，一見顏色，就知道是什麼人的符記。不過揀選顏色也暗含有各人本領高下的關係。譬如鮮明的色彩，固然艷麗奪目；可是要如何巧妙的畫出，不易叫外人覺察出來，可就得多費一層心思。所以建中在百忍莊替我揀定的是灰色；這種顏色，差不多隨地可用，很不叫人注意，勿庸多費心思。

他們兩人的符記，把我指引到了長途汽車站上。按着我們的規則，在各種車站，碼頭，飛機場，等等改變行程的地點，如在二十碼內，可能前進的路線上，沒有其他符記，或是將符記上加上一點或一劃，那就表明已經上車，上船，等等。這裏紹裘的符記上加有一點，紹華的符記上加了一劃，好像小孩畫的樹枝一樣。

這時正是八點鐘模樣，我趕到了車站，立刻包了一部汽車動身。到了十里鋪，借故停留了一下，鄉下人都睡得只有三幾個人還在店門口納涼。下車略一巡視，見無符記，立卽叫車夫加速開到廟支鋪；又是一個十里路程。抵站剛一下車，就看見十來碼外，這裏僅有的幾家茅屋店鋪門前黑影裏，似乎有人走動，並且打着暗號。看那身個不高，知道定是紹華。我忙着辭去了車子，略一打回向，便沿路走去。這個辦法是管氏兄妹叮囑過的——無論在何種情況之下，爲愼重起見，後來的人，決不可直接招呼先到的人。我走了不到二三十步，果然紹華趕了上來，和我握了手，便並肩走着。這裏雖然遠離了車站的燈光，好在繁星滿天，朦朧微光之下路徑還看得十分清楚。

「慚愧極哪！」這是我早積在胸口的一句話，這時才有機會吐出。

「管大哥平安麼？」

「平安平安，」她笑着，「沒事一大堆，為什麼慚愧？……您辦事很有秩序。」

聽她說我有秩序，覺得比挨駡還難受。但瞧她那樣態度消閒，步履穩健輕捷，好像一點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似的，却又很是欣慰。在暗暗欽佩之下，同時聯想到百忍莊，一個個生龍活虎的角色，宗旨正大，魄力壯偉，智勇兼備，正不知將來要替國家辦多少事業，替社會增多少幸福哩。想想心下又不覺痛快起來。

「究竟怎麼一回事？」我很急切的想得到一些消息。

「您剛剛想些什麼？」紹華沒有直接回答我，「是不是想着了小說的材料？還是想着百忍莊的朋友們？」

「您猜的差不離……。」

「哦……差一點兒忘了拐灣，」她邀着我向馬路邊上的一條小徑走去，「裘哥在前邊等着，我們還得走四五里路。可惜這幾個渾蛋東西當中，最多只有一兩個好手，——裘哥說的——，否則正好大大試一下身手哩。」她還微微嘆了一口氣，好像受了委屈似的。

「噢……？」我有些驚而訝之，想到她究竟有多大本領，說這大話？

「那東西們倒是有計劃，動作也很快，可是並無什麼益處。他們把我們那位『寶貨』請了去，不知是想利用他的代表名義……還是地位呢，還是另有其他作用？……暫時不得而知……也許他們背後，還有高手——一定有的——當然也有大組織，可也不見得高明到那裏，我看。……也許沒有防到我們橫插一枝，那眞是『門縫兒裏瞧人，』把我們『看的太扁了』……哼！」

「也許……」我靜靜的聽着，也想參加一點意見。

「裘哥到這裏車站來過一次，沒敢再走開，」她接着說，「怕他們另有動作。也是他過於把細。要是我，早就回去哪，只要打兩個電話，還怕他們那些『吃飯的』不去做事？……可我們也正好樂得玩玩咧……！」

這鄉下路，雖比較不怎麼狹窄，却是高低不平，我覺得走起來有些費勁。可是紹華好像一些也不覺得，行動之間，仍是那們行雲流水似的輕捷，跨步穩快，却絲毫不現急迫。

「我們也成了小說上的『夜行人』了，」紹華說了，又格格地笑着。「只短了一身『夜行衣靠，』不是嗎？」

她又犯了小說癮哪！我聽她說得好笑，也不覺笑了。同時觸起了小說上許多武技「行話，」早想找個人給我解釋解釋。有些「行話」不知究竟是什麼意義，如何的動作，或僅是文人玩弄筆墨，信手亂造的？譬如說小說上來不來就是「施展夜行術；」這「夜行術」究竟是什麼術？是動，是跑，還是跳，還是另有其他技術？想到這裏，竟忘了形，不覺信口喃出「夜行術」三個字，本想問她叨教却又覺得難為情，立時頓住了。

「什麼？」紹華早聽見了，「夜行術……？您想學夜行術嗎？……還是要知道夜行術是什麼玩意嗎？」

「對哪。」我這們含混的一個回答，把她又招的笑了。到底是想學夜行術呢？還是要知道夜行術是什麼呢？這個「對哪」竟連我自已也弄不明白是什麼涵義。

「本來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夜行術，什麼叫作『輕身功夫，』止於是在看小說的時候，一見這三個字，總想像這是一種輕而快的飛行本領，這，大概是由於那些描寫的字句，所給的印象，譬如什麼『一縷煙一般，』又是什麼『輕如狸狌，』又是什麼『一條黑煙一般，晃了幾晃，就無影無踪了，』又是什麼『刷的一下，人影已杳』……等等。後來向慧君妹，守一，曉莊先生他們一問，才明白了。

「關於武術或是俠義小說，古一點的筆記短篇不算，當然數到『水滸。』這部書上說的許多拳藝手法，都有點來歷。可是找去找來，除了鼓上蚤時僊『盜甲，』大名府『放火』外，沒有提過輕身的技術。就是盜甲，放火，兩段上，也止說了『爬』，『溜』，等等字樣。此外還有

石秀「刼法場，」是從「酒樓上湧身往街心一跳；」武松「血濺鴛鴦樓」之後，在城上是把刀一按，跳到城下。這些地方，都沒提到夜行術和飛簷走壁的輕身功夫。

「後來，寫得比較切實一點的，要算「七俠五義」。至於「小五義」和「續小五義，」那就有些打哈哈了。可對於武藝的描寫，並不太荒謬。這部書上，發現了「陸地飛騰法」的新名辭。登高，有時是用「蹤」，「攛」字樣，不過多半還要應用「飛抓百練索。」

「講到足力，和輕身功夫，當然以北俠，南俠，雲中鶴，智化，白玉堂，以及後輩中的白眉毛徐良，幾個人。北俠的足力是在同雲中鶴比賽一段中寫出，輕身功夫是在戲耍白玉堂一段中。南俠的玩意兒，是在耀武樓獻藝的時候顯出，智化的本領，是皇宮盜冠的一段。後來寫白玉堂探銅網陣中，登牆沒有用「飛抓百練索」，叫人看到那裏，覺得有些異樣觸目。

「我提出了這些，就是要說明輕身功夫和飛行術或夜行術，不過是「跑」，「爬」，「溜」，「走」，的代名辭，輕快到如何地步，是有相當限度的。一部分身骨好的人，可以苦練出來。但也只能做到「上」，「登」，「爬」，「翻」，「跳」，「跑」，「提氣輕起輕落」的地步；並不能像後來亂七八糟的劍俠小說，寫得那們神乎其神——好像什麼一扭身就可蹤上幾丈高的牆頭，輕輕一點脚，就可從這個屋脊，飛到幾丈外的那個屋脊上。還有那些神話派的什麼駕劍光，片刻千里，更是不可思議，海外奇談了。」

「譬如說「跑」吧，現在世界的「五英里」最高紀錄好像是十幾分鐘模樣，五英里等於我國十五里不到，平均合到一分鐘一里路。這們算起來，每小時就要跑六十里路。

「可要知道，跑五英里的人，乃是盡其全力，以五英里為度，才能跑的那們快，假使跑十英里二十英里，那速度可就要大打折扣哪。一個人，又不是機器，那裏能一氣跑百兒八十里，還能維持五英里的速度呢？所以水滸上說到了走的快，——像神行太保戴宗——只能請教神術「甲馬」哪，那和黎山老母的「騰雲駕霧」不是一樣可笑嗎？

「所以說，什麼「夜行術」什麼「陸地飛騰，」只是小說家用的一種名辭，形容一個「快」字罷了。——所以您如要練習「陸地飛騰，」換句話，就是練習「越野賽跑，」多操練一點操縱呼吸和用腿的方法就行了。」

紹華滔滔不絕，說了這一大篇，我聽得很有趣味，也讓我解去了不少疑點。正想探聽她練過多少年武功，練了些什麼，只聽他又繼續說：

「小說裏面，寫得最叫人喜歡，也寫得最痛快淋漓的是「十三妹；」可也只有「能仁寺」一段，再有後邊找補的那段「降伏海馬周三。」再往後就糟了；好好一個生龍活虎般的俠女，硬生生地被那個酸秀才，擱揉成了一個紅樓夢裏面的禮教木偶！眞叫人看得嘔氣。……可他描寫十三妹武技本領，倒也下筆頗有分寸——譬如說，在能仁寺救人的時候，寫着「半空裏一片紅光，嗍，好似一朵彩霞；噗，一直飛到面前。」

「這種描寫，好像說十三妹會飛。可要曉得，這種動作，是從安公子眼中看的情形而說。照書上說，那安公子已經暈過去，剛醒轉來；我們可以說，著者形容安公子看的不淸楚。十三妹的動作，只是一個輕捷。至於那一段打了海馬周三之後，「嗖的一聲，托地跳上房屋，順着房脊，邁步如飛，連三跨五，霎時不見蹤影，」這一段我想可有兩種解釋：

「一種，從前房屋比較蓋的低，也許那鄧九公大廳外面天井裏有披屋，比較更低。像那樣一人多高的屋面，雖說不易托地直跳上去，可是只要練過一些功夫，上去起來，也不太難。只要看他說「順着房脊，邁步如飛」就知那「托地一跳，」定是過甚其辭，應該打些折扣。

「怎麼說呢？您想，十三妹既是托地一跳能上房屋，她為什麼不再跳上兩跳，一霎而踪影全無；何必要在屋脊上「邁步如飛，」還要「連三跨五」才能不見蹤影呢？……就拿文章說，一段話裏，前後就不對頭，所以必須打一個折扣。

「第二點，我國的文人，下筆用字，只求好看，熱鬧，而不求眞切

和實際；只管籠籠統統，用現成的辭句。也許是筆力不够，或是故意渲染。此外，就要怪讀者過於鑽牛角，讀死書了。譬如評小說家要形容人略有兩斤氣力，就說他『力舉千鈞，』或『力能扛鼎，』或『兩臂有千斤氣力，』……您想千鈞是多少——照書上說，一鈞是三十斤。那末，十鈞三百斤，千鈞就是三萬斤，——一個人又不是起重機器，那裏舉得起三萬斤的重量？

「就我所知道的，我們的曉莊先生氣力就不小，可也只能提得起千斤左右，還有大覺谷裏有一位硬功師父，也只比曉莊先生多這們百來斤氣力……提起曉莊先生，我又想起剛剛說的輕身功夫。我親眼看見他穿着皮鞋，在蘆蓆棚上跑過。您知道我們練武的場子裏不是有兩處蘆蓆棚嗎？」

我趕忙答應，「看見過，第一次上百忍莊，建中就帶我去參觀過。那蘆蓆頂棚，好像不大結實哩。」

「可不是嗎？」紹華笑了笑，「要是結實，就顯不出輕功來咧。……其餘幾位我雖沒看見過，我想像羽白先生，華胄先生，守一，慧君，小弟弟，等等，還有外面的幾個人，大概都有八成功夫了。……去年慧君教我學對手劍的時候，告訴我，她在法國，幾乎撞了大禍，有一次黑夜裏，她在屋頂平台，撐的遮陽棚上，跳去跳來練習着，不知什麼地方，竟有人對她放了兩槍。我想她的輕功……咦！」

正聽到有趣味頭上，紹華忽然「咦」了一聲，好像驚覺有什麼動靜似的。可是仍舊朝前走着。正在這時候，我後頸上一寒，好像有人吹了一口氣模樣。本想回頭去看，又怕紹華笑我胆怯怯打驚失怪的；所以仍舊靜靜的朝前走着，想聽她說下去。

「現在呢……練輕功也沒有什麼大用，簡直不大用的着，可是練起來挺費時間……」她說到這裏無端笑了起來。緊接着，驀然聽得我們身後有人接腔了：

「嗐……嘻嘻！」

乍一聽見這個聲音把我炸了一身冷汗。可是同時覺得出是紹裘的聲音。一回身，見四五步外，隱隱約約的一個人，站在那裏，定睛一看，果然是他，只穿着襯衫長褲，手上好像摺着一個包裹似的東西。（原來天熱，走路不便，他把長衫脫了，取下手槍掛袋，用手絹包着，提在手裏。）紹華站在我身旁直笑：

「我早看見你從墳堆裏鑽出來，鬼鬼祟祟，跟在我們後面……」紹華說着又笑，大概是瞧着他哥哥同我開玩笑，我雖有些覺得，但仍舊勉强裝出鎭靜樣兒。

「咳，可把我吓了一跳。事情怎麼樣，管大哥？」

「我們邊走邊談罷，」紹裘邀我們沿着鄉下路朝前走，一八點多九點鐘模樣，他們屋子裏熄了燈，想是睡了。我本想進去探探，又怕打草驚蛇；於是回頭沿路走來。想看看你們究竟來了沒有。到了這裏，瞧見遠遠有人影晃動，料想是你們來了，可又怕弄錯了，所以岔到田梗裏，繞到墳堆後面伏着；果然聽見紹華喊喊喳喳的聲音，這才繞到你們後面，躡着脚跟了幾步。」

「管大哥眞有功夫；我簡直一點也沒有查覺出……。」

「也不一定，」紹華插口說「要是沒有說話的聲音，恐怕您早聽見脚步咧……」又問紹裘說，「三哥，我們打算怎麼辦？」（紹裘上手，本有一兄一姊，早已夭折；所以紹華稱他三哥。）

「佛兄有什麼意見嗎？」紹裘問着。

「敬聽指揮，……根本究竟怎麼一回事，現在情形如何，我一點都沒知道。」

「你沒告訴佛兄嗎，紹華？」

「說說話，說忘哪，」紹華嘻嘻的笑着。

「嗐，你眞荒唐……反正時間還早，我也沒有固定的計劃，儲……」紹裘指着路旁的土堆兒，「讓我們歇歇腿，商量商量罷。」

我眞有些疲倦了，便在小土包上斜着躺下。紹華也把上裝脫下，鋪在紹裘側，兩隻腿順着土坡，伸得直直地絞着。紹裘坐在我身邊斜坡上邊，對着我們斜躺着，用一隻手肘撐住，又把軟帽摘下來，鬆了鬆頭髮。一回手又在衣袋掐出一個小盒兒，裏面裝着薄荷糖圈兒，給我們一人一片。我和紹裘都抽着煙。這時候田裏的青蛙，一高一低，此唱彼和；唓唓叫着的虫聲，好像在一片偉大的交響曲中，穿插着，偶然還可聽得一兩聲遠遠的狗吠。我靜靜地躺在那裏聽紹裘一句一個點逗，把下午發生的事告訴我。紹華間或補上一兩句幽默趣語，好像菜餚裏面加上些香料似的。

京滬綫客車修正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日起實行

站名 ╲ 車次	73 錫滬二三等客	41 常滬二三等客	43 京滬四等客	75 錫滬二三等特客	23 京滬三等客	1 京滬特客	3 京滬特客	77 錫滬二三等客	7 京滬特客	5 滬京夜特客	9 京滬夜特客
南京			1.00		7.00	9.00	11.00		15.50	21.00	22.15
和平門			1.17 1.22		7.16 7.21	9.15	11.14 11.17		16.00	21.19	22.34
堯化門			1.42 1.44		7.40 7.42	9.26	11.33		16.12	21.39	22.54
棲霞山			1.57 1.59		7.54 7.56	9.35	11.43		16.20	21.50	23.05
龍潭			2.14 2.19		8.09 8.14	9.45	11.54 11.59		16.30	22.05	23.15
下蜀			2.37		8.31 8.33	9.58	12.14		16.43	22.27	23.37
橋頭鎮			2.48		8.43 8.4[illegible]	10.05	12.21		16.50	22.37	23.47
高資			2.58 3.00		8.54 8.56	10.11	12.29 12.46		16.56	22.46	23.56
鎮江			3.17 3.40		9.12 9.30	10.25 10.36	13.00 13.06		17.11 17.18	23.05 23.17	0.1[illegible] 0.24
渣澤			4.20 4.33		9.5[illegible] 9.55	10.51	13.20		17.33	23.4	0.47
新豐			4.50 4.52		10.11 10.13	11.05	13.33		17.47	23.59	1.06
丹陽			5.05 5.10		10.24 10.29	11.14 11.18	13.42 13.46		17.57	0.13 0.20	1.20 1.26
陵口			5.27 5.29		10.44 10.46	11.32	13.58 14.03		18.11	0.39	1.45
呂城			5.45 5.47		10.59 11.12	11.43	14.16		18.22	0.54	2.00
奔牛			5.59 6.01		11.24 11.26	11.51	14.26 14.30		18.30	1.07	2.13
新閘鎮			6.16 6.18		11.38 12.46	12.01	14.42		18.40	1.25	2.29 2.33
常州		6.15	6.35 7.05		13.00 13.09	11.12 12.27	14.54 15.10		18.51 19.01	1.3[illegible] 2.00	2.47 2.57
戚墅堰		6.34 6.38	7.23 7.25		13.25 13.27	12.44	15.27 15.32		19.16	2.19	3.12
橫林		6.45 6.50	7.36 7.38		13.37 13.39	12.55	15.43 15.45		19.23	2.27	31.9
洛社		7.0[illegible] 7.05	7.51 7.53		13.52 13.54	13.07	15.56		19.32	2.37	3.29
石塘灣		7.11 7.13	8.01 8.03		14.00 14.02	13.10	15.59		19.35	2.41	3.32
無錫	5.50	7.28 7.34	8.19 8.30	12.05	14.18 14.27	13.23 13.31	16.12 16.19	17.00	19.48 19.55	2.55 3.01	3.46 3.54
周涇巷	6.08	7.54 7.56	8.54	12.19	14.48 14.50	13.47	16.35	17.18	20.09	3.17	4.13
望亭	6.23	8.11 8.13	9.10 9.14	12.30	15.03 15.08	13.58	16.47 16.49	17.31 17.33	20.20	3.28	4.25
滸墅關	6.36	8.26 8.28	9.28	12.39	15.21 15.23	14.08	17.01	17.43 17.45	20.29	3.38	4.37
蘇州	6.53 7.00	8.45 9.00	9.46 10.00	12.55 13.02	15.39 15.50	14.21 14.3	17.14 17.23	18.00 18.08	20.43 20.51	3.53 4.00	4.51 4.59
官瀆里	7.07	9.11 9.13	10.07	13.08	16.01 16.03	14.40	17.33	18.1[illegible] 18.21	20.57	4.07	5.06
外跨塘	7.16	9.25 9.27	10.16	13.14	16.12 16.14	14.46	17.39	18.28	21.03	4.14	5.13
唯亭	7.29 7.31	9.40 9.42	10.29 10.37	13.23	16.26 16.28	14.56	17.49	18.37	21.12	4.24	5.23
正儀	7.41 7.43	9.53 9.55	10.47	13.3	16.38 16.40	15.03	17.56	18.44	21.19	4.32	5.31
崑山	7.58 8.03	10.10 10.14	11.02 11.07	13.43 13.47	16.54 17.01	15.15 15.20	18.08 18.13	18.57 19.00	21.31	4.46 4.49	5.45
陸家浜	8.23 8.25	10.34 10.36	11.23	14.00	17.20 17.22	15.36	18.29	19.13 19.15	21.43	5.04	5.59
天福菴	8.35	10.46 10.48	11.33	14.07	17.32 17.34	15.43	18.36	19.23 19.28	21.50	5.12	6.06
安亭	8.44 8.46	10.58 11.00	11.45 11.49	14.12	17.43 17.45	15.49	18.46 18.48	19.35	21.55	5.19	6.12
黃渡	8.58 9.00	11.12 11.14	12.01	14.20	17.56 17.58	15.57	18.59	19.43	22.03	5.28	6.21
南翔	9.10 9.29	11.25 11.33	12.11	14.27	18.08 18.11	16.05	19.09 19.12	19.51 19.53	22.10	5.36	6.28
眞茹	9.43 9.45	11.45 11.52	12.26 12.46	14.38	18.23 18.25	16.16	19.22	20.04	22.20	5.47	6.39
上海北站	10.00	12.10	13.00	14.50	18.40	16.30	19.35	20.15	22.30	6.00	6.50

京滬綫客車修正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日起實行

車次 / 站名	44 滬京四等客	78 滬錫二三等客	24 滬京三等客	8 滬京特客	2 滬京特客	4 滬京特客	76 滬錫二三等特客	42 滬常二三等客	74 滬錫二三等客	6 滬京夜特客	10 滬京夜特客
上海北站	1.00	5.30	6.20	7.00	9.00	11.00	12.30	15.00	18.00	21.00	22.00
真茹	1.19	5.44 5.49	6.34 6.41	7.13	9.17	11.17	12.44	15.19 15.21	18.19 18.27	21.19	22.18 22.27
南翔	1.34	6.00	6.55 6.57	7.23	9.27	11.27 11.29	12.54	15.36 15.38	18.42 18.44	21.32	22.35
黃渡	1.45	6.08 6.23	7.07 7.09	7.30	9.34	11.36	13.01	15.49 16.00	18.55 19.01	21.42	22.45
安亭	1.57	6.32	7.21 7.23	7.38	9.42	11.45 11.47	13.09	16.12 16.14	19.13 19.15	21.53 21.57	22.50
天福菴	2.07	6.37	7.32 7.54	7.43	9.48	11.53	13.14	16.24 16.26	19.25	22.06	23.04
陸家浜	2.18	6.44	8.04 8.06	7.50	9.55	12.00	13.21	16.37 16.39	19.35	22.16	23.13
崑山	2.36 2.41	6.56 7.02	8.23 8.28	8.01	10.07 10.12	12.12 12.16	13.34 13.45	16.57 17.10	19.51 19.54	22.33 22.38	23.28
正儀	2.59	7.16 7.18	8.45 8.47	8.14	10.28	12.32	13.59	17.28 17.30	20.10	22.59	23.48
唯亭	3.10	7.26 7.33	8.57 8.59	8.21	10.35	12.39	14.06	17.41 17.52	20.20	23.09	23.58
外跨塘	3.23	7.44 7.46	9.12 9.25	8.30	10.45	12.49	14.15	18.05 18.07	20.33	23.22	0.11
官瀆里	3.33	7.53	9.34 9.36	8.36	10.51	12.55	14.21	18.17 18.19	20.42	23.31	0.20
蘇州	3.4 4.13	7.58 8.09	9.42 9.51	8.41 8.48	10.56 11.06	13.00 13.15	14.26 14.38	18.29 18.38	20.49 21.00	23.38 23.50	0.26 0.34
滸墅關	4.34 4.39	8.24 8.30	10.08 10.10	9.03	11.24	13.33	14.54	18.58 19.00	21.20	0.10	0.52
望亭	4.54	8.40	10.23 10.25	9.12	11.34	13.44 14.00	15.05	19.14 19.16	21.34	0.22	1.03
周涇巷	5.09	8.52 8.56	10.40 10.42	9.23	11.45	14.13	15.16	19.29 19.31	21.46	0.34	1.15
無錫	5.28 5.43	9.10	11.02 11.10	9.36 9.42	11.57 12.05	14.25 14.35	15.30	19.52 20.11	22.00	0.48 1.00	1.29 1.37
石塘灣	6.01 6.03		11.25 11.27	9.56	12.21	14.51		20.29 20.31		1.18	1.54
洛社	6.10 6.12		11.33 11.35	9.59	12.24	14.54		20.38 20.40		1.22	1.58
橫林	6.24 6.26		11.48 11.50	10.08	12.33	15.04 15.09		20.52 20.54		1.32	2.08
戚墅堰	6.36 6.44		12.00 12.02	10.16	12.40 12.40	15.19 15.03		21.05 21.07		1.41	2.1 2.21
常州	7.03 7.22		12.18 12.29	10.31 10.41	13.02 13.15	15.46 16.00		21.30		1.58 2.13	2.37 2.49
新閘鎮	7.41 7.43		12.42 12.44	10.53	13.31	16.16				2.31	3.05
奔牛	7.56 7.59		12.57 12.59	11.02	13.41	16.27 16.29				2.43	3.18
呂城	8.12 8.15		13.11 13.13	11.10	13.49	16.39				2.53	3.27
陵口	8.30 8.32		13.28 13.30	11.22 11.34	14.00	16.50				3.06	3.40
丹陽	8.47 8.52		13.44 13.49	11.46	14.11 14.16	17.01 17.05				3.19 3.24	3.53 3.59
新豐	9.07 9.09		14.01 14.03	11.57	14.29	17.18				3.40	4.15
滄澤	9.26 9.28		14.20 14.22	12.10	14. 3	17.31 17.35				3.56	4.31
鎮江	9.55 10.30		14.40 14.46	12.22 12.28	14.54 15.07	17.48 17.55				4.10 4.22	4.45 4.53
高資	10.50 10.52		15.03 15.05	12.44	15.24	18.11				4.41	5.13
橋頭鎮	11.02		15.14 15.16	12.50	15.30	18.17				4.49	5.21
下蜀	11.13		15.26 15.54	12.57	15.37	18.24				4.58	5.31
龍潭	11.30 11.57		16.09 16.32	13.09	15.48	18.36 18.38				5.11	5.44
棲霞山	12.14 12.16		16.46 16.48	13.18	16.0	18.50				5.25	5.58
堯化門	12.29 12.32		17.02 17.04	13.27	16.10 16.14	18.59				5.35	6.08
和平門	12.52 12.55		17.19 17.21	13.38	16.27	19.13 19.15				5.49	6.18
南京	13.10		17.30	13.45	16.35	19.25				6.00	6.3